



張恨水著

玉交枝

章回小說

說小俗通

枝 交 玉

著水恨張

上 海 市 閘 北 區
天 華 書 報 社 印 行 社
地 址 江 西 北 路 塘 沽 路 口

行 印 局 書 氣 正

目次

第十章	意內風波意外了	一
第十一章	不知意事却癡來	一〇
第十二章	寒家又遇無情火	一九
第十三章	煩惱都因喜訊來	二八
第十四章	重幣甘言說佃農	三七
第十五章	投奔甘里送財來	四六
第十六章	勢迫利誘奈若何	五六
第十七章	一言應得密斯約	六四
第十八章	已是今宵更可憐	七三
第十九章	這騎良駿屬誰家	八三
第二十章	高朋引約河邊出	九二
第二十一章	夜深成夢過門時	一〇一
第二十二章	誰能憐憫私生子	一一〇
第二十三章	鬥爭清算蔡為經	一二〇

玉交枝

下集

張恨水著

第十章

意內風波意外了

說話之間，太陽已經當頂，蔡老六帶着三位壯漢，到蔡家去吃午飯，要王好德也跟了去。他伸手抓了幾抓光腿子，搖搖頭道：我現在怎麼能去？我得罪了東家，沒有給他個情面。我補，倒去吃他一頓，那也太不識相了。假如他見面先就罵了起來，我送上門去碰釘子，我可下不了台。蔡老六道：有什麼下不了台呢？大老爹是個紳士，處處總要顧着體面的，就是說你幾句話，有我們大家在當面和你一打圓場，也就一說一了。你一定要等到時間拖久了，大老爹找出了地方紳士來作中，圈子兜大了，那倒不好含糊了事。王好德躊躇着，倒不知道是進是退。劉氏在一邊看到，挺了胸脯子道：我也去，什麼話不說，給大老爹彎彎腰，我就出來。一來免得王好老代我受罪，二來我是個有病的女人，蔡大老爹總可以高抬貴手，三來也免得你們去了我不放心。蔡老六看看她面黃肌瘦，枯燥的頭髮，半蓬在頭上。身上穿着一件補釘綴滿了的藍布褂子，簡直和身體脫了關係，飄飄蕩蕩的掛在身上。這點點頭道：那也好，可以去試試。於是他們讓王清一個先行回家，他們一行六人，帶着傢具，向蔡爲經家裏來。王好老一面走着，心裏就一面懷着鬼胎。心裏想着蔡爲經見了面，一定跳着身高三尺，

破口大罵，尤其是他臉腮上碰出來的一塊青紫傷痕，那是一望而知的，他家裏人看到，也不會饒恕了這事。想着想着，也就走到了蔡家門口了。只見一乘空轎子，放在第二進堂屋裏，另外還有一挑行李，還沒有解開繩索呢。在行李上放着一隻小皮箱子，上面貼了一張英文字條。雖然那字寫得七顛八倒，但鄉下人一照眼，就知道不是中國字。蔡老六首先噙了一聲道：「三姑娘回來了。他丟開了衆人，直奔了主人的帳房。見蔡爲經氣得面如白紙，半偏了頭坐在竹椅子上，只是默然的吸着紙烟。蔡老六站住了腳，先吸上一口氣，然後低聲下氣的道：「你老不要生氣了。王好德他夫妻兩個自己知道是錯了，雖然是誤傷，他們也願意和你老陪個不是。蔡爲經向他一擺手道：「不要提他了。蔡老六道：「你老也不必計較小人之過。蔡爲經長長的歎了口氣道：「我自己的事情都不了，那有心管這些閑事。蔡老六一聽，這事太新奇。財主收租，這會是閑事？便站着怔了一怔道：「田裏的稻還沒有打完呢，打完了，還是都挑了回來呢？還是……不過王好德夫妻兩個人，總想你老……蔡爲經道：「沒有問題，給他們留下兩擔吃的。怎麼樣子解決這個問題，你和那三個挑稻的商量一下。今天我的心裏亂得很，我沒有心談這件事了。蔡老六看他這樣子，倒不是爲了王好德生氣，便道：「他夫妻兩人在外面堂屋裏呢。蔡爲經表示着十分不耐煩的樣子，站了起來，亂搖着手道：「這是小事一件，隨便怎樣解決都行，不必再來麻煩了。你就陪了他們吃飯。還有由劉家來的三個人……不，我另外開飯他們吃，你還是和你們那幾個人一桌罷。說着，揮了手，讓他走出去。蔡老六雖然對這

事十分奇怪，可是也料到東家，必有比較租十分不順心的事情發生，所以把王好德夫妻的錯誤，放到一邊去了。他到了二進堂屋裏，大家正坐在長板凳上等着回話，他笑嘻嘻的一擺手道：沒事了，東家叫我招待大家吃午飯。劉氏道：東家怎麼說，我得去見見他呀。蔡老六道：不用不用。東家說這是小事一件，過去就算了。益發告訴你高興，東家說，今天割的稻，可以先分兩石給你們吃，欠租也次再結帳。你若是不願意，再和我們商量商量。我想，一場大禍，風吹雲散，還商量什麼呢？王好德道：你這是真話？說着，望了他的臉。蔡老六道：當然是實話。東家老爹性情一大變，連我也有些莫名其妙。說着，回頭看了一看，見身後無人，低聲笑道：一定是我們這位三姑娘回家來，又惹下了什麼禍事。好幾月不回家，也許是遊了蘇杭二州之後；搞了一屁股帶兩勝的債。東家灰心之極，把收租就當小事。王好德站起來，伸頭向裏面看看，微笑道：既然如此，我們也就不叨擾東家這頓午飯了，各自回家罷，半飯以後，我們田裏見。東家有什麼話，回頭我們再說。蔡老六道：東家決沒有問題了。你那幾坵田，也不過打個六七擔稻。對半分，你也不過三石多稻。東家答應你挑回去兩石，你還的欠租，也就有限了。不必再商量，就是那麼辦。你不吃這午飯也好。說着，他伸出右手三個指頭，搖了兩搖頭道：這位回來了，就是魔神臨凡，我們先就頭痛，說不定回家來討不到錢，還有一番熱鬧呢。王好德夫妻本想着這是來赴鴻門宴，進門以後，要大費唇舌。現在一點波折沒有，就把這檔子事完全揭過去了。這讓王好德喜出望外，這麼一個九十度轉變的

局面，在他這種順直綫走路的人，也不解應當怎樣對付，只有望了蔡老六發呆。他拍了王好德的肩膀，笑道：你回府罷，沒事了，也讓你家裏人知道放心。王好德連說是，笑着拱了拱手，和劉氏稱謝而去。蔡老六自招待着三個挑稻的在外面吃午飯，那小長工向外送着菜飯，臉上頗帶些尷尬的微笑。大長工蔡老六道：你還高興呢，三姑娘回來了，她可會磨人。小長工笑道：回來之後，她就躺在房裏了。磨的是女用人，磨不着你我。你就是要巴結去伺候，東家奶奶也不要呢。大長工聽了這消息，更是透着新鮮。吃完了飯，他就緩緩的走到內室裏去，隔着張氏臥室的窗戶就叫道：大奶奶，三姑娘回來了嗎？聽到說她有些不舒服，我看看她去，她在那屋子裏？張氏由屋子裏趕快迎了出來，搖着手道：你隨她去罷，她不要人打攪她。據醫生說，她這個病，要在屋子裏靜養一兩個月，什麼人都不能見。蔡老六道：什麼人都不能見，難道父母也不能見嗎？張氏道：見是能見，不過越少見人越好。蔡老六道：莫不是害了眼睛，見不得陽光？張氏點了點頭道：眼睛也有毛病，大概她身上的毛病很多吧？蔡老六看這情形，自是有些神祕，這話不能向下說。也點點頭道：請你老對三姑娘說，我不去看她了。張氏連聲說着好，起身就把他向外送着。手虛伸着，幾乎要推入出來，蔡老六心裏想着，這事很有點奇怪，非探聽個究竟不可。當時且不作聲。到了晚上，前後院落，都關閉了門戶了，他就悄悄的摸到王蔡臥室外那間小院子裏來。他們那窗戶紙，是燈光照耀着通亮的。老遠的就聽到張氏埋怨着的聲音。她道：你的父親，差不多已經氣死過去了。自你到

家以後，他就病倒了。這就聽到玉蓉答道：這件事，他不是早已知道了的嗎？張氏道：他當然是早已知道的。但是眼不見爲淨。你在劉家住着，他心裏不向這上面想，也就算了。現在你聽了這麼一個大肚子回家，這一塊冤孽，還要在家里消除呢，你想，他心裏不難過嗎？蔡老六聽了這話，心裏先呀了一聲，他想，這幾個月來，大家暗裏的傳說，果然不錯，我們三姑娘沒有出嫁先要生孩子了。他這就彎了腰，輕輕悄悄的，走到窗戶下，在牆根下一蹲。這是夏天夜裏，以平常而論，當然是窗戶洞開的，現在却是關閉得緊緊的。只有中間嵌着兩塊玻璃的地方，放出了光亮。他昂着頭，伏在窗戶台下，找着一個紙窗戶格子的窟窿，貼了臉向裏張望。正是玉蓉手扶了竹椅子靠背，半側了身子，避着桌上的燈光站着。但是由窟窿裏看去，依然看得很清楚。她穿了件白花布短褂子，肚皮伸出去尺來高，把褂子頂得和腰圍脫了關係，臨空飄懸了衣襟。頭髮蓬着，臉子黃黃的垂下了眼皮，雖然不是病容，却也有十分很重的憂容。張氏坐在床上，兩手環抱在胸口，也是兩隻眼睛，直射了她女兒的肚皮。蔡老六看着，心想，這麼大一個肚囊子，怕不是已經懷胎八九月了？我們東家要把姑娘關在家里先添外孫了。是什麼時候看這台戲呢？他這樣的想着，屋子裏面，也就談到這件事了。張氏望了女兒的肚子很久很久了，就問道：你弄成這個樣子，怎麼好意思回來？你在劉家住到現在，結帳的日子，也就快到了，爲什麼不再多住一個月？玉蓉低了頭道：我當然不願回來，我不知道回家之後，爸爸會和我過不去嗎？但是我在劉家實在住不下去了。張氏道：在劉

家住不下去，這是誰惹下的禍事？沒有什麼話說，明天我們一路到劉家去。他若不容，我就把命拚了他們。你姨媽不念我和她手足之情，我也不顧什麼親戚的面子了。玉蓉手扶了椅子背，在屋子裏轉了半個圈子，低聲道：姨媽姨父的意思都很好，若是不好，能容我住到現在嗎？你殺我，我也不能再去。張氏道：那你爲什麼回來？這件事，他劉家太對不住我了。把你害到這種樣子，送回來就能了事嗎？玉蓉低了頭，擺了幾擺道：表嫂不容我，一天到晚，指桑罵槐，冷嘲熱諷，實在教我住不下去。本來嗎，我一個作親戚的，怎麼能在他們家養病？張氏瞪了眼道：養病？你這病是由那裏得來的？玉蓉道：這實話能對表嫂說嗎？原來姨媽對表嫂說，我這病是在城裏得的，沒有法子回家，商量好了，在他們菜園子裏，臨時蓋兩間草屋，讓我住下。表嫂說是喪氣，已經是老大不願意了。近來，她大概已看出了情形，和表哥大吵了兩場，表哥勸她了。她就一天到晚亂咒亂罵。明是罵着表哥……張氏坐着原來就週身發抖了，突然站起來向她臉上吓了一跳，咬着牙低聲道：你也太不顧廉恥了。事到於今，你還左一聲表哥，右一聲表哥呢。說着話，她可站了起來，走到玉蓉面前，將手對了她的臉，亂點亂指着。有時，還把眼睛向窗子外看上一眼。蔡老六覺得東家奶奶的眼光，正是射在自己身上，立刻將身子一伏。他對於這事情的大致，總算可以猜得大半。也就不再向下聽了。在地面作狗爬了兩步起身，趕快離開了這小院子，就回到自己臥室裏去了。他心裏想着，這事情關係蔡家的全家顏面。自己是蔡爲經遠房的一個姪子，自己有這麼一個沒出嫁在家

先養孩子的妹妹，也不見得就不招人家的笑話。自己心裏納着悶，可也就不敢另對別人說。蔡爲經家裏共有男女四個傭工，蔡爲經是每日一大早就到帳房裏來，茶水全由女傭工料理，平常是不要兩個長工到他帳房裏去的。次日一大早，女傭工却傳話把蔡老六引到帳房裏去。昨晚，東家就睡在帳房裏床上的。這時，半側了身子睡着，身上還搭了一條夾被呢。他臉子黃中帶着灰色，病容又帶着愁容。蔡老六站在床面前，問道：你老不大舒服嗎？蔡爲經呆着臉有兩三分鐘，然後歎了口氣，說出兩個字、氣的。蔡老六眼珠轉動了一下，問道：什麼事呢？王好德的事，你老已經揭過去了。蔡爲經道：唉！你那裏知道？這件事不用瞞你，也瞞不了你。還得你幫我的忙呢。說着伸手指了房門。蔡老六掩上門，還是輕輕的不帶響聲。然後他又緩緩的走到床面前來。蔡爲經對窗子外看了看，在枕頭上正着顏色道：家門不幸，我出了個丟醜的女兒，你出了個丟醜的妹妹。蔡老六故意身子一震動，呆了臉問道：玉蓉借了不少的債？蔡爲經道：借的是孽債。我也不用多說了，她頂了個大肚子回來了。這件事，家裏幾個人總是瞞不了的。小長工李虎子，嘴最是不穩，我今天打發他到江西去一趟，把他調開，只要你遮掩一點，這事暫時也就沒人知道了。將來呢，那總是瞞不了人的。說着，他又歎上了一口氣。蔡老六道：這倒想不到，家裏會發生這麼一件事。那不是大家的面子嗎？我決不會說出一個字的。蔡爲經合笑着點了兩點頭，也沒說什麼。蔡老六看他臉上已有了喜容了，彎彎腰道：你老想吃什麼？我到鎮上買去。他道：我不想吃什麼？我並不是什麼病。找兩

部閑書看看，我也打算十天半月之內，不出大門了。蔡老六道：收租子的事，你老不用煩心，只要你老吩咐一句話，我就照辦了。比如王好德的租子，不就很順利的解決了嗎？蔡為經道：他家的租子，收不齊也不要緊。他家裏養了一羣鴨，又饑了兩口豬，他不交租，在這裏面找錢，還怕找不出來嗎？蔡老六站出了一會神，便告退出去。他心裏想着，有錢的人家，也就是外表好看，內容是萬萬不如窮人家乾淨。我們這裏的風俗，姑奶奶在婆家生上三個四個外孫，也不能挺着大肚子到娘家來，更不用說在娘家生孩子了。這可反常，沒出嫁的姑娘帶了大肚子，大模大樣坐轎回家。他一面想着，一面昂了頭看天，不知不覺的走到了大門口。却和人撞了個滿懷。嚇了一聲，低頭看着，乃是王好德的女人劉氏。她手臂上還挽着一隻小竹籃子呢。便點了頭道：大嫂，來得早哇。她看了門裏，低聲道：昨天我們回家，大家商量一陣，總是我們不對，我們作佃戶的，和東家較量高低，那總是不對的，我還是見着東家陪個不是罷，就是見不着東家，見着東家奶奶也是好的。聽說三姑娘回來了，我送幾個新鮮雞蛋給她吃罷。說着，她在黃瘦的臉上，擠出不自然的笑痕。蔡老六搖搖頭道：你不用進去，他家三個人全病了。劉氏道：是呀，我聽說三姑娘不大舒服，我也要去看看她。蔡老六向她週身上下望了一眼，笑道：你穿了金盞金甲來了，你有那個碰釘子的癮，要去碰她的釘子？你也是病剛好的人，何必去看她？劉氏道：我去見見東家奶奶。蔡老六自言自語的問着，你去看她？劉氏見他又是先前那個樣子，抬頭看着天，她想，天上出了什麼新鮮玩意嗎？也

就昂着頭向天上看。天是蔚藍色的晴空，雖然飄蕩了幾朵白雲，那也是稀薄的幾塊棉絮，這並沒有什麼奇怪之處。她笑問道：這兩天天氣很好，大家搶着把稻子割可罷。蔡老六道：大奶奶心裏十分不耐煩，這……他看到劉氏臉色一動，笑道：你莫多心，決不爲你們的事。收租的事，大老爹交給我了，我們還不好說話嗎？他要養幾天病，根本不必問他，天一天二，我到你家去談談罷。說着話，他是攔住了大門站定，總不讓劉氏前進。她料着決意不過這關，只好把竹籃子交給蔡老六，託他轉交。蔡老六向她笑道：要像你今天這樣對待東家，彼此還有什麼談不好的？東家正有心事，對你們的租子無心細算，不會讓你們過不去的。至多你花一羣鴨兩隻豬墊在裏面，今年還不是太太平平，交租過年。劉氏當時聽了這話，也沒有仔細考慮，自走回家去。這時，大太陽晒着成熟的稻田，金晃晃的閃爍着人的眼光，田坂上防堵着大小河的長短堤，疏一截，密一截的長着雜樹。雜樹裏面，要算楊柳最是高大，秋深了，柳條是像堆山似的堆着濃綠的葉子。遠遠的看去，是像田坂四週，堆了許多小山，這些小山的空隙裏，在堤上露出了幾根簷架子，那正是跛腿的王玉發，在那裏打魚。因爲這地方，正是一條可通小船的內河，在收割的前夕，玉發已經把響收起來了，預備幫同着父親忙過秋收。昨天他由田裏生氣走了，決計不再割稻，就又去扳罽打魚了。劉氏走開了蔡家，正想着蔡爲經的態度，變得奇怪，不免停步想出了神。她站在一堵高田埂上，向那柳樹的空隙裏看去，見那罽網不時由堤下舉了起來，就知道玉發正在打魚。她忽然省悟過來，玉發雖是

個跛子，能打魚，能養鴨，而且也能幫着做莊稼。她想到了養鴨，就又想起來老六說的話，租要交不清，一羣鴨，兩隻豬，都要拿去抵帳，那麼，這件事並沒有了結呢。東家病了，東家奶奶也病了，剛回來的三姑娘也病了，天下有這樣巧的事，那一定是蔡為經還生着氣，所以全不照面，預備對姓王的佃戶大大的爲難一番吧？那也只有跟着跛腿兒子一樣，大家去作河上生意，不種這受氣的田了。她向河堤上張望張望，又回頭對蔡家的莊屋望望，無精打彩的走回家去。耳朵下有人叫着媽，她才站定腳，正着眼光向前看去，正是女兒玉清由家裏迎了出來。她道：我叫你不要去吧，你又受了人家一頓氣了吧？劉氏道：受氣倒沒有受氣，我跌在雲裏霧裏，有些莫名其妙了。說着，她一直搖了頭走回家去。

第十一章 不如意事却頻來

劉氏到了家裏，王好德首先就迎着她歎口氣道：窮人巴結財主作什麼？命裏註定了窮，就窮到底罷。這不是多去碰一鼻子灰？劉氏道：你怎麼知道我是碰一鼻子灰呢？王好德道：我看你是喪氣的樣子走回來，一定是讓東家趕了出來了。劉氏兩手一拍道：他趕我？這年頭還不定誰趕誰呢。他們家裏天天吃肥魚大肉，全家吃病了，我去了，沒見着人。不回來，我硬闖進去嗎？王好德聽說蔡家人全病了，雖是不必怎樣放在心裏，却也不能全不掛心，他還是那個老動作，坐在矮板凳上偏了頭吸旱烟，呆板着臉，默然不語。劉氏倒也不把這事扯着

向下說。但田裏放着將熟的稻子，那是不能忘記的。她不住的走到大門口，向天空上看看雲彩，揣測着這晴朗的天氣，還能維持幾天。她在廚房裏燒火作飯，想着了天氣和收割的關係，就走到便門口，靠了門框，對天上看着。她回轉頭對屋子裏道：天上的雲彩，慢慢的多了，恐怕要下雨，要割稻子，還是趁早呀。玉發這孩子，窮脾氣還是不小。昨天一鬧架，索興打魚去了。屋角上却有人哼着答應道：不用埋怨，魚也不打了。說着話，玉發垂了頭轉過了牆角，手扶着牆走了過來了。後面兩個同村子的人，和他提着魚籃子，抗着罾網，一串的走着。劉氏遠遠的看着玉發的臉子，就是蒼白的帶着青色。他本來就爲了跛腿，走得很慢，現在却是一步一頓的走將過來。劉氏哎喲了一聲，搶着向前，兩手將玉發攙住着，望了他的臉道：孩子，你這是怎麼了？玉發搖了兩下頭，連哼了兩聲，眼定了神，望着母親道：糟了，我病了。說着話時，還連連打了兩個冷戰。劉氏道：你是怎樣得的這個病呢？玉發道：在河下扳罾，正打了兩網好魚，身上打了個冷戰，就覺得有些頭暈，人是支持不住了。勉強再扳了兩罾，站立不穩，我就坐下了。正好四哥五哥由堤上經過，就把罾收起來，引着我回家來。王好德在屋子裏，也聽到他這樣說話了，立刻跑了出來，接過罾網魚籃，向兩位護送的人道謝。人家看到他家有病人，自然不肯多坐，各自走了。王好德把打魚傢具收好，劉氏已經把玉發送到床上去了。王好德也趕到屋子裏來，見玉發已是側了身子睡在床上，頭偏枕在枕頭上，臉腮上發了紅。兩隻眼睛是緊緊的閉着。他伸手去撫摸着他的身體時，還不會接觸

着他的肌膚呢。就覺得有一股熱氣向身上一沖。摸着他的頭，真是像炭一樣的燙手。便問道：玉發，你怎麼樣了？他依然只哼了一聲，並沒有睜開眼睛。王好德又問道：孩子，你那裏不舒服？他還是不作聲，只閉着眼睛，再哼一聲。王好德回轉臉來，向站在床邊的劉氏問道：這孩子的病來勢很兇，這倒不可就誤，我們要趕快去請位醫生來給他看看。劉氏皺了眉頭，十個指頭互相交叉着抱在懷裏，只是呆了床上的病人，連搖着幾下頭。約莫四五分鐘的時候，他才低聲說了一句，恐怕是昨天嚇倒了。王好德站着發了一陣呆，他也不和劉氏商量了，走出屋來，把玉清拉到一邊，低聲問道：你哥哥病勢來得太猛，我要去請醫生，家裏有錢嗎？玉清道：家裏那裏有錢？昨天買斤肉吃，不還是賒的嗎？你若是去請醫生的話，只有把糧食去換一點款子了。就是糧食，我們家裏也沒有，還得到田裏去現割呢。東家不是還要我們再還他幾擔欠租，才能算今年的帳嗎？王好德站着出了一會神，昂着頭望了屋瓦下面的椽子，突然，一轉念道：事到頭來不自由，不管他了，救病人要緊。你可以拿着鐮刀先到田裏去割稻去，我去請醫生。玉清道：醫生到了，就得給人一個紅紙包，我現在去割稻，又要打稻，打完了還要量，量了再向家裏挑，我一個人又多少隻手，可以辦得了這件事呢。說着，她還高伸了兩手給人看，這話算是把王好德提醒了，點了頭道：我爲了玉發的病着急，人都糊塗了。你就在家裏幫着你媽照應病人罷。我另外去找兩個村子裏的人來割稻打稻，索性就託人家把稻挑到城裏上去賣了。玉清道：送上門的貨，那裏賣得到什麼價錢？王好德道：

我們這裏什麼鐵器，能換到錢去買藥，去開張醫生的脈呢。那就很好了。你……你。說着話，連連的向玉清點了點頭。話也沒有交代完，他就扭身走出去了。玉清看到玉發病勢這樣沉重，也就屋子裏進進出出，不去管田裏的事。但農村社會，凡是勞動階級的人，他們還保持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一種老習慣。一家有急事，只要供給來人一頓粗菜淡飯，僅僅向人懇求一下，沒有誰不放下自己的事和人來幫忙的。所以王好德到村子裏去，和左右鄰居說了一遍家裏的情形，這就來了三位壯漢，自帶了一切收割的傢具，也不必在王家煩神，徑直就到熟稻田裏給他們收割。王好德自放了心去請醫生。鄉村裏都是中醫，也都是些念舊書出身的人改行的，他們並不在家門口掛什麼應診的牌子，也不用掛牌，鄉下人害小病，照例弄點丹方吃，很少找醫生。大病躺在床上，就不向醫生家裏就診了。總是請了醫生到家裏來看。去請醫生的時候，或者是自備一乘轎子，或者是自備一輛獨輪車子，管接管送，醫生到了家裏，看過了病，招待一頓飯，然後自動的給醫生包一個紅紙包兒。照着銀幣計算罷，大概總是把箇五毛銀幣的紙幣，給包在紙包裏，雙手捧着交給醫生。有些以紳士的身分出面行醫的，那就不要紙幣，莊稼人對於這種人，也不敢把這小數的派禮去引他好笑，總是等到三節的時候，實實的給送上一分厚禮。但這種紳士醫生，不大好請。所以王好德請的，是前一項靠行醫爲職業的醫生。因爲醫生家相距不過兩三里路，他沒找轎子。向鄰居家借了一輛獨輪車子，自己推着到醫生家裏去相請。鄉下醫生，不像城市裏醫生每日都出診，在家

裏的時候居多，所以一請就到。王好德請的這位鄉醫，是個老童生，已有七十高齡，雖生平所看的不過陳修園那幾種醫書，但他有三四十年看病的經驗，鄉下人患的一些普通病症，他倒是多少摸出一些門徑。他到了王家，給玉發診過了病，說是風邪之症。看看王家之貧，開了個方子，沒叨擾他的飯就要走去。王好德那裏肯，一定要留醫生吃飯。醫生說：你家這個病人，不是一天兩天看得好的，我大概天天要來，你天天留我吃飯，那就了不起了。王好德自是很感激，但同時心裏也拴上了一個癆疽，玉發的病是三兩天不會好的。將玉清包好了的一個紅紙包兒拱拱手送給醫生，又把車子送着醫生回去了。好在那幾位幫忙的鄰居真肯出力，把他田裏的稻，割了收了，又代挑着賣去了四担。王好德夫妻見玉發的病，並沒有什麼轉機，全副精神都在兒子身上，關於租稻的事，就沒有放在心上。混了六七天，玉發吃了四五劑藥，病是稍微的好了些，王好德算是心頭上輕鬆了些。他坐在後門口一塊大石臼上，口啣了旱烟袋，正對了面前一片田畝出神。東家家裏的長工蔡老六可就放緩了步子，一面張望田畝，一面走了過來。走到了面前，向王好德帶着笑，連連的點了兩個頭道：王好老，今天的精神好得多了。前兩天我在路上看到你，我都沒有給你打招呼。玉發的病，好得多了吧？王好德站起來要向屋子裏引讓，蔡老六道：不必進去了，免得說話吵了病人。石臼對過是條寬大人行道，道邊一條很長很厚的草皮，下臨割了稻的低田，路邊上正有兩棵又來高的柳樹，正罩着這裏，倒是像茶棚裏一條好板凳，他在樹陰下先坐下了。拍了草皮道：這裏坐，我們

慢慢的談談。王好德自然也就坐過來了。蔡老六身上現帶着旱烟袋，王好德把小葫蘆作的烟盒子和蒿草香全送到他手邊來。回轉頭叫了鸞玉清，那意思自然是預備茶。蔡老六一擺手道：不用張羅，你家有病人，不因爲你家有病人，我早就來找你談了。王好德道：六哥，你有什麼事嗎？蔡老六將蒿草香火正點着旱烟袋，他把旱烟袋取下，在田埂的塞缺口石頭上，敲打了幾下銅烟斗，笑了一笑道：你是家裏有了病人，急的把大事都忘記了吧？今年的租子，東家是一粒未收，就是你的欠租，也就差下好幾擔呢。你老倒是自在，把稻子自收自賣，就這樣算了嗎？王好老道：我爲了玉發治病，賣了四擔稻，這不會賣到東家名下去，今年收割下來，我名下決不止得四擔稻吧？蔡老六道：那當然不止，但是你一收割，就賣了這樣多，你還有一年的日子要過呢。王好德道：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對玉發的病，坐視不救呀。蔡老六道：我說這話，也是提醒你一句，以後要省後一點花，你若是弄成幾個大窟窿，將來是填補不起來的。王好德聽說，也沒有什麼話可答復，只是歎了口氣。蔡老六連續的吸了兩袋旱烟，呱呱呱呱，反拿了旱烟袋，將銅烟斗在石頭塊敲着響。眼睛望了天，像是個出神的樣子。然後把旱烟袋向褲腰帶上一插，站起來道：好罷，過兩天我再和你談，大概今年的租稻帳，東家不能再含糊了事。我再提醒你一句，你找兩位地方上的紳士出面，和東家商量商量罷。我完全是好意，你聽不聽隨便。再見。說着，他溜着步子緩緩而去。王好德站起來相送，蔡老六也沒有回頭。王好德是一層心事沒了，一層心事又來，回到家裏，見劉氏煮了一碗

掛麵，兩手捧着，向玉發屋子端了去。她臉上笑嘻嘻的，點了頭道：玉發的病，總算是好了，他已經想吃東西了。我摸摸他身上，已經全退了燒了。王好德心想，她剛是有點笑容，東家老爹要把租稻結帳的話，就不便和她說。點點頭道：那很好。你辛苦了這多天，今天晚上好好的睡一覺罷。劉氏道：玉清到菜園裏去撒菜去了。你向灶裏塞一把火，那鍋粥，還得用大火熬他一熬呢。王好德答應了是，就到廚房裏去添火。他們向來燒的是乾柴棍，這幾天沒有工夫去上山找乾柴，在鄰居家借了兩捆柴棍子來，都堆在灶門口。這柴棍子全是些枯樹枝，枒枒杈杈的，佔了很大的地方。鄉下人的灶，儘管只燒四五口人的飯食，也必須按上三個灶籠，放上大小三口鍋。這爲了忙時可以作多人吃的火食，並須有一口大鍋隔日煮上饅豬的食料。三個灶門，總是半環形，這樣，坐在灶門口的人，就把三個灶門都照顧到了。他們家今日晚飯，煮的是中間那口不大不小的鍋。外面那口小鍋，剛才是煮過掛麵了。裏面那口大鍋，靠着黃土牆，是煮豬食所用，這時是冰冷的。新借來的柴捆，佔着地面太多，把這大鍋灶口都塞住了。王好德坐下來燒火，還把這柴捆推了兩推。這時，玉清也提着一籃新鮮菜到廚房裏來了。她道：爸爸，你過來，讓我燒火罷。王好德道：不，你洗淨了菜，切好了，就在外面小鍋裏炒着吃罷。你媽伏侍你哥哥這多天，實在也太累了，今天讓她休息一晚罷。玉清道：豬食還沒有煮呢，明天一大早，就要饅豬的呀。王好德道：吃完了飯，這就歸我了。玉清對於父親這個提議，倒沒有反對。她就依着父親的話，洗菜切菜，繼續着炒菜。王好德坐在

灶門口，算是燒着兩口灶。劉氏看玉發把那碗掛麵吃完了。也就到廚房裏來了。她看到王好德還坐在灶門口燒火，這就笑道：我只叫你燒一把火，這天氣還熱着哩，你熱着兩個灶籠的火，那不熱得很嗎？王好德道：六月三伏天，你們不都是天天燒火嗎？我燒一次，又算什麼？劉氏道：六月三伏天，你們在水田裏下蒸土陋，那個罪比我們就更難受了。玉清在灶台上炒着菜，便道：爸爸，你起來罷。種田我們沒有你內行，燒火呢，可是你也沒有我內行呀。你的火燒得大一把小一把，炒菜也是怪不合適的。王好德打了個哈哈，站將起來。笑道：我也承認我燒火不怎麼內行。不過灶口上你們把柴細堆得這樣亂七八糟，吃完了飯，你們還是收拾收拾罷。他說着話時，看那劉氏身穿一件藍布短褂子，是半歪在身上，因為腸下的紐扣，有兩個扣錯了。臉上黃黃的，眼皮全都垂下來，那睡意是很濃的。便望了她道：我看你吃完了飯就去睡罷。你兩隻眼睛都快要合上縫了。劉氏掀起衣襟來擦了兩下眼睛，笑道：今天的事，今天總要作完呀。天黑了，點上燈罷。王好德點點頭，把牆上的竹子燈架就取了下來。揚子江中游，很多地方的農村，還點着老式油燈。這種老式燈，點煤油的燈，是個扁圓的小油壺，伸出個長嘴子來，裏面插上一根燈草。另外一種燈是點梓油的。梓油是梓樹子榨出來的脂膏。平常凝結着，很像凍的豬油。這類燈，是個小瓦碟子，將梓油盛着，在裏面壓上兩根燈草。也像點菜油燈似的，只伸出一小截燈草頭燃燒着。這種燈，和菜油燈的作用是一樣的，在鄉下的草屋子下面，爲了安全起見，凡是草屋子裏，照例是點着梓油燈。王好德

這間廚房，就是草蓋的，他們家裏總是點梓油燈。所以這時候玉清在牆上取下來的燈，就是梓油燈，一個竹骨架子，上端支了個瓦碟兒，裏面盛了半碟梓油。她送到灶門口，劉氏將火鉗夾了一根燃燒着的柴棍子，把燈草點着了。玉清呀了一聲道：這只有半盞子梓油了，還要添油吧？說着，她將燈架子掛在灶頭的土牆上。劉氏道：家裏已經沒有梓油了，你就點着煤油燈罷，作菜的時候，也照得亮些。玉清也不反對這個辦法，就到臥房裏去取了一盞煤油燈來。她將煤油燈亮着，也掛在土牆上，隨手將手向梓油燈扇了兩扇，那燈草就熄了。她趁着煤油燈光，把鮮菜和鹹菜都作熟了。一家三口，就在廚房裏矮棹上喝粥。還吃着晚飯呢，劉氏懶洋洋的，將筷子尖緩緩的挑着粥向口裏送，就連打了兩個呵欠。王好德向她道：吃了飯你就先去睡罷。王發要什麼，我去照應他。你放在他床面前那張竹床，不用搬走，拿床被子我就在那裏睡了。劉氏道：我真支持不住了，洗鍋碗的事交給你。豬食呢，明早天亮起來再煮。玉清道：你睡罷，不用煩心了。劉氏放下筷子，扯下牆釘子上一塊手巾擦了兩擦嘴，精神一鬆懈，變過手臂，斜撐了棹沿，又打上兩個呵欠。玉清道：你看，你兩隻眼睛都快合上縫了，你就先去睡罷。劉氏道：我覺得兒子的病已經好了，也就放心去睡了。王好德飯後，將小提桶打了半桶熱水，放到矮棹子邊，先把手巾送到桶裏揉揉了幾把，擦擦過了臉，自己就在棹子下摸出一雙便鞋，然後坐在矮凳上，兩隻腳跨着提桶梁，伸到桶裏去洗，這是作莊稼人，每日最舒服的一段時間了。玉清將碗碟都放到小鍋裏，舀了大半鍋水，站在灶邊洗

刷鍋碗。王好德洗着腳兒，和女兒閑話。歎口氣道：家裏病人的病是鬆了，可是債就緊了。玉清道：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發愁，還愁不了許多呢。你去掩上大門，也陪着大哥睡覺罷。讓我一個人慢慢收拾廚房，你不要打岔。王好德提出腳來捧了梓水瓢，也沒說什麼，提着水桶走了。玉清繼續的收拾廚房。收拾完了，她將煤油燈取下來，放在灶頭上，蓋上鍋蓋也待要走了。噉兒的一聲，一隻花貓跳到灶上。玉清將手一揮道：去罷。野到這時候才回來，什麼吃的都沒了。她轟走了貓，走到灶門口，轉身向裏看看，只有幾個火星星，也不理會，隨手將籬上的梓油燈取下，在煤油燈點着，吹熄了煤油燈，帶了梓油燈進房去。她覺得梓油燈只剩了小半盞油，睡覺的時候，將燈放在棹上，聽其自滅，就不用起身吹燈了。她照着這個偷懶計畫，就回房去安歇了。累了一天，鑽進垂下了的蚊帳，就在木床上倒下，什麼也不知道。忽然幾聲大叫，不好了！起火了！她睜眼一看，滿屋通紅，可不是着火了嗎？

第十二章 寒家又遇無情火

這失火的喊叫，在鄉村是很少有的，也唯其少有，喊叫起來是非常的驚人。王玉清一個翻身滾下了床，也來不及穿鞋子了，光着腳就向屋子外面跑。她的房門外，是個小天井，那通紅的火光，捲着紫色的濃煙，滾滾的向小天井裏衝了來。小天井那面就是廚房，廚房是草蓋的，雖然四面是黃土牆，但是這黃土牆開了幾個窗戶，正對着天井。火燄由窗戶眼裏橫衝

出來，不但火光照耀，就是那股熱氣，也衝着人不可忍受。那天空裏火光高照，四週的樹木，都看得清清楚楚。火星像過年的花炮一樣，四處亂飛，那正是屋頂上的草莖焚化以後，被火力衝散出來的形勢。玉清這看清楚了，是自己家裏身房裏失了火。這是她生平不會經的災難，不但不知道怎樣去撲滅這災難，而且也不知道怎樣去逃避，她手扶了房門，週身發抖，滿嘴的牙齒，得得得互相撞擊。就在這時，劉氏已撞跌了出來，拖着玉清一隻手道：快快逃命罷。玉清要走，兩隻脚却是移不動。正好王好德夾了一床被子，由隔壁屋裏搶出來。他另一隻手夾了玉清，連拖帶扯，就向後門口走。玉發是個病人，他倒比玉清母女的腰腿還硬朗些，扶了牆向外走着。劉氏見有兩個男子在前，胆子壯些，搶着開了後門，大家擁將出去。王好德不說一字，回轉身就向家裏走。直奔了廚房。那隻洗腳的提桶，還放在廚房門口的天井屋檐下。他提起桶來，站在廚房門口，就把水向火堆澆了去。他已看清楚了，火是由灶門口那堆乾柴上燒起，火燄逕直上升，已把廚房的草頂，燒去了大半邊。廚房緊間壁是豬圈，也是草屋頂。風向正對那邊吹，豬圈上的草頂，已開始燃燒了。他手裏的提桶，只有半桶水，澆出去，絲毫無濟於事。他待留第二桶水，水缸在灶邊，火燄已罩在上面，不能過去。他提了一隻空桶，奔向後門外。玉清母女站在路頭上，望了火頭，號陶大哭。王好德道：這不是哭的事，火是撲滅不了的，快搶東西罷。我去救豬。說着，他繞過了屋角，奔到屋後菜園裏去。這裏的上牆並不大高，他就想爬牆跳過去。到了這時，他可想起來了，手裏還拿着一

隻空提桶呢。他丟下了提桶，就跳着抓住牆頭上的草，向上亂爬亂掙。也不知這一股子力氣由那裏來的？只是身子幾下聳動，就到了牆頭上。這時豬圈裏兩隻豬，像被宰時那樣狂叫，嗚呀呀的發出尖銳而又淒慘的聲音。王好德跳下了牆，直奔豬圈門，將門拴一拔，首先一隻豬狂竄出來。雖然是在他身邊斜擦過去的，兀自撞着他倒退了兩步。他也不顧這隻出了圈的豬了，伸頭向門裏看去，豬圈頂上完全燒着，那草頂連着竹架子，成了三四塊，都落到圈裏頭。另一隻豬雖也在圈門口躺着，它已被火光烟燄把豬毛燒焦了，呼哧呼哧，只能微微的喘氣，已燒得快要死了。正好豬頭朝外，他彎腰抓着兩隻豬耳朵，拚命的向菜園地裏拖着。豬拖到空地裏了，他伸直了腰，在火光下面，看到那隻竄出來的豬，也在菜園另端一棵桑樹下躺着。他正是想說句完了，耳邊才聽到呱呱亂叫。他來不及說完了，想到豬圈間壁，那間堆柴草的屋子，現在除了柴草，關着一百多隻鴨子，這屋子不但是草蓋的，而且更矮。他趕快跑向前，將門打開。這屋子倒是沒有成火網，只是烟燄已充滿了屋子，門開了，烟帶着熱氣，向人身上沖，人都向後要倒。這屋子裏那些帶毛的鴨子，怎樣受得了？門開了，鴨子在上面飛，在下面跑，翅膀扇得呼呼作響，配了那呱呱的驚慌聲，全衝門而出。這鴨圈裏雖也有火光照着，可是那烟燄太濃，却不能睜開眼去看。這時滿菜園子都是羣鴨亂飛，王好德也無法去收束。他抬頭一看，向北的幾間草屋，雖都已燒着。可是火光在夜空裏照着，那向南的幾間瓦屋，還是好好的。只是火光烤着那高出草屋的黃土牆，全都變了紅色。不過那火燄

却是沒有穿過牆去。王好德想着，這是不幸中之大幸，正屋還不會燒着，趕快到前面去搶救罷。出去是比進來容易，開了菜園門，又奔回到後門口去。他這所莊屋，共住了七八戶人家，早已被這火光和嘈雜的聲音驚醒。各家男子，拿了竹竿水桶，圍着王好德家救火。這幾間草屋向東南，是王好德的瓦屋，黃土牆把火封去了。夜裏有些微微的東南風，幫着王好德把火焰向西北角扇着。西北角是菜園，菜園過去，也是幾間黃土牆圍着的瓦房。所以兩邊都還沒有延燒，有幾個年壯的男子，已爬上了屋頂，用竹竿將草屋頂向地面打。一面又有人將大糞勺舀着水向火頭上澆潑。村子裏人也越來越多，不多二十分鐘，男男女女，來了一二百人。大家一陣搶救，已把火勢撲滅。王好德本人，不知什麼時候，拿了一把小鋤子在手上，這時，還呆呆的站在後門口。這把東家老爹蔡爲經也驚動了。由蔡老六提着一隻四角燈籠引路，已把他引到了王家後門口。王好德見燈籠後面，東家穿了藍綢長夾袍，扶了手杖，七搨八搨走到面前。就彎腰向前道：蔡大老爹來了，你看，我這是倒運不是？家裏病人沒好，火神爺又光顧了。蔡爲經道：你手裏拿把鋤子，什麼意思？王好德呵哨一聲，省悟過來。將鋤子放下，向東家拱了拱手。蔡爲經道：火算下去了，大概不會再燒，燒了幾間屋子？王好德道：剛才我又進去看了看，正屋總算沒動，只把後面四間草屋子燒了。雖是燒了草屋，可是我兩隻豬一羣鴨都宰了，大半年的辛苦，火神爺一筆勾銷了。蔡爲經道：你收的稻子放在那裏？王好德道：那是在我睡覺的屋子裏，用篋席圍起來圍着的，沒有受傷。蔡爲經道：那倒罷

了，那差不多全是我的呀。王好德心想，這傢伙一點人心沒有，我遭火燒了，他不安慰我，只掛記着他的租稻。心裏如此，口裏可不敢說什麼，但也不願隨東家的口氣，歎了口氣道：我再辛辛苦苦三年，也恢復不了原氣。兩隻豬，一羣鴨，四間草屋，我；我；他說不下去了，只是搓着兩手。蔡爲經道：這個我知道，我原來的莊屋，是沒有那幾間草屋的，這都是你的力量蓋起來的。你既可以搞一回，何妨搞第二回。你還照原址修理起來好了，我決不說一句話。王好德心想，你倒是完全作好人。我給你種田，自己帶了房子來住嗎？他心裏這句話，早是被劉氏答復了。她跑來蔡爲經面前，深深的行了個鞠躬禮，央告道：東家老爹，你要救我們一把呀！我們是多災多難呀！蔡爲經道：慢慢的說罷。玉發靠了黃土牆坐在地上，看到母親去央告東家，心裏大不願意，可是他的病，今日才完全退燒，本來四肢無力，剛才被大火驚駭着跑出來，就是一時的神經興奮使然，現在興奮過去了，人是極度的疲勞，他將背靠了牆，借着殘餘的火光，正望着這些來救火的朋友。見了母親當衆求人，他一百二十四個不願意。因爲要叫又叫不出來，便重重的哼了一聲。玉清最是了解她哥哥的意思。就由旁邊跑過來，拉着劉氏的衣襟道：現在火熄了，我們也該回去看看，還站在這裏發呆嗎？說着話，就把劉氏向家裏扯了去。王好德見村子裏朋友，還在繼續的挑水澆水，向那殘餘的火場裏撲滅火焰，自己不能閉着，找了一副擔桶，也在附近塘裏挑着水過來。同莊屋的人，有一個代接了擔桶，望了他道：你不要發傻呀。火已經熄了，用不着你澆水，你應該回去收拾收拾。

王好德道：我慌了，什麼東西沒拿出來，就是夾出了一條舊被子，已經送回去了。家裏倒反是好好的，什麼沒動。那人道：豬圈燒了，你也該……這句話把他又提醒過來，他呵呀了一聲，又向菜園裏跑。這時，那三間燒過了的草房，屋頂全坍在地面，剩了一堆灰，高低的黃土牆，將這些火焰圍着。還有四五個矮火頭，在灰堆裏冒出一二尺高的火苗。倒是燒着了的東西，被水不斷的澆濺着，四處散着青烟。借了那幾個火光，向菜園裏一看，兩口豬全輪在地上，跑出來的那口豬，還在哼着，拖出來的那豬，聲息全無。彎腰伸手摸摸，倒是有熱氣，然而順手摸了一手焦毛。那羣鴨子三三五五的在菜園裏散着若干堆。但聽到田裏也有呱呱的叫聲，大概跑到外面去的也不少。他在菜園子裏轉了幾個圈子，也不知道由那裏下手，復又跑到前面人羣裏來，拍着手道：完了，完了，兩口豬死了，一羣鴨子跑了。跌着腳不住的歎氣。蔡老六手上，還提着那四角燈籠呢。他在王好德面前，舉起光來，照着他的臉道：王好老，我給你出個主意。你今晚上就不用睡覺了。趁着豬還活着，放兩刀血。朋友們大家幫忙，借着尖刀腰桶來，把這兩口豬，漏夜宰了，明天一大早送到街鎮上去，還可以換回來一筆錢。那羣鴨，不要緊，晚上走不了。天亮了，把它們集攏起來。就是走散幾隻，那也是有限的。王好德說了句只好那末辦罷。鄰居們圍繞了他，許多人答應着幫忙。王好德挑着幾位要好的鄰居邀集到家裏，大家商談着一陣，就照着蔡老六的計劃行事。全家人都熬了個通宵，沒有合眼。天亮了，王好德把收拾鴨子的事交給了玉清，他邀合了隣居，挑抬着兩隻宰

發了的豬，到鎮市上賣。直到太陽落山，他才帶了三分懊喪的樣子，緩緩地向家裏走來。走到小過堂裏，見玉清將小木盆舀了一盆涼水放着矮檯上，彎了身子，正在洗抹頭頸上的汗珠。臉子固然是紅紅的，一把頭髮，也乾燥得蓬起來了。便問道：你放鴨才回來嗎？玉清道：你把這件好事交给了我，我找了一上午，許多鴨子都鑽進人家稻田裏去了。我們要找回鴨子，人家說鴨子吃了稻，還直不依呢。死了十幾隻，跑了十幾隻，三股丟了一股，趕回來，也沒個地方安頓，我只好跟了鴨子一天。現在鴨子在割完了稻的田裏，一直看守到現在，媽看了不過意，到田裏把我換班回來了。王好德道：你哥哥呢？她道：他昨晚上半夜，今日又發燒了，睡了一下午了。王好德搖著頭歎了口氣。玉清將濕手巾不住的擦抹頭髮，兩隻手來回的撫摸著耳朵邊的亂髮。微笑道：你還歎氣呢。這幾十隻鴨子，東趕西跑，西趕東跑，比打著鞭還要麻煩，我明天不管了，把它們賣了罷。她說著話，放下了濕手巾，傳着兩個手掌，按着自己兩片臉腮，皺了眉道：臉皮子都給太陽曬破了。王好德道：這當然是個麻煩，那間廚房燒了，今天晚上，就不知道要把鴨子關在那裏是好。鴨子沒有肥，賣又賣不出好價錢。兩口豬，賣得蝕本到了家了。鴨子再蝕一回大本，我們欠人的債，不用打算還了。你也應當作點事，將功折罪。玉清道：我有什麼罪？王好德道：你惹了這場大禍，自己還不知道嗎？昨天晚上是你最後離開廚房，煤油燈沒收進房，又不給貓吃的，準是貓攆翻了煤油燈。也準是灶裏的火沒有弄乾淨。油潑在柴上，灶裏的火，引上了灶門口的柴，火就起來了。不

然，真會有天火燒我們嗎？玉清道：火是怎樣起來的，我也不知道。你不也燒了半餐飯的火嗎？王好德道：我怪你也沒用，算我運氣不好罷。兩隻豬也沒有一點病，今天挑到鎮上去，只當了死豬肉賣，賣不到好豬肉一半的錢，那還罷了，肉托人家店鋪賣，現款又是不到一半。算賠光了。不談了，不談了，我去看玉發的病去。說着，連搖頭帶歎氣的走了。玉清站着想了一想昨晚上的事，果然和父親的推測不錯，全是自己的大意，灶裏的火星沒有撲滅，煤油燈和灶口上那燈架，相處得太近。淘氣的那隻貓，又不曾將它轟開。她想着想着，就在矮板凳上坐下了，手靠了矮沿，撐住自己的頭，沉沉的想了下去。耳朵裏一陣呱呱嗚嗚的響聲，母親手裏拿着引鴨的長竹竿，把這羣鴨子都趕進了小過堂。玉清站起來道：把鴨子向這裏趕嗎？她只這麼一起身，鴨子回頭又向外走，跌跌撞撞，擁着一堆在便門口。劉氏丟了長竹竿，兩手亂揮，口裏叫道：玉清，你讓開呀。我好不容易把鴨子才趕回來的。再出去了，天一黑，我就沒法子趕它們了，你還要和我們搗亂哩。玉清聽母親的口音，也覺得這把火是自己引起來的。她也不願多加分辯，自走回臥室裏去。因為她是這樣大的姑娘了，她在家裏有一間單獨的屋子。這屋子在母親的西廂房裏，她回到屋子裏倒是不聽到別人說話。牆上有個小窗戶，正對了小天井，天井那邊，就是燒掉的幾間草屋了。天色已近黃昏了。母親就在那個沒有燒掉的土灶裏點起火來，煮着晚飯。雖然那四週的黃土牆，還圍着那個廚房的輪廓，可是屋子上面沒有烟，金紅色的雲片，在那當頂遮蓋來，火烤過的黃土牆，格外的照出了一番

淒涼的病態。那找歸宿的昏鴉，三三兩兩的，不帶聲音的掠空而去。偏是西北風由那廢墟上吹過來，兀自帶着一種焦糊的氣味，這就感到這個家是經過一番浩劫了。昨天這時候，屋子還是好好的，今天就情況完全兩樣。玉清伏在窗戶台上，向這裏望着，就覺得昨晚上一時的疏忽，鬧成家裏這個大亂子，這項錯誤是不可饒恕的了。她越想越覺着難過，就在一張小竹椅上，斜靠了椅背打瞌睡。睡意矇矓中，聽到父親在隔壁屋子裏算帳。他道：這四間屋子，若沒有東家幫助是蓋不起來的。幾千斤稻草，就算不用花錢，大大小小，總要二三十根木料。竹篾釘子，還有人工，那裏不要花錢呢？除了房子，再談屋子裏，鍋盆碗盞，連筷子都燒掉了，這豈不要重置？家裏這些稻子，除非不納東家的租，才可以辦得了。玉發帶着哮喘病的聲音道：若不是我害這場病，也好些。無論如何，我總可以找幾個錢來補貼。現在我不但不補貼，反是用掉了四五擔稻子，真是教人發愁。昨天晚上在火場上，蔡大老爹不問我們燒得怎麼樣，就只惦記他的租稻燒掉了沒有。這兩天我們在難中，他也許不好意思來收租。過幾天等我們家裏安定一點了，就要來挑租了。王好德道：不是昨晚上一把火，我也就打算今天找中人請東家了。昨天下午，蔡老六已找我特意提這件事了。真是一件事跟一件事逼人。玉清聽着，這是父親和哥哥說日子不好過呢。不敢搭話，也就沒有敢出去。吃晚飯的時候，天色還沒有全黑，玉清才悄悄的走下廚房。那間小過堂，已讓給了鴨子，廚房裏是空的，沒個坐處，大家各捧了一碗粥，在小天井屋檐下站着喝。劉氏也沒有作菜，每人粥碗上放着

一截籬王瓜。那個生病的玉發，也沒有例外。不過他特別受着優待，是坐在房門的門檻上，靠了門框當椅子的。玉清看了他幾次，見他喝着粥，不住搖頭。心想，他一定是埋怨着我。也就不說什麼了。她在家裏向來是不肯在口舌上饒人的，現在是見着家裏人只有擦着眼皮看人家一下，低頭就走開了。晚飯後，她點了一盞梓油燈，在自己屋子裏紡線。脚下踏着紡線車，手裏拿了棉花條，扯的扯，轉的轉，都是沒有腦筋管制。她的腦筋却是在想着怎樣才能夠幫助父兄度過這段惡運呢？她紡了半晚的線，在紡線車上，並沒有想出一個什麼辦法。到了次日早上，天不亮就起床，洗了把冷水臉，拿了竹竿，就把小過堂裏那羣鴨子趕到田坂上去。這樣，離開了家，暫脫愁城，也總算給家裏幫了點吧。吃飯的時候，把鴨子趕到門口。吃完了飯，她又趕着鴨子走了。一連是四五天工夫，家裏那幾間燒去的屋子，依然沒有補修的希望。這日中午，她趕着鴨子，正要回家去吃午飯呢，却遠遠的看到蔡老六走向家門。她暗叫一聲又是不幸，東家催租來了。

第十三章 煩惱都因喜訊來

蔡老六本來和王好德約好了的，過兩天來商量租子，他現在臨門，當然就是那件事。玉清覺得去聽他們的交涉，都是傷惱筋的事，倒不如不回去。因之她就在一棵大樹陰下，將鴨羣趕到那割了稻料的空田裏去。她手上拿的這根趕鴨長竹竿，頭上繫了一撮穗子，是棕樹葉

斷碎了代用的。她將竹竿插在大樹兜子的空眼裏，斜斜的伸了出去，那竹竿子上的樹葉穗子，臨風飄盪，倒有些像村酒店裏的賣酒招子。玉清坐在地面拱出來的老樹根上，頂起了兩腿，兩手抱了膝蓋，昂了頭望着那棕葉穗子出神。那蔡老六却由自己家門口叫了過來。也不叫玉清了，一路的叫着大姑娘。始而玉清還不知道他叫着誰，一直等着他奔到了面前，還是朝着人叫大姑娘。玉清站起來笑道：爲什麼這樣客氣？我不知道你是叫我，所以我沒有敢答應。蔡老六笑道：你本來是大姑娘，這並不算客氣呀。玉清對他看看，見他今天並不是平常作莊稼的樣子。上身穿了件青布短夾襖，下穿藍布褲子，還套上了襪子鞋呢。玉清道：六哥代東家到那裏去收租嗎？他搖搖頭道：這幾天，那個莊子的租都沒有收。大老爹也沒有工夫管這個。玉清道：大概今天由我家裏收起了？蔡老六道：大姑娘，你不要多心，我不是爲收租到你家的。我們大奶奶請你去吃晚飯，讓我來請。玉清將手指了自己的臉道：請我吃飯？這是奇事。你不要開玩笑。蔡老六將手摸了額頭道：我跑了這樣滿頭大汗，我會是和你開玩笑？玉清道：我不去，我也不配讓東家請我去吃。蔡老六道：真的，東家奶奶有話和你商量，你去一趟罷。玉清道：你忘記了蔡玉蓉恨我嗎？我到你們家去，她不會把棍子打了我出來。她說着這話時，就把腮幫子鼓起來了。而且是瞪了眼睛看人。蔡老六倒是一味的陪笑。他道：她不行了，出不了房門。她決計不敢和你見面。玉清頭一偏，說了兩個字，鬼話。說到這裏，劉氏也趕來了。她笑道：六哥一定要你去，你就去一趟罷。我也隨後就到。玉清道：這

不是一件奇事嗎？他們會請我吃飯？劉氏道：請吃飯是隨便一句話，你到他家趕上吃晚飯，他能不叫你吃飯嗎？叫你去總有事吧？讓你幫着裁兩件衣服呀，作個針綫活計呀，也不會就完全用不着你。玉清還是猶疑着。蔡老六滿臉是笑，只管彎腰，再三的說東家奶奶是誠心請她去。玉清道：我還得看守這羣鴨子呢。蔡老六道：那太沒有問題了。你全給我罷，我給你看一下午。玉清對他臉上呆望了許久，問道：你爲什麼這樣的客氣呀？蔡老六伸手搔了兩搔頭髮，笑道：你到我們家去和大奶奶一談，你就明白了。多說也是無用，反正我不騙你就是了。說着，又再三的催着玉清前去。劉氏見蔡老六那種特別客氣的樣子，若是只不肯去，也是怪難爲情的，這就向玉清道：你去一趟罷。等一會兒你若不回來，我就去接你。玉清低頭想了一想，又牽扯了幾下她自己的衣襟，先搖擺了幾下頭，然後笑道：這不很奇怪嗎？蔡大老爹在收租子的時候，不找爸爸談租稻，倒要我去談閑話。蔡老六又在旁邊勸着，去罷去罷！玉清道：我先去問問我爸爸。劉氏道：他到田裏割晚稻去了，沒有回來呢。你到東家家裏去，也用不着問他。玉清道：我去問問哥哥。劉氏皺了眉道：你又問他作什麼呢？女孩子的事，他也不知道的。玉清還是站在樹陰下面躊躇着。蔡家一位女傭工李大嫂，也是放快了步子，奔到了面前，她且不對王氏母女說話，先指了蔡老六道：東家就知道你請不動客，又派我來了。然後向玉清笑道：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東家奶奶要你去幫着裁兩件衣服。大概要好大一下午才能回來，你就在我們那裏吃晚飯罷。說着，牽了玉清一隻手，向劉氏道：我們

走了。她一面說着，一面就拉了玉清走去。玉清心裏也就想着，家裏也正用得着找東家幫助的時候，去找點機會說話有什麼不好？房子是自己燒了，由自己手裏把房子修起來了，那才有面子。心裏這樣一轉念頭，也就大爲活動了。但她想不起東家爲什麼要找到自己。問問李大嫂，她也說是到了那裏自知。等她見了張氏，一談起相找原因，這却非同小可，那是她作夢都想不到的事情。原來在王家失火的前一天，蔡爲經想着，老是在家裏生悶氣，也不是辦法，幹自己的正經要緊，還是算算各處佃戶的租帳罷。在帳簿上攤開帳本，擺好了算盤，開始算帳。還不會算完兩處呢，蔡老六由外面跑了進來，叫道：大老爹，來了稀客了。胡月中桂立仁兩位老爹來了。蔡爲經一聽這兩個人的姓名，他就是心裏一動。這兩位全是疏遠親戚，也是兩位小紳士。在七八年前，經他兩人作媒，把自己的女兒玉蓉許配了馮彩雲的兒子馮少雲。這兩個媒人，雖然有時也見面，但雙雙的光顧到家裏來，這却是少有的事。不用多猜，這是爲着女兒的婚事來了。不過女兒現在背着一個問題在身上，這時來提婚事，可以向圓滿上去猜，也可以向破裂上去猜。他鎖定了顏色，迎將出來。這兩位媒人，倒是一個裝束，全是新藍布大褂，頭上頂着一頂醬色新呢帽。見了蔡爲經，也是同樣的行禮，深深的各作了幾個揖。看他們後面，第二進堂屋裏，各歇了兩乘小轎，小轎上還各有一塊紅毡子。這是喜事的象徵，那末，這是向圓滿路上走的一條路徑，他心裏先安慰了三分，回着揖將兩位媒人引進了他的帳房。他分明知道這兩人同來，爲的是什麼事。不過他是女家，女家而又正帶着問

題，他就不說婚媾這件事了。只是招呼家裏人預備茶水火食招待客人，彼此坐着，只說些閑話。這位胡月中先生年紀大些，已留有兩撇八字小鬚。他手裏捏着一個摺好了的乾毛巾，左右上下的在小鬚子上抹了兩下，然後向着主人顛了兩顛身子，笑道：今天我和桂先生一路而來，這意思，大老爺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吧？蔡爲經點點頭道：煩動兩位月老，當然是馮府上請來的。但事先觀察那方面並沒有通知我一聲，我也只能猜個大概吧？桂立人雖是小紳士，他却粗魯些，粗眉大眼，一個黑臉蛋，說話也就不怎麼考慮。他笑道：你小姐身上的事，你還有什麼不明白嗎？有道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年頭，作父母的，是不可就誤兒女的婚期。就誤了兒女的婚期，父母是要負責任的。蔡爲經聽他這話，倒是臉上通紅了一陣。夾了一枝煙捲送到嘴唇裏吸了兩口，舌頭捲着哩囉哩囉的說不出什麼來，只是勉強笑了一笑。胡月中怕是桂先生失言，立刻接嘴笑道：誠然，是先要通知蔡府，我們這就是通知來了。馮彩堂先生說，他的大公子，下半年要到南京進大學了。現在若不給他完婚，也許會延到大學畢業後，那日子就太多了。馮府的意思，徵求蔡先生的同意，秋天就把喜事辦了。蔡爲經躊躇着道：秋天就給他們辦喜事，那太急促一點了。我家裏是一點什麼都沒有預備，可不可以延到今年冬天呢？桂立人搖了幾下頭道：那怕困難。馮先生的意思，正是讓他的少爺結了婚以後去上大學。這意思蔡先生也應該明白。年輕的人到了花花世界，那就是浮雲野馬的。可是結了婚，那就把野馬加上轡繩了。蔡爲經笑道：那也不盡然。胡月中將乾手巾抹抹鬚子

道：不管馮府的理由怎麼樣罷。男方既要辦喜事，照我們這地面的規矩，女方總是依允的。要由馮先生的意思，就把擇定的日期通知過來了。但是兄弟爲了禮節週到一點，和馮先生說，還是讓我兩人先來一趟。我們也知道蔡大老爹膝下就是這位令媛，當然有些捨不得。這沒什麼關係。完婚以後，馮少先生是要到南京去的。那時，你把令媛接回來就是。而且馮先生說：今年秋天完婚，也是蔡先生的意思，上半年，你就說嫁裝全預備好了。蔡爲經道：上半年，我倒是有這意思。不過現在才通知我，我覺得急促一點，讓我和內人商量商量罷。他這樣說着，但兩位媒人，却不肯作延期的表示。蔡爲經心裏有幾分恐慌，又不肯堅決說不辦婚事。磋商了許久，只得了個折衷辦法，要求兩個媒人轉商馮家，把喜期擇後一個半月，理由是要到南京上海去辦點嫁裝。兩個媒人料着他是推諉之詞，但爲了什麼推諉，却猜不透。背着蔡爲經商量了一陣，答應把他的意思，轉告馮彩堂，但明日是個好日子，一準明日雙雙送日子過來。兩個人的表示，好像喜期延長一個月，是沒有什麼問題的。蔡爲經留着兩位媒人吃過一頓午飯，就送着他們走了。他心裏想着，這兩位媒人，雖是幫着馮府說話的，但是馮府也沒有趕着娶兒媳婦的必要。自己又說是爲女兒到上海南京辦嫁裝去了，這也是好意，料着馮府也不能不答應。所以當日和張氏商量一陣，也沒有固定的主張，只是等到了次日媒人來了，再爲決定。可是到了次日中午，兩位媒人再來時，這形勢就大大出乎他夫妻意料了。因爲胡桂兩人說明了，今日是送日子來的。這在鄉下的規矩，是不能徑直把媒人引到小客

廳裏去的。必須在堂屋裏招待，以表示鄭重。所以蔡爲經就在第三進堂屋裏擺了棹椅，披上棹幃倚靠。大門外是用竹竿挑着長串子爆竹，派人把守着。看到兩乘轎子到了，立刻劈哩拍啦，就放起爆竹來。蔡爲經穿了長衫，加上馬褂，斯斯文文的走到大門外站着，等了兩位媒人下轎，就彼此各各三揖，然後客客氣氣引到第三進堂屋裏來。這種儀式，是表示事情極端的鄭重，決不能含糊。到了堂屋裏，正面是蔡家祖先的神堂，神龕下，已點上了兩枝大紅燭，也燃上了一爐香。兩個媒人站在堂屋中間，各向祖先深深三個揖，由胡月中向蔡爲經作了個深揖，在長衫的袖籠裏抽出一個大紅紙封套來，笑嘻嘻的交給了過去。照着地方風俗，主人就要當着媒人的面，把封套裏面的紅紙全帖抽出來一看。這全紅帖分着幾個段落，每段有一套客氣話。中間就寫着擇定了的喜期。那上面寫得清楚明白，是農曆九月初一日。蔡爲經看過，心裏一跳，連全身的肌肉，都跟着抖顫了一下。口裏也就隨着呵啞了一聲。但這是不能有什麼反抗表示的。昨日不該約着二媒人今日正式送日子來。今日若是用昨日那簡單隨便的接觸，那就不受什麼限制，現在當了祖先，在香烟繚繞之下，能把男家擇定的喜期駁回嗎，在平常不能駁回，就委屈辦喜事罷。這是八月十七，到九月初一，還有兩個禮拜呢。可是他想到他女兒玉蓉，也正是在這一個禮拜前後，要作小嬰兒的母親。縱有千鈞的壓力，他也不能讓女兒如期出嫁呀。他看到了喜帖，心裏大大的驚動一下。但立刻也想到驚動是無補於事的，相反，也許引着媒人的疑心，就要壞事了。他照着規矩，將封套筒好，捧着向祖先神

位作了個揖，供在神龕香爐下。然後引着兩位媒人坐下。他先笑道：我昨天煩二位轉達親家，把日期延長，不想倒把日子縮短了。胡月中拱拱手道：這請原諒。不是我兩人不和蔡大老爹說話。是馮少先生在九月半的時候就要到南京去，依着馮老先生說，九月初一，本來就晚了。好在少先生已把大學考取，遲到幾天，也沒大關係。但太遲不得。若照大老爹意思，再遲一個半月辦喜事，那就到冬初了，這學期還能讀書嗎？馮老先生說，少年人第一步進大學，不要太誤功課。至於大老爹說爲姑娘辦嫁妝的事，馮老先生說，時代不同了，不必守那些古套。大老爹疼愛姑娘，一定要辦，也可以事後補辦。蔡爲經聽了他這些話，真是哭笑不得，忙中無計，也想不出什麼推辭的話。同時，他預先約好着幾位陪客的大小紳士也都來到，他當了大衆，更是說不出什麼話了。媒人是依然擾了一餐午飯就告辭而去。他們曾再三問到他當了大衆，更有說不出什麼話了。媒人是依然擾了一餐午飯就告辭而去。他們曾再三問到他當了大衆，更有說不出什麼話了。媒人是依然擾了一餐午飯就告辭而去。他們曾再三問到什麼儀節？口裏只說聽馮府的便。送媒人到大門口的時候，媒人再問一遍，他也是照樣答復一遍。媒人走了，陪客也走了。蔡爲經呆坐在堂屋裏半小時，料着大家都已遠去，他就一拍桌子，由堂屋裏直向張氏屋子裏跑去，叫道：我看這事是怎樣得了？到日子我拿什麼人交出去？要我的老命了。張氏正也是爲了這事，坐在屋子裏發呆。蔡爲經叫着跳進來，這就站起來相迎道：你叫什麼？你怕知道的人太少了。蔡爲經道：你看這件事怎麼辦？只有十幾天的日子了。說着，背了兩手在身後，只管在屋子裏轉來轉去。走着路的時候，而且是不住的搖

頭。張氏看到桌上放着水煙袋，順手提了過來，在抽屜裏抽出一根紙煤，正待起身向廚房點火去。蔡爲經一把將她扯住，瞪了眼道：「我和你說話呢，你不要躲開我呀。」張氏道：「我躲開你作什麼？你讓我抽兩袋煙，慢慢的思想主意。」蔡爲經道：「不用想了，你去問你那丟醜的女兒，她打算怎麼辦？她總知道馮家送着日子來了罷？張氏也不去點火了，捧着無火的水煙袋，在椅子上坐下去了，望了蔡爲經道：「她有什麼法子呢？你願意她活着，你就讓她活下去。你不願她活着……」蔡爲經跳起兩尺高，頓了腳道：「我饕豬似的，關着屋子裏養她，我還不願她活着嗎？你也幾十歲的人了，你看我們這地方，有什麼人家，把沒出嫁的大姑娘，供養在家裏添外孫的？張氏皺了眉道：「唉！你就不要喊叫了。事已至此，除了毒死她……」蔡爲經道：「弄死她也交不了卷。那挺着大肚囊子的死尸，我送到那裏去？」張氏道：「昨天晚上，我和她談了半夜，她說若是在一個月以後，那就有法子了，她估計幾天之內，那孽障可以出世。那時，她就滿月了。」蔡爲經昂頭冷笑了一聲道：「是滿月了，你這外婆，還打算辦滿月酒呢。」張氏捧了冷水烟袋在懷裏，望了他道：「話總是這樣說呀。你儘管怪我有什麼用？作父母的不都有管教不嚴的責任嗎？她也說了，馮家這婚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你就向馮家說，彼此把婚事廢了罷。」蔡爲經拍了桌子道：「你母女簡直是一對糊塗蛋。離婚？你早幹什麼去了？這個時候和人家去談離婚，那不說明了是臨陣脫逃？若說父母作主的婚事不算數，早就該說。除此之外，我找不出馮家什麼錯處。解除婚約的話我說不出口。就是說出了口，馮彩堂也不是好

惹的，他若到法院去告我們一狀，我們自己心裏就屈着理呢，敢和人家去對質嗎？張氏道：我是轉說玉蓉的話，我也不能糊塗透頂到那種程度。蔡爲經道：哼！你以爲你不糊塗透頂呢。說着這話，他在張氏對面椅子上坐下來，長長的歎了口氣，將頭垂了下來。他將兩隻手環抱在懷裏，頭垂下來，下巴幾乎是和手臂相碰了，然後連連的搖撼了幾下道：說的糊塗透頂，連我也是包含在內的。他坐的椅子，緊靠了方棹子的，他將右手一個食指，不住的在棹面上畫着圈，最後，他將手一拍棹子道：我這本卷子實在沒法交出來，只有十幾天了。張氏在抽屜裏找到了一盒火柴，點着了紙煤，終於吸上水烟了。他連吸了幾袋水烟，將烟袋抱在懷裏，紙煤插在烟袋底和左手掌之間，豎斜了起來。她右手捻着紙煤，沉着的想心事。紙煤是捻了又捻。最後她向蔡爲經笑道：我倒想得了個辦法，說出來了，怕你不贊成。蔡爲經道：只要能解決困難，什麼法子都可以，你說罷，是什麼法子呢？於是張氏伸着兩個指頭，說出她的妙計來。

第十四章 重幣甘言說佃農

這位東家奶奶張氏，雖是個知識很有限的人，但她也受到有相當文化的薰陶。這文化是什麼呢？就是鄉下的徽班戲，和大家傳說的鼓兒詞。張氏看到蔡爲經十分無奈的樣子，她就逼出了個主意了，這就沉吟着道：我倒是有個主意，不知道你看行不行？我們來個二仙傳

蓮罷。說着伸了兩個指頭微微一笑。蔡爲經道：我都氣瘋了，你還笑得出來呢。張氏道：我是想我出的這個主意，不怎麼高明，說出來了，你會好笑的。蔡爲經那個在桌上畫圈圈的手指，依然不住的畫着，也就沉吟了道：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你就說出你的主意來聽聽罷。張氏道：我也是聽鼓兒詞聽了來的。是一段什麼鼓兒詞上呢，說到這麼一件事。到了姊上轎的日子，姊姊不願去，就換着妹妹嫁過去了。還有一段鼓兒詞，姊姊不願嫁，由弟弟扮個新娘子嫁過去了。蔡爲經道：你這不叫廢話。我們家裏，那兒去找這樣一個妹妹和弟弟去？張氏道：當然是沒有。我却想起了一個人了。王家的玉清，長得和玉蓉一樣……蔡爲經跳着站了起來，兩手亂搖着道：不要談你這個屎主意了，你以爲可以叫玉清冒充玉蓉代嫁了過去？無論馮家識破了，那是個更大的麻煩。你想想，王玉清憑什麼肯和你女兒作替身？而且我聽說她也早有婆家的了。張氏道：你不要性急。我不過是出這麼一個主意，也不是說辦就辦。再說事到頭來，我們總要想個主意，可行不可行，大家商量了再看事行事。蔡爲經道：你以爲你出的主意，還值得商量嗎？張氏道：我也仔細想了一想，這事恐怕不行，那就不必再提了，讓王家知道了，事沒成功，倒讓人家說上一頓，那也就怪不好意思的了。夫妻兩個人討論一陣子，也就歎着氣分手。蔡爲經知道這件事是日子拘束着的，想不出辦法，也得想辦法。不然，到了九月初一，馮家把花轎抬來了，沒有人坐了回去，那就是一場官司，而且面子也十分的難看。他想着這事是坐立不安，茶飯無味。到了晚上，一個人在帳房裏發着

呆吸紙烟。桌上擺的幾部三國演義水滸傳之類，雖然是看熟了，但實在感到無聊，不免在煤油燈下又翻上了一翻。在看不下去的時候，吸着紙烟，又在屋子裏散步消遣。在屋子裏散步膩了，就走到堂屋裏轉着圈子。正是大半輪殘月，高出了屋檐，由天井裏照過來，在堂屋裏地上，印了一片月光。他那煩悶的心事覺得輕鬆了一點，也就情不自禁的走到大門外來。看到眼面前一片清涼，月亮照着遠近的村莊樹木，成堆的頂出模糊的青影，那垂老的青蛙，在有水的田溝裏，還偶然發出咕咕的幾聲。這寂寞的原野裏，西風在村莊樹林子裏帶了一些瑟瑟的響聲，正是可以添着人的一些興致。忽然幾聲怪叫，由不遠的地方傳出來，向那地方看去，一陣火光上冒，月光下湧出整團的濃煙，這是村莊發火了。他也隨了怪叫的聲音，把家裏人叫出來。蔡老六一看，就說是王好德家裏。爲了怕出意外，蔡老六就打着一個有蔡字的四角燈籠，引着東家到王家去看火。這燈籠並不在照亮，而是要表示紳士的排場。他在火場上看火的結果，覺得那燈籠並沒有引起鄉裏人多大的注意，他回來的時候，心裏暗自忖着，是大家在救火，沒有工夫來敷衍我這位紳士呢？還是我家裏的醜事，已經讓大家知道了，對我有些輕視呢？若是現在就輕視我的話，和馮家的婚事鬧決裂了，不但是本村子裏人，這一鄉，甚至這一縣的人都瞧不起我了。於是王家這回失火，又引起了他的許多的疑心，悶了兩天，去馮家迎娶的日子又近了兩天。他在家裏煩不過，就不分早晨上午黃昏，老是在田坂上散步。遇到了鄉村裏人，人家總是拱拱手，或者點點頭笑道：恭喜呀，三姑娘快將出閣了

。有人還說：三姑娘是早就準備作新娘子了，好久在家裏不出門。他聽了這些話，都覺人家是有意諷刺。尤其是人家老遠的放下笑臉來，他覺着這裏面，有不少的嘲罵包含着。所以對村子裏人相遇，他全是不感到興趣的。不過他看到王家人總是愁眉苦臉的時候，他便想到他們正需要幫助，那是可以利動的。但又想到玉發和玉清的態度，總是不服氣的樣子，又覺得倒也未必可動。他曾幾次走到王好德門口，想找他談談。可是將到他門口時，他想着這話怎麼和他說呢？於是順着路又繞開了他的屋子了。有一次下午，下了決心要去找王好德了。在打稻場上，遇到了玉發坐在稻草堆邊曬太陽。老遠的就向他點了個頭，臉上還帶了笑容呢。玉發手扶了稻草堆站起來，臉上沒有一點笑容，望着人家點了兩個頭道：大老爹。有什麼事找我父親商量嗎？蔡爲經想着，難道我的意思，他已經知道了？笑着連連的搖了兩下頭道：沒有什麼事，我在田坂上散步，順腳走到你這裏來了。玉發道：請到家裏坐坐。蔡爲經看他臉上依然沒有笑容，也就不想進去了。他錯過了這個機會，也還是不能把念頭完全拋却。到了次日正午在田坂散步的時候，遠遠地看到玉清趕了一羣鴨子下堤來。這堤在小河邊上，堤裏有一片水田。割完了稻，太陽照了幾寸高的稻樁子，浸在白光蕩漾的淺水裏。那羣鴨子伸長了頸子在水田裏找螺螄水蟲吃。堤上一排垂楊柳，很長的柳條，低低的垂着，微微的風吹來，那柳條直像道士手裏拿的拂塵似的，只管在水田上拂來拂去。玉清穿件花布褂子，被柳條罩在綠陰裏。她那苗條的身材，遙看去也像是很美麗的。他就遠遠的向那邊堤岸上連連

的招了幾招手。玉清將垂柳條分了開來，把身子露出，向這邊也點了幾點頭，也像是回禮的樣子。她沒有作聲，也沒有要走過來的樣子。蔡爲經一想，她這種點頭的姿態，好像也是不大願意。他想着，也許昨天和玉發說話，他們已看出了找他們的形跡了。這又不敢向她走近，竟自走了。但這次相遇，玉清和玉蓉的相貌相像，又給了他一個很深的印象。他回家之後，仰身躺在床上仔細想了一想，他算了算花轎來接人的日期只有六七天了。實在不能再有什麼延誤。他突然的將床鋪一拍，叫了一聲道：罷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就費他大大一筆費用，料着他不管應，也不致於……不，不，我另有辦法。他像發了神經病一樣，立刻把蔡老六叫了來，將手亂揮着道：你去把王好德給我叫了來，我有話和他說，我有話和他說。說着，將手亂揮了一陣。蔡老六以爲他是要找王好德收租了，這件事大，不敢耽誤，滿田坂去尋找，不到一點鐘，把王好德找來了。王好德看到蔡老六那急急忙忙尋找的樣子，他料着必有急事商量，那自然是租子了。但收租子何以突然急了起來，也許是東家願意出點錢補貼修蓋房子吧？心裏存着不可捉摸的思想，臉上也就帶了猶疑的樣子，隨蔡老六走進東家帳房。蔡爲經靠了椅子背坐着，昂了頭望着窗外的天色，口裏啣了一枝香烟，只管出神。看到王好德進門，他跳了起來，點頭笑道：你來了，好極了，好極了，請坐請坐。說着，向帳桌邊一把黑木椅子指了一指。王好德看到東家相當的客氣，倒不是催索租稻的樣子。搔了兩搔頭髮，笑道：大老爹叫我來有什麼事嗎？蔡爲經道：當然有事，我們慢慢的談。先吸一枝烟。於

是他存那百貨架而兼書架的下層，於故紙堆中摸出一盒紙煙來。抽出了一枝，送到王好德面前。他兩手捧了接着。蔡爲經先坐下了。指着黑木椅子道：坐下罷，不客氣了，我們是兩代的東佃了。這裏沒你什麼事。你叫李嫂弄點葷菜，我中午和王好老喝兩杯。你燒壺開水來，把我的好茶葉泡一壺好茶來。說着，對站在一旁的蔡老六將手揮了兩揮。他自然很明白，東家是爲什麼留着王好德說話的，悄悄的就走開了。蔡爲經和王好德抱了賬桌子角坐下。並擦了一枝火柴給他點着紙烟。然後笑道：我們賓東相處幾十年，總也沒有好好的談過一次。今天你在我這裏喝兩杯，我們慢慢的談一談罷。王好德將手指夾了紙烟放在嘴唇裏吸着，現出那不自然的樣子。笑着彎了腰連說了兩聲是。蔡爲經道：王好老，你不要客氣。我們隨便的說，你有什麼事要我幫忙的，當然，我是盡力而爲。王好德實在沒有想到東家老爹會說出這樣一句好聽的話。不管他是真心或是假意，這樣的話總是十分入耳的。便將身子起了一起，笑道：那是太好了。我們……蔡爲經見他是斷章取義的答話，這很是不妥，於是又接着道：當然，我若有需要你幫忙的時候，你也不會推辭的吧？有道是魚幫水，水幫魚。王好德看了一看東家的臉色，覺得是十分的自然，這就點了點頭，用不太高的聲音答道：那是自然。但是東家老爹還有要我們幫忙的時候嗎？蔡爲經笑道：人生在世，都是彼此幫忙的，誰能夠說不要人幫忙的話呢？你聽過這樣一個故事嗎？獅子捉到一隻老鼠，老鼠說，你別拿腳踏死我，將來我也有幫你忙的時候吧？獅子聽了它這話，真是好笑，他說，我倒不必要你的命。不

過你說將來要幫我的忙，那却是個笑話。你看你身體這樣的小，小得不夠我一腳踏的，你能幫我的忙嗎？它這樣說着，還是含笑把老鼠放了。後來獅子讓打獵的將繩子綁着了，繩子套在頸頸子上，獅子並沒有法子去咬掉它。獅子儘管大肆咆哮，一點也沒奈何。到了晚上，那個被放出來的老鼠，悄悄的跑到獅子頸頸子上，對了它的耳朵，輕輕的說：獅子先生，你還認得我嗎？我就是你放走的那隻老鼠呀。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我會幫你的忙的，我現在來救你來了。說着它就跑到繩子上去，把繩子咬斷了。獅子得了自由，老鼠就對它說，獅子先生，你現在相信了吧？我這樣頂小的身體，也可以挽救你頂大的身體的。你看這段故事，不是說明了人生在世，彼此都可相救嗎？王好德吸着烟，笑着連連的點了幾下頭。蔡為經將桌上的紙烟盒子拿起，又抽出一枝紙烟來，放到桌子角邊，向他笑道：王好老，你再來一枝。王好德正也和東家談得高興，這枝烟既遞了過來，也就拿起來在嘴裏放着。蔡為經又擦了一枝火柴給他把烟點着。笑問道：王好老，你聽了我說的故事，你相信也可以幫我的忙嗎？王好德兩個指頭夾了這枝烟放到嘴唇角上，使勁吸了兩下，也點點頭道：東家老爹，我相信你這話。走個路呀，跑個腿呀，我總也可以行呀。蔡為經微微的擺了幾下頭道：不僅是這樣。你救我命的时候，也許都有呢。你看那老鼠不是救了獅子嗎？你決不是老鼠，我也比不上獅子，所以你一定可以幫我們的忙的。王好德覺得東家的話是越說越好聽，也就更透着高興。同時，也就覺得東家不是那樣神聖不可侵犯了。微笑道：說起要人幫忙起來這倒是真的。

我燒掉的那幾間房子……蔡爲經不等他把話說完，立刻接了嘴道：那沒有問題，你稍微出點工，所有的料子都歸我出錢辦理。我說的工，是指粗工，泥瓦匠的工資，都歸我出，就是伙食，也算我的。王好德突然站起來道：哎呀！東家老爹！蔡爲經笑着招招手道：坐下坐下。你和我種田難道還要自己帶着房子來住嗎？王好德真想不到東家找來談話，竟是這樣的好事。而且連佃戶心眼裏的話都說出來了。嘻嘻的笑着坐下去，正不知道要用什麼話來感謝東家。蔡老六就用大瓷壺泡了一壺茶來了。蔡爲經拿過兩隻瓷杯，首先就斟了一杯茶，送到他面前。王好德兩手捧着，起了一起身子。蔡爲經笑道：我們自己老弟兄，你客氣什麼。蔡老六放下茶壺，又走了。蔡爲經起身，掩上了房門，後又坐下。呷了兩口茶，又咳嗽了兩聲。然後笑道：蓋房子的事，你不用煩心，全都交給我。你挑回去的稻子，只管賣了用，將來我們再算帳。日子長着呢，今年還不清，明年後年再後年，總有一天還清的時候呀。王好德抱了兩隻粗糙的拳頭，拱了兩拱道：東家老爹，你太好了，你太好了，我怎樣報答你呢？蔡爲經提起茶壺來，向佃戶杯子裏斟着茶，答道：自己老弟兄，說什麼報答的話？我有什麼事要你出力的話，你也給我出點力氣就行了。王好德道：那是一定。東家有事的時候，只管對我說。蔡爲經說好的好的，連連的點了幾下頭。接着，他們說了些閑話。蔡爲經說來說去，總是給王好德許多好處。當然，王好德也就很高興的談下去。一會兒蔡老六將一隻大木托盆，托了午飯來。共是六個飯菜，計是米粉肉、煮鯉魚、韭菜炒雞蛋、小蝦子煮豆腐、十錦鹹菜

、小白菜，在王好德看來，幾乎樣樣都是精緻的，另外還有一錫壺酒，都放在帳桌上。蔡爲經笑道：沒有第三個人，我們就在這裏吃罷。談起話來，也方便些。王好德站起來，只是向東家拱拳頭。蔡爲經笑道：我已經和你說過了，彼此不要客氣，你怎麼還客氣呢？坐下坐下。說着，將他讓着在帳桌上對面坐下了。提起酒壺來，就向王好德面前的杯子裏斟下酒去。王好德重又站起來，却給按下去，他實在沒有法子和東家客氣下去了。便笑道：東家，這樣罷，酒壺交給我，我愛喝多少就多少。你老喝，也自己斟，這就省事多了。說得高興，自己就可以斟兩杯。蔡爲經道：好哇！就是這麼辦罷。說着，先端起杯子來，比齊了鼻尖，向王好德遞上一杯。王好德見東家和自己成了忘形之交，也就很高興的對斟對飲起來。蔡爲經舉着杯子喝了一口，嘴唇皮吸着杯子沿，刷的一聲響。然後將杯子放在桌上，用手掌按了，然後向王好德點了個頭笑道：老哥，你我有事可以互助，有話也可以多商量。你我借酒遮了三分醜，無話不說，你覺得我的日子，比你過着舒服的多嗎？王好德點點頭道：你這樣一分大家財，自然是很操心的。蔡爲經道：家財那無所謂，錢這樣東西是人掙來的。只是兒女的事情，實在讓人心裏拴上了疙瘩。王好德道：你老腳下，不就是一位姑娘嗎？蔡爲經歎了口氣道：一位姑娘，唉！就是一位姑娘壞了。王好德幾杯酒下肚，胆子自然是壯些了。看了東家的臉，點了兩點頭道：她自小是嬌生慣養的，又在學堂裏唸書，免不了多花你老幾個錢。蔡爲經道：花錢？她把我一份家財全花空了，我也不怪她。說着話，他放下了筷子，將手一拍桌

沿道：她這一下子，幾乎送了我的命。王好德向他又看了一眼，笑道：嫁女兒那總是一筆大開銷。你老就是一位姑娘，在她身上就多花一點罷。蔡爲經擺了兩擺頭道：我說了不爲的錢。你不說嫁女兒也罷了，你說到嫁女兒，這頓飯我就吃不下去。說着，他還是真的站了起來，在屋子兜了兩個圈子走着。那兩道眉毛幾乎是皺着合到一塊兒去。王好德也就不能喝酒了，放下了杯筷，向蔡爲經望着。他二次入座，兩手按了桌沿，伸過頸頸子來，向他放出很誠懇的樣子道：王好老，我的女兒，一千個一萬個不如你的女兒。王好德笑道：你老客氣。我那個黃毛丫頭，算得什麼？蔡爲經道：我不說，你不明白。我這個女兒，簡直……說到這裏，他回過頭去，將掩上的房門又看了一眼，才低聲道：我糟心透了，我這個女兒是嫁不出去的。王好德聽了這話，也是一呆，望了東家道：你老這話怎麼講？蔡爲經昂起頭來，長長的歎了口氣道：她不學好，害了一種不能見人的病。王好德略微有些理解了，還是望了東家，呆仰了臉不能作聲。蔡爲經道：我說了借酒遮臉，我就逕直告訴你罷。於是他就把玉蓉實在的情形一一說了出來。

第十五章 投奔念叟送財來

關於蔡玉蓉的事，外面自然是有些風言風語，王好老還在疑信之間，現在倒想不到這話由東家口裏來證實。他默默的舉着杯子喝了兩口酒。向東家點點頭道：這實在難怪你老煩紳

，喜期又太近了，你老想出了什麼好主意嗎？蔡爲經道：這有什麼主意，預備打一場官司，把婚事取銷了罷。不過這樣一來，我們這一鄉，可出了大新聞了。我一世英名，從此付於流水。你想，這官司還打得贏嗎？我這件醜事，還瞞得了人嗎？王好老點點頭道：的確是這樣。這只有個法子，派人去對馮家說，三姑娘害了急病，把喜期延長一兩個月。蔡爲經搖搖頭道：這個法子，我已經想過了，那是不行的。你說有急病，人家若請個醫生來看病，你能夠拒絕人家嗎？王好德道：這話倒是，但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法子嗎？蔡爲經道：法子倒是有了一個。我正想着這個血心幫忙的人呢。說着提起酒壺，對王好德杯子裏注上一杯酒。接着道：只要有這個人，我的大難就可以脫掉。這個人只要和我出面幫一天一夜的忙，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他。王好德道：要怎麼樣一個人呢？他舉起杯子來喝了一口。蔡爲經道：我也仔細想了，這只有這樣一個偷梁換柱的辦法，到是喜期，找一位年紀差不多的姑娘，代替着嫁了過去。在那邊拜過堂，新娘就裝起重病來。到新房裏去躺下。請新郎不要進房，我這裏派一個親信的人跟了去陪伴着。到了第二日，新郎新娘雙雙回門，我把新娘留下，留在家裏養病。養過了一個月，我這個丟醜的女兒，也就可以真的抬過去了。人不知鬼不覺的，這個困難問題，就可以解決。王好德道：這法子雖然也可以試試，但是馮家人認得你們三姑娘吧？若是看了嫁過去的人，和原來面貌不對，那不要質問的嗎？就是瞞過了，將來三姑娘自己去，又和原來新娘不同，遲早是要露馬脚的呀。蔡爲經點點頭道：你這話顧慮得是。後事不談，

第一關就難過。玉蓉喜歡在外面跑，馮家人當然是見過的。而且也拿過相片去過了。王好德道：是了，這就更不好了。他舉着杯子喝了口酒。沉吟着將筷子伸到菜碗裏去緩緩的撥着菜。蔡爲經對他臉上注視了一下，微笑道：倒還是有一個救星的。找一個相貌相同的人，代替了過去，不就沒有破綻了嗎？王好德聽到此，心裏大爲明白，他是說到了王玉清了。對蔡爲經臉上回看了一眼，沒有作聲。蔡爲經突然放下了杯筷，走到桌子外，向王好德作了個揖道：老大哥，這事只有求你了。你的姑娘，長的和玉蓉八九不離十，你若願意和我幫這個忙，你要求什麼條件，我都可以考量。王好德也站起來了。答道：哎呀！這事困難，玉清是有婆家的呀。蔡爲經道：這個我知道。這件事，只要你我兩人保守秘密，有誰知道？玉清又很聰明，也很有作爲。讓她扮了新娘嫁過去，裝病呀，對付馮家人呀，她一定可以做得絲毫不露痕跡。第二日回門，換了衣服，悄悄的就由後門回家，什麼事就沒有了。坐下來喝酒，我們慢慢的說。王好德心想，怪不得對我這樣客氣。原來要我父女和他去作一回大騙子。他心裏的省悟，反映到臉上，現着有些不愉快的樣子。蔡爲經就知道他不大願意。就陪了笑道：我很明白，這件事讓你很爲難的，但是我在錢財上，決計大大的幫助你一下。痛快的說，你從今年起，三年可以不交我的租子，而且以前的欠款，一概都免了。你燒去的三間草房，我負責給你蓋起。對於你女兒，我另外有筆報酬。這都不算，馬上我給你二十擔稻子價錢的現款，你也好去添製東西，重整燒後的家庭。老大哥，這是一件很好的走運機會，你要想想呀。

王好德吃着人家的酒飯呢，東家又說了許多貢獻，他心裏一百二十個不願意，也不好說着太決裂的話。便沉着了臉色道：你老說的，怕不是好話。不過這件事，我不能完全作主，我要回去和家裏人商量商量。蔡爲經點點頭道：那自然是要大家商量的。不過你總可以作一大半的主。我給了許多好處，我想你女人一定也願意的吧？王好德把他面前杯子裏最後半杯酒，端起來一飲而盡，然後放下杯子來，手按了桌沿，望了東家道：我們當然是窮，可是也不能見錢眼開，什麼事都答應幹呀。蔡爲經對他臉上看了看，見他並沒有什麼喜容，於是收起了以後不斷的笑容，正色道：王好老，你不要想扭了。我給你這麼些個好條件，你若是不答應，那我們就向壞處作了。第一，你得給我新舊租子，第二，你還有一張借條在我這裏呢，欠的租子，可是按月二分息呀。第三，曹四老爹口頭作中說過的，你欠租不給，是那兩口豬作抵呀。現在你兩口豬可都沒有了。你還能找什麼東西出來抵帳呢？人都是談個交情，你不和我談交情，我自然也就不和你談交情了。你自己想想，還是彼此談交情的好呢？還是不談的好呢？王好德陪笑道：當然是彼此談交情的好。蔡爲經道：既然如此，吃完了飯，你且慢走，我們詳細的談談。王好德看這情形，東家的態度，是有點變卦。酒是不喝了，陪着東家吃過這頓午飯。蔡老六又重新泡了一壺茶來，而且又把老板的糖瓷面盆，好白毛巾，舀了一盆水來洗臉。在將洗臉盆到他面前桌子上的時候，向他遞了個眼色，低聲道：東家請你幫忙，你就量力而爲罷。東家也不會虧了你。不然的話，你也就不能有虧東家的呀。你欠的那些

債，你也心裏明白罷？說着，他又遞個眼色，然後走去。同時，自言自語的道：吃不窮，用不窮，算計不通一世窮。王好德在這帳房裏洗臉喝茶吸煙，混了一些時間，看東家的臉色，却還是板着的，一時也找不着什麼話來說。只是坐了默然的吸煙。蔡爲經手上端了一杯茶，架了腿坐着，望了王好德沉吟道：你今年大概要交我多少担稻子呢？他這本帳是爛熟的，立刻答道：二十五六擔吧？問道：欠租呢？他道：還了三擔，還差個七擔。問道：你用了幾擔了吧？他道：四五擔。蔡爲經淡笑道：那末，你是四寸擔稻的出帳了，你收割回去的有多少？他道：也就不到六十擔吧？蔡爲經道：那末，你還清了欠租，再蓋房子添傢具，你還能剩多少食糧過冬？我說老實話，你既不念交情，也就不能怪我無情。你欠我的，你得還我。我們鬧翻了，也不過是一場官司。我打一場官司是打，打十場官司也是打。他說着話，一拍大腿，表示了他的決心。王好德一看這情形，東家要翻臉了。便帶了三分無可奈何，七分笑容，向東家一點頭道：你老有所不知。我家的事，我可以作主。別家的事，我不能作主。我那女孩是有了人家的。假如我答應東家，讓玉清冒充一次，反正是一天一夜的事，也沒什麼。不過這事讓李家知道了，他們不依我，我又怎麼辦呢？那也是玉清終身大事呀。蔡爲經道：你若是顧慮這一層，我倒也是同情的。這個我也和你想到了。我聽說，玉清很不願意她的婆家，有這事嗎？王好德道：李家倒是有意早完婚，也爲了彼此都窮，把喜期就延遲下來。蔡爲經帶了微笑道：也不光爲這個吧？我知道：你女兒是許給李家第二個兒子，那孩子放了莊

稼不做，跟了鎮市上一班小流氓瞎混，還很愛賭錢。玉清是個力爭上流的女孩子，對於這親事就老不願意。你們家對李家的事都不敢提呀，提了玉清就生氣，是不是？王好德道：這些事，你老都知道？蔡爲經道：同村子裏的人，誰又不知道？李家的事，你放心，我可以派人和他去商量。假如李家答應了，你們應該沒什麼說的吧？王好德道：李家若肯答應，我們自然更沒說的。這樣一說，蔡爲經臉上又有了笑容了，點點頭道：只要你有這樣的活動看法，事情就好辦。我們的話，說到這裏爲止。你還在我處坐一會，談談閑話，把你這顆心安定了，今天你回家去，一個字不要提，明天下午，你到我這裏來，我有完全妥當的辦法告訴你的。王好德也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猜不透他有什麼好辦法。他想着馮家的喜期，就是這樣幾天了，拖他幾天，事情就過去了，那時候，出了什麼亂子，東家也不能見怪了。他心裏鑽心過來，又和東家談笑如常。高高興興的回家，蔡爲經還送到大門口呢。蔡大老爹回到了帳房裏，蔡老六跟了進來，問道：王好德這傢伙，好像還不大願意呢？這回事，他要不幫忙，我們真不必和他客氣了。蔡爲經笑道：不要緊。現在是半下午，趕二十里路路程，天還不黑。不要對人說，你馬上跟我到小河口鎮上去一趟。蔡老六道：那什麼意思呢？那裏找不到什麼幫忙的人呀。蔡爲經道：我們走在路上慢慢的談罷，天機不可洩漏。蔡老六倒想不出東家和王好德一席談話會有了什麼更好的妙策。依着東家的話，代預備了一隻小旅行袋，就出門而去。他們到了小河口鎮市上的時候，太陽還是剛剛下山。找了個客店的房間住下。

伙計進來送過茶水，問要預備晚飯嗎？蔡爲經道：不忙，晚上，我也許小小的要請回客呢。我和你打聽一個人，有個李家村的李端才，今天來到了鎮上嗎？伙計搖搖頭道：不知道這樣一個人。蔡爲經道：他父親叫李茂源，在這市上開過小酒店。伙計笑着哦了一聲道：你說的是李二狗。這是鎮市上一個小混子，他找人，人家還躲着他呢，你先生倒要去找他。蔡爲經笑道：什麼人也有用，小混子也不見得就沒有用呀。你能不能替我們找他一趟？伙計笑道：那容易。這幾天晚上茶館裏有人說水滸，他準在場。蔡爲經道：他也聽個評書。伙計道：聽什麼評書！他硬幫着人家收錢，每天晚場抽人家幾文。說不定已經在茶館裏先等着了，一上燈就開書的。蔡爲經道：那很好，請你引我們這位同伴，先去和他見見。說着，指了在一邊坐着的蔡老六。伙計一看這位蔡先生是個大紳士模樣的人，也就樂於做跑腿，立刻將蔡老六引走。這鎮市是個小水碼頭，相當繁榮，在十字路口，有家大茶館，秋涼稻熟魚肥，正是茶客上座的日子，這時晚燈未上，已坐了大半堂人。伙計走到門口，向屋檐下一指道：他不在那裏？二狗，有朋友找你呢，晚飯你有了辦法了。說時，一個二十上下的小伙子，在茶座上站了起來。那小伙子雖是鄉下人，頭上却留着四五寸長的分髮，身穿件青布短夾襖，將正中一排鈕扣敞着，露出了裏面草綠布襯衫。口角上斜啣了大半截紙烟。他將手夾下了紙烟，指了自己的鼻子尖道：老胡，那裏出了事？要我幫拳。老胡指了蔡老六道：這位遠路來的朋友找你。蔡老六向前，點點頭道：李二哥，你大概不認得我，我是蔡莊來的，我叫蔡老六。

二狗正是獨佔了一張茶桌，就讓出座位給二人喝茶。老胡有事走了。蔡老六就和他坐下，二狗向堂中一招手道：伙計，泡碗茶來。蔡老六笑道：這倒不必客氣，這樣反教我不安了，我還得好好的請請李二哥呢。李二狗將一脚抬起來蹲在板凳上，露出了他的深藍布新褲子，褲腳管的下面却還是兩隻舊皮鞋呢。他笑嘻嘻的道：老哥，你是我岳父家裏來的人，我得向你低頭三尺。說着，在衣服口袋裏亂摸索一陣，摸出一隻夾扁了的紙煙盒子，他伸着兩個指頭在裏面掏摸了幾下，却是毫無所得。蔡老六倒是在衣袋裏掏出煙來反敬他。茶房泡着茶來了，喝着茶彼此客氣了幾句。蔡老六笑道：你是個精明少年，在你面前，不用耍花樣。我和我的東家，今天到這鎮市上來，就是來向二哥商量一事情的，你若是答應了，可以發個小財。李二狗夾了煙捲在嘴裏吸上一口，然後噴出煙來，像一枝箭似的，向空中射着。笑道：財神菩薩走到屋子裏來了，財神菩薩特地來挑我發一注財，我還不是鞠躬歡迎嗎？有什麼話你儘管說罷。蔡老六道：你若不是社會上要得開的一位朋友，這話我也不和你說。我得先反問你一句，王好德對你的感情如何？李二狗道：你問這話，我就明白了十之七八。說着，把頭伸過來，就着蔡老六的耳朵道：王好德的女兒，長得不錯。大概是有人看中了，要我出讓。那沒什麼？有錢就行！他說着笑了一笑，又把紙煙送到嘴裏吸上一口。將眼光射着蔡老六的臉。他笑着搖手道：不是不是！但也和她有些關係。李二狗道：實對你說，王好老對我沒什麼，他也說不出什麼。只有他女兒，說我做流氓，不做莊稼，很想悔婚。前年我就想把人接

過來，一直推到現在，還是不肯將就。當然我很窮，我也辦不起喜事。拖着就拖着罷，我一條爛繩子繫死一條牛，反正我不鬆口，他女兒也嫁不了人。不然的話，我們就是一場官司。他女兒還沒到二十歲，據懂法律的人說，她的婚姻還不能自主呢。我也想了，中秋總在年裏，明後年她有二十整歲，大概就該和我鬧了。鬧就鬧罷，反正我不能白放手。漂亮老婆個個都想，我爲什麼……蔡老六笑道：二哥，你完全猜錯了，你以爲我們東家吃飽了飯沒處消化，要管你們這鬧事。這個全談不着。二狗道：你們特意找我來了，又說和她有些關係，那是什麼事呢？蔡老六道：茶館裏人多，我們到酒館子裏去找個小單間，慢慢的談談心。李二狗站起來拍了肚子笑道：晚飯正沒有着落，攪你財神一頓也好。對過四仙居，後樓小房間臨着河，就好談心，走！說着，腿就跨過了板凳。蔡老六心想，這傢伙只要有好處，倒是一拍就上。於是代付了茶錢，隨着他走進對面酒館。要了後樓臨河的一個小單間，後壁一排吊窗洞開，看到河堤外小船的燈火，斷斷續續的在暗空下排列着，河風微微的由堤上吹來，這裏倒是很開敞。正梁懸下一盞草帽罩子梓油燈，下面是四仙小桌。李二狗笑道：六哥，這裏沒人打攪，你隨便談罷。於是蔡老六先要了兩個冷葷碟子一壺酒，和二狗抱了桌子角吃喝。二狗先舉着杯子乾了一杯酒，兩手按了桌沿向蔡老六笑道：我打聽打聽，能發多大的財？這財又是怎樣的發起來？蔡老六道：你不要急，說起來話長。因把蔡爲經的計劃，對他詳細說了一遍，只是把玉蓉不能出嫁的原故，推說是害病。二狗只管慢慢的喝酒，把蔡老六的話聽下去

，即沒有說什麼。等老六把話報告完了，他打了個哈哈笑道：這法子很好。可是冒充新娘子的人，危險得很。洞房花燭夜，不許新郎進房，這事情可能嗎？不可能，就是這一晚，我也虧吃大了。話說開了，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個女人，是懸梁上的美麗鸚哥，我這隻醜貓，看得着，夠不着，將來未必是我的老婆。能在她身上發一筆小財，我趁早撈了現的，有什麼不好。我說句不好聽的話，肥豬拱門，我也不會把它推出去。說着夾了碟子裏一大塊滷肉，向嘴裏一塞，就像吃了那肥豬一樣。蔡老六笑道：好譬喻！二哥就要開刀嗎？二狗舉了杯子喝上一杯酒道：那是當然。蔡老六默然的喝了兩口酒，點點頭道：二哥倒也痛快。你索興痛快說出來，你要多少報酬呢？二狗道：我先說我的條件。我可以寫封信給你東家，我願和王家離婚，請他去說。王家答應，我也不要王家什麼，回我一封信就完了。王家不答應……說着他搖搖頭道：沒有那事，王家求之不得呢！不過萬一不行，你東家得把這封信還我，我還可以作第二筆生意呢。有錢我怕娶不到老婆。多了不要，少了不行，你東家給我一條金子。說着，豎起了右手一個食指，和鼻子成平行綫。蔡老六笑道：你真要發洋財。這樣多？而且鄉下那裏找金子去？鄉下談金子買賣，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二狗道：租人家女兒代替出嫁，你又是第二次聽到嗎？什麼買賣，什麼行市。若是你東家沒有金子，我活動一點，拿法幣和糧食折合都行。但少了不要談，這酒東由我會了。說着，挺起胸脯來，表示他態度的堅決。

第十六章 勢迫利誘奈若何

蔡老六雖是個莊稼人，就他的性格來說，和李二狗爲人也很相近。在李二狗這番表示之後，對於這事情的前途如何，他已是十分明白了。便笑道：我不過是代東家傳話的，至於可以拿出多少錢來，這個我不能作主，反正也不能不讓二哥稱心。李二狗端着杯子，只管喝酒，喝完了杯子裏酒，便又斟上，扳着臉子不作聲。蔡老六陪着喝了幾杯酒，上過幾道菜，看看二狗的表示，依然是無價可還，這就叫了伙計來，當着李二狗，先交了一捲鈔票給他，說是酒帳先行交櫃。伙計去了，蔡老六笑道：二哥，你一個人先喝兩鐘。我把東家邀了來，和你當面談話。李二哥見酒帳已付出去了，可以安心吃飽，這就笑着點頭道：那樣最好！蔡老六看穿了這傢伙，無非是要錢。到了客店裏，將話告訴蔡爲經，把他引到酒樓上來。他早有了一套兵法在心，見着李二狗，笑着拱拱手道：我猜想李二哥就是一位行俠仗義的青年，今日一見，果然如此。來，我先敬你三大杯。說着取過酒壺，就向二狗杯子裏斟酒。然後借了蔡老六的杯子也滿上了，就舉杯相邀。二狗見財神這樣恭敬，先有三分願意，對乾了一杯。伙計來添上了杯筷，蔡爲經在主位相陪。把施公案七俠五義上那些奴才式的武士，將二狗一比擬，他聽了却是十分願意。蔡爲經笑道：我早知道李二哥是這樣一位慷慨人物，早就該來拜訪了。見過之後，我們豈不是早早的放下了心中一件大事。說着，旁邊坐的蔡老六望了

下。老六也不住的點頭，連說是是。把這頓酒飯吃完，蔡爲經又邀着李二狗到小客店裏去密談。叫伙計泡了一壺好茶，送到房間裏來，叫蔡老六出去。然後向李二狗一拱手道：「二哥，我的困難，老六已經都和你說了。你若救我一把，只要二哥開口，我在物質上幫忙，那是盡力而爲。不過鄉下收租過日子的人，是些雖然說有點金子，也不過首飾而已，別的可找不出來。這樣罷，離這裏不遠，我有個莊子，可以收到二十多擔稻子，我開張條子，把這稻全撥給府上吃。不足的數目，我再補上。今天身上帶的現款不多，先送二哥喝杯茶。說着，在身上掏摸了一陣，掏出兩搭鈔票放在小桌上。然後把手指上帶的一枚金戒指取了下來，壓在鈔票上，然後向二狗深深地再作一個揖。笑道：「老弟，這點東西，不成敬意，送你作個紀念罷。二狗看那金戒指，厚厚的，大大的一個圈，怕不有三四錢重。雖然曾開口向蔡老六要一條金子的報酬。這一條金子，究是多大的東西，就沒有看見過，也不能想象到。倒是這枚金戒指讓他看到心裏一動。他正在想着這老傢伙真大方呢。蔡爲經已將鈔票金戒指一把捏住，送到二狗手上來。二狗情不自禁的接住了，笑道：「我們還沒有和大老爹出一點力呢？先就受賞。這……不好意思。蔡爲經將鈔票金戒指放在二狗手上之後，還按了兩下笑道：「這決不能算是報酬。今天已晚，明天我和你老弟到我那莊子上去，跟個戶說明，把租子都搬給你，當然我還得出張字據。那字據我就在莊子上三面當面寫了交給你，你看好不好？李二狗手裏拿着人家的賄賂，神智都糊塗了，他又特別的面軟，受了人家的東西，聽了人家的好話，再也

提不出什麼進一步的條件。只是笑嘻嘻的向蔡爲經說，這事情好商量。蔡爲經道：老弟台，你今晚有什麼要緊的事嗎？他笑道：我有什麼事，每天到了晚上都是坐茶館。蔡爲經道：那很好，我們一路燙個澡去，在澡堂子裏可以細細的談。說着，向李二狗拱拱手，又一路帶他到澡堂子裏去。躺在澡堂子裏的木炕上，足談了兩小時，蔡爲經對他什麼親近的話都說過了。最後，他說，若不是年歲差着一大截，真願意和李二狗拜個把子。李二狗倒也明白，這老傢伙要入下水，所以什麼話都肯說。但他又想着，認識這麼一個財主，有什麼不好呢。往後賭輸了錢，就不愁沒有找賭本的地方。當晚彼此說得十分投機而別。到了第二日早上，蔡爲經又約着李二狗在茶館子裏吃早點。然後，由蔡老六引路，帶到附近的莊子上去。蔡爲經說的話完全照辦，在佃戶當面寫了一張撥租的字據，三方面都簽字押。李二狗長了這麼大，那裏白撈過二十多擔稻子，當時是心服口服，也不要蔡爲經再說半個字，就把那封請他代辦廢除婚約的信寫了。李二狗倒是不瞞人，當了那佃戶的面，就在信上畫了押。把信交給蔡爲經的時候，他還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驢馬難追，我決不反悔。將來有什麼差錯，在場的人都可以作證。蔡爲經左手抓住二狗的手，右手拍了他的肩膀，笑道：老弟你真有俠客的胸襟，我真是相見恨晚呢。過兩天我再到鎮上來奉邀。你要什麼，不必客氣，儘管去找我。說着，大笑而別。那李二狗得了蔡爲經許多好處，聽了許多好話，他就把要一根金條的話不會再提。他也不會把那根幻想中的金條，和現在所得的來比重。臨走，蔡爲經還許了有事儘管

去找他，二狗也就不多顧忌，高興的分手。他心裏想着，身上有的是鈔票，趕快到鎮市上去大賭一場。他和蔡爲經背對了背走，走的是更快。蔡爲經很順利的把李二狗收買了，算着嫁女的日子更是逼近，當日就趕回家去。到家是黃昏時候了，他又叫蔡老六悄悄的約了王好德來吃晚飯。他倒是比東家還着急，見面時就深鎖了兩道眉毛，呆板了臉子，向蔡爲經一抱拳道：大老爹和我提的那件事，我想了兩天，可沒有和家裏人提一個字。蔡爲經不等他說完，就一擺手道：你不用爲難，你的女婿答應了。王好德道：我的女婿？大老爹在那裏見着他？蔡爲經道：你不要性急，我們還是坐下來慢慢的談。我還是預備下了半斤酒和你慢慢的喝着。說着，他還是笑嘻嘻的掏出身上的紙烟盒子來，向王好德敬上了一枝。他看看東家的顏色，見他揚着眉毛，不斷的發笑，這點兩點頭道：只要東家有辦法，我自然是十分願意的。他這是隨口說的一句話，並沒有指出是那點願意。蔡爲經抓住了這句話尾子，連連的鼓了幾下掌道：那就大事成了。坐下來喝酒，坐下來喝酒。他還讓着老佃戶，面對面的在帳桌邊坐下。蔡老六送上六碗菜一壺酒兩副杯筷。將梁上懸的草帽罩子煤油燈點着，東佃二人說笑把盞。王好德見東家這樣高興，倒不知道有了什麼辦法，用不着玉清了嗎？用不着玉清，他何必還這樣客氣相待？心裏想着，却不住的向東家偷看。蔡爲經喝了兩杯酒，臉上有點紅暈了，笑道：老哥，天下沒有錢走不通的路呀。你那女婿，不怪你女兒不喜歡，你也不見得十分願意吧？王好德手按了酒杯，點點頭道：他是有點不掙氣。但是他父親和我要好。我們

是兩個孩子七八歲時候定的婚事，那還有什麼話說。蔡爲經道：你願意，人家還不願意呢。閑話少說，我這裏有證據。於是在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舉着先一幌，然後笑道：你那女婿跟我走了一二十里路，在我田莊上寫的，這信紙信封，也在鎮市上先就買着揣在身上了，這是一百二十分誠心。我唸信給你聽。於是抽出一張八行信紙，捧了唸道：

爲經蔡大老爹尊前：啓者無別，晚自小和王好德老伯女兒玉清定的婚，年來多次想成親，都難成其好事。王府大概有何異心。晚也不願結這門親了，請轉告王府，彼此兩免，任憑王氏女另找門當戶對之人。晚我李端才不要她了。此據，敬上財安。晚李端才拜上王好德聽了這信上的話，臉紅着過了轎子，情不自禁的罵了聲狗才。蔡爲經依然把信紙塞在信封裏，送進衣袋，笑道：這可不是我騙你的話。王好德低頭想了想，望了東家道：李二狗這傢伙，認不到幾個字，這信是他親筆？蔡爲經道：當然是他親筆。你說他不認識幾個字。你不知道他終年終日在小河口鎮市上混，混也混出一點知識來了。這樣的信，難道我還敢私造不成？王好德身上有點抖顫，望了東家道：他……他……他說出什麼理由來，要和我女兒退婚？蔡爲經笑道：我不是說了嗎？世上沒有錢走不通的路。實不相瞞，我去找了他一趟，說明要借他的未婚妻出嫁一天，問他要些什麼條件，大概他賭債太多，急於要錢用，要錢要得很少。倒是，我過意不去，送了他二十多擔租子。他一口答應了，給我寫了這封信。他倒不是一定要退婚，借未婚妻出嫁，這話不好用黑字寫在白紙上，無非是表明這個女人他已不

要了，我可以隨便借用。老哥，你不要傻呀。他都白發了個小財，你爲什麼不方便我一下：自己也方便一下？我把這關過了，你王李兩家願意婚嫁，照舊婚嫁；我這封信交回給李二狗。你若是不答應，我那二十多擔租子，可不能給姓李的。你打破了他一筆財喜，他恨死你了，你女兒不能作我一天女兒，也作不了李家一輩子的兒媳婦吧？我的話說得很直率，彼此是老東佃，用不着三轉九彎的說話。你現在仔細的想想。王好德端了杯子慢慢的喝着酒，點點頭道：李二狗這傢伙，他作得出來，我女兒還沒有嫁過去，他就出賣她。嫁過去了，她還有命嗎？蔡爲經笑道：你這算明白了。對於這件事，你還有什麼考慮的嗎？只要你點點頭，給你的好處，總比給你女婿處要多的多。你可不要作那廚房裏的屋梁，望着大魚大肉，一點油水沾不着。蔡爲經倒是不說什麼了。王好德想過了幾杯酒，深深點了頭道：這狗才既然不仁，我就不義。我就冒點危險，讓玉清和你走一趟，也無所謂。只是這件事我還不能作主。她若不去的話，我不能強逼了她上轎。就是強逼了她上轎，她一喊叫出來，那不都完了嗎？蔡爲經道：只要你願意了，你女兒的話，讓我家裏的和她商量。她和我家裏的感情相處得不錯，準可以勸得動。明天你和你女兒一路到我這裏來吃午飯，我們就可以把這大節目給商量定了。以後就可以把事辦得萬無一失。王好德喝着東家的酒，也只有隨聲附和着，答應不出什麼。飯後，他帶了一分沉重的心情，辭別了東家向家裏走。他想着東家的逼迫，那是可怕的，眞要是和東家弄僵了，他爲什麼不收佃呢？李二狗這傢伙，得了蔡家二十多石租子，就把沒

過門的老婆出賣了。本來，這小流氓那裏又發過這大的財？自己房子燒了，債是欠了，兒子的病沒好，豬死了，鴨損失了一半，下半年的日子，不知怎麼去過？若是能夠得着一筆好處，這些窟窿也就都可以補齊了。他一路行來，在星光的路下，覺得幾團黃澄澄的稻穀，兩隻大肥豬，新蓋的三間草屋，都呈現在眼前。這並不是幻想，只要女兒冒充一下新娘子，所想的事情，都可以得着。李二狗那小流氓他倒發筆意外的財，我女兒也犯不上去和他掙這口氣。他一面走一面想着，手拍了一下大腿，自言自語的道：答應了罷。他看到樹底下的一塊星燈光，是自己家裏的牆上窗戶。由那裏吱唔唔發出紡綫車轉動的聲音，那正是女兒在紡綫。他到了門口敲着門，玉清提了一盞竹架子煤油燈出來，開了門，引着父親進去。她將燈舉起來，向父親臉上照了一下，問道：爸爸在那裏喝了酒？好濃的酒氣。王好德道：東家那裏喝的。玉清道：東家又請了喝酒，有什麼事找你嗎？王好德一看女兒站在自己面前，一身布衣服，穿得整齊乾淨，短頭髮也梳得一絲不亂。他想，她是個好孩子，怎麼可以讓她去作騙人的事？便答道：東家沒和我說什麼，也許有點事吧？他約了我明天上午再去。你去不去看看東家奶奶。玉清道：我去作什麼？他們家三姑娘見我一回恨一回，省點事罷，窮人不要和有錢的人過往得太密，他會疑心別人是沾光去的。王好德聽了這些話，就不敢再說什麼了。到了屋子裏，偷偷的把事情告訴了劉氏，這却引出了劉氏一身的毛病，在床上翻來覆去，一夜不曾睡穩。次日上午，玉清出去放鴨去了，玉發也在門外曬太陽，劉氏和王好德在廚房裏相

對的坐着，各自默然無言的，望了矮桌面。王好德口裏唧了旱烟袋望望窗子外的太陽，皺了眉道：發呆有什麼用處？該去作午飯了。劉氏道：東家不是約你去吃午飯嗎？王好德道：我不能答應他的話，我怎麼去？劉氏道：去總是要去的，我們對東家得罪不起呀。王好德舉着旱烟袋伸了個懶腰，皺了眉道：這件事真是爲難死人，教我們怎麼辦呢？劉氏道：你只管去。玉清這孩子，比我們還會出主意，你讓我和她慢慢商量一下罷。王好德道：她那個脾氣不好談。夫妻兩人正自猶豫着，蔡老六却在門外叫道：王好老，你預備呀。東家今日要挑租子，所有的租子，都要挑了去。王好德迎了出門，見蔡老六叉了腰站着，神氣十足，腳邊上就放了他家量進不量出的一隻大斗。問道：這話是真？昨天晚上東家還沒有和我談過呀。蔡老六笑道：東家到佃戶家挑租子，那也是例行公事。就是我也和你說了好幾次，東家有功夫就辦。難道還要三請四催不成！王好德一看這情形，就是東家翻了，便道：不是那話，我得事先知道，開個子鋪席子。蔡老六道：我這不是通知你來了嗎？挑租的人下午來。我也知道，你今年是一身虧空，量了租子，吃的不夠，房子也蓋不起來。有話當和東家去商量呀。悶在心裏，救得出急來嗎？劉氏由屋子裏跑出來，見蔡老六笑着，閃了肩膀全身搖動，便推着王好德道：去罷，去和東家說呀。你老糊塗。王好德聽到東家挑租就沒法自主，新租舊欠，這擔子太重。情不自禁的向東家莊屋走去。那蔡老六見他走着，僅沒有把斗放下，抗着斗，也跟着回去了。王好德到了蔡爲經帳房裏，還沒有開口，東家就迎着道：王好老，你想了一夜，

想通了沒有？你想不通，我想得通。我們什麼也不必再談，把九月初一這關過了，我收你的佃。現在先解決第一步，你欠我的租子，今天我先收。說着，伸出一隻巴掌來，向他作個索討東西的姿勢。王好德向後退了兩步，臉上表示着乞憐的樣子，頸子歪倒在肩膀上，眼望了東家。却說不出什麼話來。蔡爲經瞪了眼道：只有三四天工夫了，我可不能等你拖下去。王好德見東家臉上，紅中帶紫，已不是昨天那樣和氣的樣子了。便低微了聲音道：我正是來和你老來商量。蔡爲經大聲道：還有什麼可商量的，你就是一句話，答應不答應吧？你若是不答應，你就回家去，我們不談交情了，我今天要挑租，少我一粒稻子也不行。說着，他將厚肉巴掌，在帳桌上重重的拍了一下。王好德呆了四五分鐘，才低聲道：你老不要生氣，我答應了。只是我還沒有和我女兒去說。她的話，恐怕也不大好說。蔡爲經道：那沒關係，你女兒的話，讓我女人和她去商量。到了緊要的時候，至多是讓你女兒當面，你表明態度就行。王好德道：那是自然，難道我還能在東家當面說兩樣的話嗎？蔡爲經道：那就好，你在我這裏吃午飯，我們再喝兩杯。先把你女人找了來和她也當面說明，到了下午，我就有辦法降服你女兒了。只要你答應，我們的交情依然存在。收租的事，那就不必提了。囉！來枝烟。說着，去身上掏出烟盒子來，敬了王好德一枝煙。他立刻又轉變到寬厚了。

他們東佃這樣的商量了，劉氏也就悄悄的來和蔡爲經面談過了。玉清在外面放鴨羣，那裏知道有這些人在她身上打主意。當她那日下午到蔡家去見着張氏的時候，這些人的圈套，都全已佈置好了。張氏迎出房門口來，執着她的手，雙雙的走到屋子裏去，然後向她臉上端詳了兩遍，點頭笑道：「可惜你不是我的女兒，你若是我的女兒，玉清這東西，我就不要她了，這個活禍害東西！玉清搖搖頭道：「你老不要說這話，我不敢當！」張氏道：「你不知道我一肚子苦水。你若知道，你就敢當了。於是先掩上了房門，然後拉着玉清的手，同在一條春凳上坐下，把自己家裏這件事，詳詳細細的告訴了她。然後低聲道：「天下事有這樣湊巧，你就和玉蓉長得一樣。你和玉蓉長得一樣，我們也不能隨便在你身上打主意呀。偏巧李家那孩子有一封信給大老爹，和你家翻了臉，願意退婚。玉清先聽到張氏對玉蓉懷孕的報告，只是抿了嘴笑，聽了這話，收住了笑痕，兩腮通紅。鼻子裏呼哧的響了一聲。張氏按了她的手道：「你不要生氣，等我把這話說完。李家大概也很知道你不願意這門親事，不然，爲什麼到現在還不能把你接過去呢？他想着，反正是接不過去的，樂得在你身上掙一筆錢，所以他和大老爹商量着，要去了我們小河口莊子上二十多擔租子，寫了一封休書給大老爹轉交。玉清突然的站起來問道：「休書？張氏拉了他坐下，笑道：「你不要慌，聽我說。我說得急了。他李二狗什麼東西呀！敢寫休書休你。他的意思，也只是想那二十擔租子，寫了一封信，要大老爹轉交你父親。說明你老不嫁過去，是有意賴婚，他也就不要你了。這樣，你就不受李家什麼拘

東，願意幫我們忙的話，就可以幫我們的忙。幫了忙以後，那封信也就燒掉它罷。你算沒有過門，就幫他發了個小財。玉清道：我幫他們發個小財？那小流氓太不要臉了。這信呢？張氏道：在大老爹身上收着呢，你爹媽都見過了。姑娘，你聽到很生氣嗎？你想穿了，也就犯不上和他們掙那口悶氣了。他會在你身上打主意，難道你自己不會在自己身上打主意？你家庭窮得很啦，可望你能幫家裏一個大忙。玉清畢直了視綫，望着窗子外的青天白雲。約莫發呆有三分鐘之久，然後問道：請大老爹把那信給我看看。我不認得字，大老爹可以唸給我聽。張氏笑道：噲！我的姑娘，你還不相信呢。別的事情可以撒謊，這種事情怎麼可以撒謊呢？我去叫他來。於是她到帳房裏去把蔡爲經引到。大老爹看到玉清，滿臉是笑，向她深深的點了個頭道：大姑娘，現在我求着你了，你可不要搭架子呀。玉清紅着臉，兩隻烏眼祇是定了神的向蔡爲經望着的，蔡爲經和他打招呼，她是勉强的笑了一笑，只是在嘴唇皮裏，略略的露出幾個白牙齒。蔡爲經笑道：大姑娘，你生我的氣嗎？玉清這才笑道：那我怎麼敢？不過這消息是大老爹帶來的，我總也要向大老爹當面請示一下。蔡爲經也不多說了，又在身上把李二狗那封信掏了出來。他當門站住，先攔着玉清的去路。然後兩手捧了那張八行紙唸着。玉清瞪了兩眼，站在屋子中間，把這話聽下去。蔡爲經把信唸完了，她一蹶腳道：姓李的這小流氓，太沒有廉恥，爲了二十擔租稻就把我出賣了。說畢，哇的一聲哭了起來。人坐到春凳上，掀起衣襟，只管揉擦眼睛。蔡爲經慢慢的將信收到小褂子衣袋裏去。他不慌不忙，

向她連連擺了兩下手道：姑娘，你是很有志氣的人，怎麼一點主意沒有就哭起來了哩？他雖然你的未婚夫，這條身子可是你的，你的身子，你當然可以作主。他出賣你，你就讓他出賣了嗎？玉清聽東家老爹這句話，倒是很入耳的，這就擦乾了眼淚向他點了兩點頭道：當然我不能讓他出賣。只是他這封信寫得太是氣人。蔡爲經見她已是不哭了，這就態度更和悅了一些，笑着向她點了兩點頭，對張氏道：揩把手巾來，先讓大姑娘擦把臉。張氏果然去揩了一把熱手巾來，雙手遞給玉清。她說句不敢當，站着接了。蔡爲經坐在她對面椅子上，只是吸着紙烟，並沒有說話。玉清將毛巾擦過了臉，張氏又斟了一杯熱茶遞到她手上去。她接了那杯茶坐下慢慢的喝着。蔡爲經看她的臉色，已是平和得多了。這就笑道：一個大姑娘，無論是怎麼一個人，聽到信上這樣的話，誰也會生氣的吧？何況你又是這樣人才出衆的人呢？這話又說回來了，像李端才這樣人物，他根本不成材料。我的話可直率一點，你若是真出閣到李家去了，那成了那俗話，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張氏斜坐在一邊，一手斜靠了桌沿，望了他兩人，這就插嘴笑道：這還用得着你說呢。也就爲了這個，把大姑娘青春耽誤了。依着李家，早把大姑娘接過去了。從小定的婚姻，真是不好。蔡爲經道：既然如此，那我們正巴不得他肯寫這封信了，爲什麼還生氣呢。要不然，王府上想和李家退婚，那還不是一件容易事吧？張氏道：李二狗這封信，也不過是寫出來騙你那二十擔租稻罷了。他真肯退婚嗎？蔡爲經道：有了這封信，先是個把柄，只要李府上把手段作得絕絕的，這婚事也沒有什麼退不了

的。玉清雖沒有說什麼。但是聽到他兩人一唱一和，話多少是有些入耳。端了那杯茶，慢慢的抿着，就把話聽了下去。張氏向玉清橫掃了一眼，然後向蔡爲經道：怎樣叫作得絕絕的呢？他道：那就是讓李家沒法子反悔。你不是寫信說要退婚嗎？就退婚。無奈婚姻大事，不是三天兩天可以成功的，要不然，立刻和大姑娘另說成一頭親事，這就……張氏道：你不忙，我就攔你一句話了。我們這裏現成一個局面，將計就計，就辛苦大姑娘一趟，到九月初一，和我們到馮家去當回代表，李家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簡直就告訴他說，你把王家姑娘出賣二十多擔租子，王家自己不會撈這筆財喜嗎？蔡爲經道：不！若是大姑娘真肯幫我這回忙的話，我一定要在銀錢上多多的幫王好老一點吧。二十擔稻子，那太少了。大姑娘，你有所不知。我那個親家是位縣參議員，下屆還有當議長的希望，我怎麼敢得罪他呢？只要能圓成這個局面，我拚了花半場家產是不在乎的。玉清聽到這裏，自己打破自己的沉默，微微的笑。蔡爲經道：我這不是什麼假話，什麼優厚的條件，都對你父親說了，他和你母親，都千肯萬肯。因爲我和你家解決困難不少。第一，你家的欠租我不要了，今年應交的租，我也不要了。第二，我負責給你家蓋上那三間燒掉的草屋，那屋不是你燒掉的嗎？還讓你給家庭蓋起來。第三，我另外送你父親十擔租子。至於對你呢，所有和玉蓉製的出嫁衣服首飾，都歸你。這和你家大有幫助呀。玉清哦了一聲，笑着還沒有說話呢。王好德却在窗子外插言道：姑娘，你看可以做嗎？你若是不肯去，東家和我們的交情，可就喪失了。那也不好辦不是？玉

清聽着，垂了頭約莫想過四五分鐘之久，然後一拍桌子突然站了起來道：好！我去走一趟。我不去，李二狗的財喜沒有了，我家裏的財喜也沒有了，東家的禍事也抗不過去，將來少不了都和我算帳。但是，我也不能白去，那點衣服首飾，算不了什麼。我聽聽東家的，能夠給我多少錢？她說着話，可把兩手叉了腰向蔡爲經望着。兩隻腮幫子也就鼓起來了。蔡爲經看她那神氣，倒是去定了，便點着頭道：大姑娘，你說罷，只要我力量辦得到的，我一定照辦。玉清道：我不要租子，今年吃了，明年還吃不吃呢？你寫張送字，送我爹二十畝田，讓他可以養一輩子老，你幹不幹？只要你答應了，我從即刻起，就不回家了，在你家裏等着作新娘子，你看痛快不痛快？蔡爲經道：痛快！姑娘，我也回答你一個痛快，就送你家二十畝田，這田不挑遠不挑近，就是在你家佃種的田裏分出二十畝。這送字我今天就寫。玉清站着出了一會兒神，又很沉重的點了兩點頭道：好罷，這事情就是這樣辦。據我想，我和三姑娘的相貌，很是有點相像，瞞是可以把人瞞過的。不過裝病以後，馮家讓不讓新娘子在家裏養病，那可是難說。蔡爲經道：也沒有什麼難說。新娘子回到了娘家，我就可以作主。不過，那天晚上，可要大姑娘你自己作主呀。玉清沒有回答這句話呢，窗子外他的母親劉氏又插言了，她道：只要東家老爹肯讓我作伴娘送過去，我保險你姑娘能作主。說着話，劉氏可不像王好德那樣拘謹，側着身子，就由房門口擠了進來了。玉清對母親看了一眼，哦了一聲很長的語音，又把頭連點了幾下道：原來你們瞞着我，早就商量好了的了。這件事，我本來不願做

，但是我爲了要出我這口氣，我就冒險試上一試。好罷，我在這裏冒充新娘子等着花轎來，不回去了，你們都發財罷。王好德這時由房門口伸進頭來，強笑着道：孩子，我們也不見得是願意灼呀。東家老爹再三的和我说着，你看我有什麼法子老不答應呢。張氏見所想的事，已是完全辦到了，千斤擔子算是落下了地，不要說閑話把事弄僵了。這就向王好德笑道：不要說這些話了。彼此幫忙，我們總算是走上一條路了。大家都到前面帳房裏去坐着，纔好好的作一餐晚飯大家吃。玉清倒是坐着沒動，等大家都走出去了，這才向張氏笑道：東家奶奶，我倒要問你一句話了。現在我是答應給你們去當回代表了。可是你們三姑娘，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可不明白。她本來提起我的名字就頭疼的，現在讓我去當她的代表，她願意嗎？張氏道：打着燈籠那裏求這樣的人去？她還能說不願意這句話嗎？玉清道：東家奶奶雖是這樣說了，我還是不大相信。我要求你引着我去見她。見。這個要求，教張氏感到相當的困難，向她笑着搖搖頭道：她怎麼好意思見你呢？玉清道：那不行，我們遲早是要見面的。若是到事後見面，三姑娘那個脾氣，還說我頂着這號買賣做呢，那就難說了。說着，她噙了嘴，悶坐在春凳上。張氏偏着頭，想了一想，笑道：我也不敢違拗你的意思，等我先去和她說一聲。玉清道：我想，她現在不會像以前見了面就罵我了。先不去通知她，也沒什麼關係。張氏道：她還罵人呢，我們見了她，少罵她兩句也就夠了。好孩子，你等我一等，我去叫她去。玉清還沒有答言，張氏手上拿了一把鑰匙走了，像是去開鎖似的。一會兒工夫，她真領着蔡

玉蓉來了。玉蓉穿了件特製的藍布短夾襖，腰身肥大，那肚皮囊子像是在胸前垂了個包袱似的。她走了進房，完全改變了以前的態度，向前握着玉清的手道：我媽說，託你幫忙的事你完全答應了。這是下井救人的事，難得你這樣有義氣，我不知道要怎樣說謝你好。她一面說着，一面搖撼了玉清的手。臉上不是羞，也不是發愁，分明是在笑，而又緊鎖了她兩道眉頭子。玉清在這幾年以來，就沒有見過她有這樣和藹的面貌。手還讓她握着呢，又不能猛可的抽了回來，這也就帶了笑容道：我也是沒有法子呀。東家老爹和東家奶奶老是說着，我怎麼推辭的了呢？三姑娘，你以後見了我，不拿口氣噴我嗎？這句問話，把玉蓉逼得是更覺兩臉通紅了。連頸頸子都漲紅了。同時，兩隻眼睛的眼皮都羞澀得垂下來，要睜不開了。這才收回了手去，扯着玉清的衣服道：你坐下來我和你談罷。以前的事，你不要提了。我也是爲了父母兩人的面子，只好由他們去搞，若是依我的意見……張氏立刻瞪了眼向她望着道：依你的意見？還依你的意見，那就全完了。你父親本來是要多多聯絡幾位紳士，搞一個參議員，還指望着馮家大大幫忙呢？玉清，你不要和她說什麼。她已經不是我的女兒了。玉蓉挺了個大肚囊子站在屋子中間都覺得有些不穩當，手還扶了桌子角呢。本來她和玉清說話的時候，就不住的抿了嘴，好像把無窮盡的怨氣，都要由口裏順着口沫咽了下去。眼皮垂下來的時候，眼角裏就有淚珠在轉動着，這時張氏一喝罵，她實在忍不住了，嘴唇皮一陣哆嗦，兩行眼淚由眼角裏一齊滾了出來，幾行淚綫在臉腮上牽掛着。張氏將手連連的揮了幾下道：你哭

什麼？我爲你是哭都哭不出來了。若不是玉清肯擔了這血海干系幫上一陣忙，老實說，你父親就要上吊。玉蓉帶着哭音道：上吊就上吊，我的婚姻，有我的自由。張氏道：婚姻是有你的自由。你有本領，你滿中國自由去。爲什麼花家裏的錢，吃家裏的飯，這還不算，你肚子裏那塊孽障沒有地方卸掉，爲什麼還要到家裏來啊？你只是口裏說得硬，惹出了禍事烏龜縮頭，還是躲在家裏。讓別人給你頂石磨。玉蓉突然的將身子一扭，就向門外跑，一面罵着道：你罵我幹什麼？你作上人的，根本家教不良，不能管轄你的兒女。你叫了人來，當面侮辱我，你這就有丁面子了。她一面說着，一面就向外跑。張氏也是氣得漲紅了臉，手扶了桌沿，瞪眼望了窗戶外面，口裏連連的說着，你看你看。很有幾分鐘，她才回過臉來向玉清道：你看她這個樣子，還是這樣的放肆，這樣的女兒，要她作什麼？玉清笑道：你老若是心裏和口裏一樣，那就好辦了。你反正是不要的女兒了，你管她這回喜事怎樣的交代呢？你讓她自己去抵擋，大不了是退婚罷，陪人家幾個錢罷，也就不必花上這麼些個錢，找着我們父女說上幾天幾晚的好話了。張氏見玉清先是帶了笑容說着的，慢慢的將笑容收了起來，把腮幫子就繃着了。她就笑道：大姑娘，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我們還不就爲的是這個嗎？說着，她伸手摸了兩摸面皮。玉清點了頭笑道：你老這話說得有理。不過這事若是辦得不好，我們姓王的可就大大的沒有面子了。張氏道：所以囉！這事我們要小心謹慎的去作。辦得不好，我們不更是糟糕了嗎？不說了，不說了。陪我到廚房裏去作晚飯去。說着，拉了玉清就走。

。張氏的臥房門外是一道長的小天井，在天井另頭，是個雙合門，關着個小院子，那就是玉蓉所住的特殊地域。她正是站在那小院子中間，手扶了一枝竹子，昂了頭在想什麼。玉清看到就問道：那間院子就是三姑娘享福的地方？張氏哦了一聲道：我還沒有關上這院子門。玉蓉，你爲什麼不到屋子裏去，你還要現寶？玉蓉望了她一眼，鼓着腮幫子沒有作聲。玉清點了頭笑道：小寶寶大概快出來了。準是又白又胖的一個小寶寶。張氏哎了一聲，手還是拉了玉清走。玉清偏不走。她向玉蓉的大肚子看着，笑道：我什麼都長得和三姑娘相像，只是這個肚子不像。現在三姑娘和我長的大爲不同了，用不着見我就吐口沫了。說着格格格的狂笑，笑得肩膀上下亂聳。玉蓉手上，始終是扳了那根竹枝的。竹枝是彎得像把弓一樣。這時她猛可的一放手，那竹枝向天空裏一刷，呼的一聲響。她變着臉子正待有話要說了出來。張氏趕快跑了過去，卜通響着把雙合門關了，立刻將掛在門環上一把大鎖鎖着。然後回轉身來向玉清笑道：大姑娘，你何必還挖苦她，這罪也夠她受的了。說着，還是走過來牽了玉清的手。玉清笑道：本來是真話嗎？以前見了三姑娘，她就拿口沫噴我，我窮人家女孩子不配和她長得相像。現在還是靠了我這窮人的孩子救了你們一家的面子呀。張氏輕輕的拍了她的肩膀笑道：好了好了，你已經出氣了。玉清得不着她們的反攻，也就只好一笑了之。

第十八章 已是今宵更可憐

王玉清在蔡家，儘管出着氣，蔡氏夫婦都是笑着忍受了。要什麼東西，他們沒有回答一個不字，也完全接受了。玉清要憑據，蔡爲經更不考慮，當晚就寫了一張二十畝田的送字，交給王好德拿着。玉清長了十八九歲，實在沒有這樣舒服過。只是一層，不敢回家，王好德夫婦，也勸她不要回家。所以勸她不要回去，倒不是怕東家不放心。爲的是家裏那個跛腳兒子話不好說，還只有瞞着他呢。當然，王好德說是留女兒在蔡家趕嫁裝衣，玉發也沒什麼不相信的。玉清住在蔡家，既是不出門了，從頭至腳，都換了玉蓉的衣鞋。到了九月初一，藏在張氏臥房後的廂房裏就不出來了。親友到門，她是一概不見。但是她換了新娘的嫁衣，半側了身子朝裏坐着，有人隔了窗戶向裏探望，新娘子活龍活現，人家也沒什麼疑心，只是說姑娘害臊而已。下午的時候，花轎來到，玉清照着老規矩，蓋上了頭巾，然後才由張氏扶着，走到堂屋裏上轎。親友們雖然覺得新娘子在出嫁的前期，不和賀客見面交談，有些違背人情，可是蔡玉蓉三姑娘那個脾氣，無人不知，這回準是她鬧彊扭，也不會想到別的事情上去。夫家看到新娘子上轎，那決沒有錯誤，也絲毫不去猜想意外。玉清的母親劉氏得了蔡爲經夫婦的許可，另備了一乘小轎將她抬着，搶先趕到馮家去和女兒佈置防務。新娘一出門，蔡氏夫婦，總算過了一關，但聽下文了。那位作新娘子的王玉清，先是要出一口氣，後來又受着許多利益的引誘，慨然的擔任下了這個新娘代表，倒是心裏很痛快的。可是到了八月三十晚上，她想着明日就要坐花轎了，這若是嫁過去讓人識破了，怎麼下台呢？若不識破，是

不是可以照預定的計畫，第二日可以回來呢？心裏上上下下，很是有些害怕。不過一切事是車成馬就了，現在說是不去，那可是不行的。這晚上，照鄉下規矩，是新娘母親伴宿。張氏外表作得活像，老早的就和她在廂房裏坐着，再三的安慰她，又許了事後認她爲乾女兒，又給她戴上高帽子。說她是爲能幹姑娘，絕對辦得不露馬脚。玉清又被這英雄主義鼓勵着，更說不出退縮的話了。九月初一，是五更鷄叫就起床。洗澡理髮換衣服，全是張氏劉氏在旁照料。日出以後，送親的親友來了，張氏教玉清將廂房門關上，說是新娘子在八字上忌見生人，不許說話。親友們可以隔了窗戶看看。這在封建迷信的習慣上，也是有的，也沒人敢勉強要和新娘子說話。大家隔着窗戶，看了新娘的側面和身材，一點沒有錯，甚至連玉蓉半年人有毛病的謠言，也證明是不確了。玉清坐在屋子裏，雖然知道房門關着，人是進不來的，但是心裏總那樣想着，萬一有人撞開門進來呢？這些人裏面，也有熟人。蔡玉蓉變成了王玉清，那豈不糟糕？她越想越害怕，也越不敢回頭向窗子外看。她倒有些變態心理，希望花轎快些來，好坐了走開。熬到下午，花轎來了，張氏進來和她穿上了嫁衣紅袍子，蓋上了頭巾，他倒是心裏好笑起來。這是那裏說起，平白的作起鬧新娘子來了。自己是位窮人家姑娘，鄉下規矩，穿件紅衣服，無聲無臭的，找兩個人抬乘小轎，也就出嫁了。那裏有這分風光？及張氏將她挽扶着，引到堂屋，鑼鼓喇叭在前院響起，先對蔡家的祖先拜上了八拜，作辭祖禮。她一面拜着，一面心裏好笑，你蔡家祖先不也在上面好笑嗎？這蒙頭巾可以騙人，也可以騙

鬼嗎？拜過了祖先，耳朵聽到音樂，腳下可看不到路，糊裏糊塗，讓人家扶上了轎子，隨着也就抬走了。她坐在轎子裏，由蒙頭巾底下向四處張望着，黑漆漆的，什麼都看不到。她料着是四圍不通風的，也就掀起蒙頭巾一角左右張望着，果然是內外隔絕的，索興就把它取下來，兩手抱在懷裏悶悶的想着，說也奇怪，我居然坐上花轎了。這是多少鄉下大姑娘所癡心妄想不到的。不是有錢的娘家，有錢的婆家，那裏有花轎坐？在前幾天，作夢不會想到嘗嘗這個滋味。這滋味現在嘗到了，像是坐在閨葫蘆裏似的，這有什麼意思？奇怪得很，許多大姑娘自從懂事以來，就想坐這乘花轎，坐了花轎，又怎麼樣，還不是像我這樣糊裏糊塗作瞎讓人抬走。她悶想着，只覺身子被抬着微微的顫動，有時身子前後俯仰，可理想到是轎子上坡下坡。除了這個，什麼也不知道。不明白到了什麼地方，也不能估計走了多少時候，將手撫摸了轎子的四方，都是硬板子，雖然左右有兩塊玻璃窗戶，也都是轎外的紅布給它遮蓋了。轎板子也有幾條縫，有幾條太陽光，由轎板縫裏射進來，黑暗中移着銀色的綫，這是唯一可解悶的玩意。轎子前，一隊古老的音樂隊，嗚嗚啦，咚咚噲，有一陣沒一陣的奏着。有時，聽到轎子外一陣喧嘩，知道是經過一座村莊了。這樣的情形下進行着，玉清始終是在糊塗中。忽然一陣爆竹聲，那隊音樂，也就吹打得有些拍子了，轎子前後就人聲如潮湧。她知道是到了馮家了，心裏有些砰砰亂跳。趕忙就把捏在手上的蒙頭巾，把頭來遮蓋上。彷彿中是轎子停住了，但聽到說話、笑聲、叫喊聲、吹打聲、鬧成一片，也不知道轎外搞些什麼。

隨後轎門開了，就有兩個女人走到轎門邊來。因爲在蒙頭巾下，可以看到來人的下半身衣鞋。這裏有個人說，新娘子，隨我來罷。於是就被兩個婦人挽下了轎子。自己雖明知一切是假的，可是到了這個時候，就得假戲真做，由人引着。自己低了頭，在蒙頭巾下，看到週圍全是人的下半身。脚下看到了大紅毡子，身邊站着一個男子了。四圍都是笑聲的時候，在紅毡子上站定了。旁邊有人喊着，先拜天地，後拜祖先。玉清就被挽扶的婦人輕輕按着，跪了下去。她又明知這是在拜堂。雖然覺得這事情是人生只一次的，然而這回並不能算數，也不應和一個無關係的男子同作這回事。然而她不能稍微抗拒，只有受着人家的引導，拜了又拜。有人喊着，拜父母。上面似乎又來兩個人坐着。玉清想着，這才奇怪呢，我對這麼兩個不相識的人下拜。可是那扶着的人，還對了耳朵輕輕的說，公婆在上，恭恭敬敬的拜呀。她自然也就拜了。最後，那個喊的人，就喊着夫妻交拜了。她被人扶着轉了身，面對了同拜的那個男子。歡笑的聲音就四圍叫喊起來了。新郎跪下，新娘不要動呀。在大家亂叫聲中，有人發言了，像是個長輩，他道：文明點，讓他們相對鞠躬罷。玉清也不知道對方拜沒有拜，但被牽引的人，扯着衣襟微彎了幾下。有人又喊着，新郎新娘入洞房。洞房這兩個字，在鄉下女孩子聽來，真是可以讓人心跳一下的事情。但也不容她多所考量，大家像衆星拱月似的擁着進了新房。進新房，這也是她理想着的。因爲她鼻子裏嗅到了一種新的油漆氣味，又是一些香氣，這不就是一種新房裏的陳設品發出來的香味嗎？她迷糊着被人引在一把椅

子上坐了。接着就有人喊叫看新娘子呀，新郎快挑頭巾。說着，她在頭巾下，看到有人過來了，伸着一柄秤桿到了頭巾下。她知道這是要和生人見面了。同時，自己也是急於要看着這是怎麼一個環境。眼前一亮，頭巾是被挑開了，她隨着一低頭却又很快的向對面橫掃了一眼。她也不解是何緣故，儘管這個挑頭巾的新郎，那是和自己無關的，然而總不能不把這個人丟開不管。她首先所注意的就是這個人。也正和那個人一樣，也是急於要看新娘的。兩個人不約而同的，四目相對。玉清是首先吃了一驚。這位新郎五官端正的一個長方臉，兩隻英光射人的眼睛。頭上的分髮，烏縵子似的罩着。身穿一件藍綢夾袍子，丰致翩翩的站在面前，看去也不過二十開外的一位青年。她沒想着新郎是這麼一位英俊少年，她理想着好像蔡玉蓉這種女子，就不會有好丈夫，一直到拜堂，還是這樣想着。現在看到這個人，完全是和理想相反，這倒和新郎表示同情，這麼一位青年，怎麼和蔡玉蓉這樣一個女子結婚呢？她在想的時候，不免又擦着眼皮，看了新郎一下。新郎倒是見過玉蓉的相片的，新娘子穿了新衣服，再加上化過了裝，比相片還要年輕些呢。心裏一高興，臉上都帶着笑容。在新房裏的賀客，大家就鼓掌叫了起來，新娘子好漂亮呀，新郎官都笑了。於是新郎是索興的笑道：你們笑得厲害，那就不說了。有人說：現在笑得厲害算什麼？晚上我們鬧新房，決對鬧個通宵，那才是笑了。又有人說：何必晚上，現在我們就鬧呀。那新郎見事不妙，笑着就要跑出去。但是這喜劇並沒有完，接着是被人擁着新人在床上同坐，喝交杯酒，撒果子讓小孩子搶。這屋子裏

始終擁滿了人，不斷的喧笑。足鬧了二小時，玉清是糊裏糊塗聽人擺弄。最後新郎逃跑了，笑聲停止，玉清的神志才恢復過來。母親劉氏穿了件新的毛藍布褂子，已是悄悄的站在身邊了。她改了口了，輕輕的道：三姑娘，我在這裏呢。玉清向她看了一眼，表示着知道了。這時，她在不抬頭的姿態中就向這屋子四週打量着，見牆壁粉刷得雪白，紅色的木器，雕花的木架床，床上是花布被單，紅綾子被褥，細夏布的帳子，面前掛着綉花的帳簾，還掛彩色的絲線穗子。條櫃上擺了玻璃花罩，大時鐘。梳妝櫃上擺着紫漆雕花嵌羅鈿的梳妝盒，大的瓷瓶，小的白銅罐，看去都是光耀奪目。她心裏就想着，這大部分是蔡玉蓉的嫁裝，小部分是馮家代辦的。但無論怎麼樣，玉蓉將來會舒舒服服在這屋子裏住着。她想着的時候，腳踏到了地板，她又覺着這也是舒服的一種。鄉下人是一萬家人家裏面，也難找到一家有地板的。她在賞鑒這屋子，也躑躅不住的在想着。天色是慢慢的黑了，那方桌子上一對白錫燭檯插上的兩枝龍鳳花燭，正是燃燒出三四寸高的火燄，只是在空中搖幌，於是屋子裏的人影，也就跟着有點搖撼。她正沉靜地想着，洞房花燭夜已經來了。不管是真的是假的，自己是新娘子，而又在洞房裏，原來所定的計畫，怎樣來實行呢。只是屋子裏連不斷的，都有人看新娘子，除了見人站起，然後坐下，她照着封建社會的習慣，是不開口的，她也就沒有工夫和坐在身邊的母親商議什麼。好容易得着了個機會，外面有人叫，各位客人請入席呀。於是屋子裏的賀客都走開了。劉氏一看屋子裏沒人，抓了玉清的手，低聲道：孩子，你覺得怎麼樣？

玉清道：我心裏慌得很！劉氏道：我們不是說拜堂以後，你就裝病嗎？現在可以裝起來了。玉清道：我簡直弄得六神無主，連裝病都忘記了。媽，你看，這人家多麼有錢。劉氏道：那是自然，新郎也是很好的一個人，咳！可惜，我們是假的。玉清對這話還沒有回答呢，新郎却好是進來了。他已不穿長衣，換了一道淺藍色的西服。他帶了笑容向劉氏一點頭道：這位伯母，你也去入席呀！玉清看着新郎進來，早是低了頭。新郎和她母親說話的時候，她在椅子上半扭了身子過去。誰知這新郎穿了洋裝，就和鄉下普通新郎不同了。他低聲笑道：蔡小姐，你是個受過教育的女子，怎麼也是和鄉下新娘子一樣呢？爲了家庭的逼迫，這舊的儀式，可以說完全交代了。現在可自由點了。你不必守那些老規矩，吃點喝點，都可以。玉清聽到他以女學生相許，這倒不可馬上就露出了馬脚，於是扭正身子來，抬頭向新郎看了去。可是生平第一次的事，根本就不知道怎樣開口。加之母親又站在面前，更是透着尷尬，她忙中無計，對人忍不住一笑，又立刻低下頭去了。劉氏在旁看到姑娘這情形，覺得有些不妥，只把眼風飄了過去，可是玉清並沒有理會。玉清將鈕扣上掖的手絹取下來，又掖了上去，然後牽牽衣襟。那新郎站在面前，又不肯走，三個人都僵着沒話說。這時，房門外一陣哄笑，男女來了一大羣。有人喊着新郎偷着和新娘說話了，罰他呀，罰他呀！新郎笑道：你們胡鬧什麼？我是來請這位老太入席的。他說是這樣說了，衝出重圍就跑了。有人就笑說：這也難怪，郎才女貌，你看這是多麼好的一對！怎麼不找着機會說話呢？賀客們說笑着去了，屋子聳

又剩下了劉氏母女二人。她就悄悄的向玉清道：孩子，你快裝病罷。我看，今晚上鬧新房，他們一定是很厲害的，你犯得着去作這傻事嗎？玉清道：鬧也好，鬧到天亮，那不就不用得我們耽心了嗎？劉氏道：他們馮家有上人，有年長的親戚，也不會讓大家鬧新房鬧到天亮罷。玉清道：到了那時候再說罷。立刻教我裝病，我還是裝不來呢。劉氏看看她女兒，也就沒說什麼了。大家吃過喜酒以後，男女一羣，擁到新房裏來鬧新房。劉氏早搶着吃過了喜酒，緊緊的在女兒身邊陪伴着。可是作伴娘的，只能和新娘略事招架，決不能攔着人家不鬧。她心裏唯一的打算，就是玉清趕快裝病，偏是玉清受着任何的吵鬧，她決不裝病。像鬧新房的老套，最難過的兩關，在床架上插着一朵花，要新郎抱了新娘去摘下來，又將一塊銀元，放在新娘子嘴裏咬着半邊，要新郎用嘴啣着在外的半邊拖了出來，新郎新娘也都做了。劉氏在旁邊看，心裏十分的不好受。養了一位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可以和一個陌生的白面書生做這些事嗎？然而賀客說了，不這樣做他們不散，新郎新娘就爲了這個條件所屈服。劉氏看到表演了最後一幕，暗中不住的扯着玉清的衣襟。而她側了身子坐在床角邊一把椅子上，只是低頭不語。這時，有一位老太太來了，大家喊着姑奶奶。照鄉下規矩，乃是送房的。這人出馬，賀客就非散不可。姑奶奶站在屋子中間，向太家笑說：好了，大家可以休息了。鬧新房有三天呢，明天再鬧罷。新娘子累了一天，也該讓她休息休息了。年長的聽說，自然走開，年輕的被姑奶奶連推帶扯，也扯走了。然後她向劉氏道：沒有什麼事了。老太太，你也到外面去

喝碗茶。劉氏聽說，連答應是。她站在玉清身邊，又暗暗的扯了她的衣襟幾下。然而她不裝病，她也不理。反之，她竟是把腰身一扭。姑奶奶笑道：老太太，你出去罷，交給我了。劉氏沒法可賴在新房裏，只好出去。新郎見屋裏沒人，不好意思，假裝也要走。姑奶奶一把將他抓住，笑道：過了子時了，新郎不能再出洞房。我給你帶上門。說着，她退身出去，將房門帶上。在外面叫道：把門拴插上，窗子關好，仔細人家偷新房。新郎倒是聽話，就這樣做了。屋子裏沒有第三個人了，玉清抬頭一看，桌上那對龍鳳花燭，已燒去了三分之二，條桌上那時鐘，噹噹響了兩下。新郎坐在對面椅子上，撫摸着西服的領帶。她見到新郎是那麽英俊年少，心裏一動，要笑出來，趕快又把頭低了。新郎起身走過來，低聲問道：你該累了吧？她擦着眼皮看了一眼，沒說話。新郎道：你可以先休息了。我得看看房外還有人沒有。玉清這才抬頭看了他，搖了兩搖頭。新郎道：沒有人了。玉清嘆息笑了。又搖了兩搖頭。新郎見她穿件粉紅色的夾袍，臉上又帶了三分紅暈，笑着露出了兩排白牙齒，紅燭光下，照得越發的嫵媚。便笑道：不要害臊了。你是個受過教育的女子，何必還作出這小家子象。她還是一笑。不過她不低頭了，望着新郎有點兒出神。新郎道：蔡小姐，你對這婚事的感想怎麼樣，還滿意嗎？玉清先是呆着不說話，但又像要說話的樣子，猶豫了好一回，歎了口氣道：談什麼滿意不滿意，不過就是今天一晚上的事罷了。新郎聽說，倒吃了一驚，望了她道：這話怎麼講？玉清道：唉！我實在不能不說了。隨便你怎樣辦罷。

第十九章 這騎良駿屬誰家

這位新郎馮少雲，以前是看過新娘的相片的，也偷看過新娘本人的。在這鄉下，有這樣一個美妻，而且知識水準也相當夠格，那是可以滿意的。只是傳說着蔡小姐相當放肆，也相當揮霍，不免心裏有些疑惑。現在看起來，新娘不但不放肆，而且還很拘謹，可想聞名不如見面，而會花錢的這個說法，也就不可信了。於是到了洞房裏，他相信這婚姻將來是美滿的。這時玉清說只有一天的事，他大爲不解，問道：這話怎麼個講法？玉清道：你以前見過我嗎？馮少雲就在床沿上坐下了，斜了身子向她望着，微笑了道：除相片不算，我由蕪湖回來的時候，總到縣立女中附近去轉轉，看見過你兩回。玉清道：是瘦一點還是胖一點？是白一點還是黑一點呢？少雲道：差不多吧？我覺着你還漂亮了些。玉清道：你沒有看走眼嗎？少雲道：沒有。我對你很滿意。你爲什麼說出只有今晚一天的話？你也不像對我有什麼不滿？玉清笑道：對你不滿，我那裏找去？你再仔細的對我看看，我是相片上那個人嗎？少雲笑道：怎麼不是？這還假得了嗎？玉清歎口氣道：我沒有在你家那福氣。老實告訴你，我是假的。我不是蔡玉蓉。說着這話時，她兩隻眼珠對定了新郎望着。少雲對她仔細的看着，問道：這是什麼話？我不懂。你不要給我開玩笑了。玉清道：今晚上是什麼日子，我能和你開玩笑嗎？我本來想不告訴你的。但是我看到你很好，我不忍騙你。你看看房外有人沒有，讓我把

話詳細的告訴你。少雲見她面色是那樣鄭重，果然依了她的話，打開房門來巡視了一遍，然後關上房門，坐在原處，笑道：我們安歇了罷。放下帳子，在床上輕輕的談，不會有人聽到。玉清搖搖頭道：不行，我不是真的新娘子呀。先讓我把話告訴你罷。望你不要生氣。於是把蔡玉蓉分娩在即，不能出嫁，又因爲自己長得和玉蓉一樣，蔡爲經連嚇帶買，把自己抓來冒充的計劃，都告訴新郎了。玉清又道：我本來是要照計行事裝起病來的。但是我和你拜過堂，坐過床，喝過交杯酒，我看你又很好，我就不願騙你了。現在把話說明了，隨便你怎樣辦。不過我是蔡家的佃戶，我又欠他的租，不久前，我哥哥病了，我家燒了房子，我全得東家幫助，我不敢得罪他。準指望明天回門，把你騙過了，我就把我家救了。但是這半天的工夫，我和你有了感情了，我實在不願讓你受人家的騙，自然我也就不能再來騙你。你在這上面，原諒我一點罷。馮少雲聽了這話，一拍大腿，正要喊句怪事。可是怕這話喊出來讓人家聽去了，又把這話忍了下去。低聲道：蔡家這種行爲，那實在可惡。他女兒在家裏生私孩子，不嫁我也不要緊，爲什麼要這樣的騙我。玉清道：一來是不願丟這個面子，二來你家有錢有勢，他不願丟開這門親戚。偏偏又有我這麼相貌相像的人可以冒充，他就落得冒充一下。我現在很後悔不該來。但是我認得你了，也不算白來。你饒恕了我罷。等我明天回家了，你再和蔡家算帳。那個伴娘，就是我媽，她大概十分不放心，你出新房去罷。我沒別的話說，我是請你多多的原諒我。少雲道：我當然原諒你。而且我也感謝你。要不你照着他們的計

畫裝起病來，我還蒙在鼓裏呢。玉清道：我的話都告訴你了，你隨便怎樣辦都可以。你看還是我裝病呢？還是你出去？少雲道：我出去，這事就鬧穿了。對蔡家我一點也不辜惜，可是我新郎不進洞房，人家問起來，我說你是冒充的，你在我家裏怎坐得住？半夜三更把人送到那裏去？我家裏這些個客，我父母的面子也不好看，這只有暫時忍着的好。玉清道：今天晚上忍着，明天讓我走嗎？少雲笑道：那末，就是按着你那句話，我們認識，只有今天一晚。玉清道：當然只有今天一晚。以後我們那裏還有見面的機會，有機會，見了面也怪難爲情的。少雲道：以後我們永遠在一處不好嗎？玉清看了他一眼道：永遠不分開？少雲握了她的手道：你不懂我這句話的意思？玉清點了兩點頭道：我懂是情的。可是我不認識字，我也不漂亮，而且是窮人家的姑娘，我恐怕不配吧？她雖然謙遜着，那讓少雲握着的手，她可沒有去擺開。少雲道：窮人家的姑娘，有什麼要緊？你比有錢人家的姑娘乾淨多了。不漂亮？你不是說你和玉蓉長得相像嗎？老實說，我就是因爲她還漂亮，才肯結婚的。你像玉蓉你就漂亮。玉清道：不認識字怎麼辦呢？少雲道：誰是天生就認得的？字慢慢學就會了。玉清笑道：對！我一點褒貶都沒有呀！少雲道：我覺得你對我很好的，我也應當對你很好。我姑媽說了，你累了一天該休息了。說着，拉了她向床邊上去。玉清扭着身子道：不，我坐一晚。少雲道：你聽，脚步響，人來了。於是有那姑老太的聲音了。她道：少雲，夜過子時，該安歇了。明天早上，還要拜客呢。少雲回頭向窗子外道：這就歇了。說着，他趕快的放下雕花床架

下的蚊帳，將新娘子推到帳子裏去。那位姑太太在窗子縫裏張望。玻璃窗裏的花布窗帷，也有遮不完全的地方，由那裏可以看到新娘那兩隻花紅鞋，在帳子下面露着。新郎也在脫西服了。她手上提了一盞燈籠，自行走開。走到通客房的巷子裏遇到劉氏舉了個油紙捻走來了。她笑道：老太，你不用去了，新娘子安歇了。劉氏道：新娘子安歇了？她原是用很驚訝的聲音發問的。可是話問到舌頭尖上，却把聲音縮小了。但是她不肯止步，依然向新房走來。鄉下的房子，本是沒有玻璃窗的，因為馮家學時髦，特地在新房裏加設了一個玻璃窗。這窗戶是新加的，新木框子和舊窗棗不能完全吻合，就有了縫。新房裏有兩枝大紅燭，又有大的煤油琉璃罩子燈，就有光綫，由窗縫裏射出來。劉氏吹熄了油捻子，首先就在暗處發現窗檯上的幾根光條。她由這光條上向窗子裏張望，洞房裏已沒有了新郎新娘，床上的喜帳，深深的低垂，帳子下擺着一雙紅鞋，一雙紫皮鞋。桌上兩枝紅燭，光燄燒得三四寸高，紅光搖撼着滿屋子。她想着，這是喜氣洋洋吧？她站在窗戶外面，出了一會神，心裏暗叫着一百聲糟了。但是她有什麼法子，姑娘不肯裝病，作伴娘的，沒有那權利干涉新郎進洞房。她站着向窗縫裏探望探望，探望之後，又在窗子外站着出神。然而她正不會孤獨，年輕的小伙子，三三兩兩，不斷的前來聽房。這窗戶外是個小天井，幸有別間屋子裏的燈光，由門窗裏放射出來，可以照見天井裏的人影。要不然，她還只管被人撞着呢，她是看到人影子過來，就閃開了。幾批聽房的人來過了，全無所得而去，因為新人說話的聲音，非常的低微，什麼話也聽不見。

。劉氏看看聽房的，又看看洞房的門緊閉，她不能說什麼，也想不出什麼辦法，帶了一分沉重的心情，自回預備的客房裏去安歇，心裏想着，原來就覺得東家想的這條計，十分冒險。但沒想到自己姑娘根本不照計行事。本來也就難怪，十八九歲的姑娘真的做新娘子，真的入洞房，新郎官又是這樣一位白面書生，新房裏又是那樣好，她有個不動心的嗎？今晚上是沒法子管這件事了，明天必定要問問姑娘，爲什麼這樣做？這一臺戲越唱越難，怎樣的收場呢？她這樣的想着，倒是一晚在床上翻來覆去，在枕頭上打個盹，迷糊了會子就醒了。天已大亮，她也不願再睡，立刻披衣下床。匆匆的漱洗了，先就到新房外去探望一下。照規矩，新娘不天亮就起來的。她看到房門還是緊閉，窗戶也沒有開，只好薰回來。她暗叫着玉清這孩子糊塗呀。就是真的新娘子也該起來了。不怕人笑話嗎？她回到客房裏，坐不到五分鐘，她又走出來了。她二次到新房外，門已開了，馮家的女工，正送着一盆臉水進去。劉氏走進房時，玉清正對了梳妝檯在梳理頭髮。她看到母親進來了，疏了神，站起來，低聲叫了句媽。劉氏立刻大聲笑道：姑娘，恭喜呀！這算把玉清提醒，不覺羞得漲紅了臉，依然坐下，對了梳妝檯理髮。劉氏站在棹子邊，低聲問道：新姑爺起來了嗎？玉清回轉頭向垂下的床帳，努了努嘴。那個送水的女工，已是走了，劉氏就了玉清的耳朵，低聲道：你怎麼沒有照計行事呢？玉清向她母親看了一眼，沉了臉子道：我不能老騙人家。劉氏對她女兒臉上仔細的注意着，姑娘却是不介意，自到洗臉盆架子邊去洗臉。垂了眼皮，沉着臉腮，好像是不高興母親這

一問。劉氏手扶了那窗戶前的梳妝檯，倒是呆住了。玉清搗了一把手巾走過來對着鏡子擦臉，看看窗戶，又看看床上，然後低聲道：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有我和床上那個人作主。早上，人家招待你吃果子茶，吃早飯，你就舒舒服服吃上兩頓。說着，她微微一笑。劉氏在她這一笑中，就知道木已成舟那句話是千真萬確。但她放下了這邊，却放不下那邊，低聲問道：今天還回門嗎？玉清道：那是規矩，怎麼不去？劉氏還要問時，女傭工又來了，隨後來的人漸多，新郎也起床了，她只好走開。她心裏想着，玉清這孩子好大的胆，就這樣的弄假成真下去，以後怎樣對付蔡家呢？又怎樣對付自家的老頭子呢？女兒嫁這麼一位姑爺，怕不是好，可是這是假的。她想到這一切，覺得比昨天晚上還要精神恍惚，人家招待坐就坐，人家招待吃喝就吃喝。但是看看自己女兒，却是態度自然。新姑爺呢，雖然還是像昨天那樣客氣，却是更顯着一番恭敬。相見之後，總是笑嘻嘻的彎着腰叫聲老太。新姑爺這情景，她自己也莫名其妙，見了這位新姑爺，好像就格外親熱似的。人家叫着，也是笑嘻嘻的向人家回禮。她也就想着，他們兩個人全不着急，自己又何必着急，且看他們怎麼辦？於是就沉住了氣靜等回門。吃過了午飯，新郎新娘還有劉氏，一共三乘轎子，抬到了蔡家。劉氏的轎子在後，她下轎子的時候，却看到玉清在堂屋裏靠了柱子站着，頭垂在肩膀上，愁眉苦臉的，却不作聲，看那樣子是生病了。劉氏想着，這是什麼意思？天大的事都算完了，現在還要裝病？可是玉清越裝越像，靠了柱子却是不走。既然這樣做了，劉氏也只有跟着辦。於是跑向前

，搶着將她攙扶了。但是蔡家是個紳士人家，排場是不肯忽略的。大門外放着萬頭的爆竹，祖先堂上，設了香案，蔡爲經夫婦，高高在上，左右分張，擺了兩把披紅椅靠的椅子，扶了椅子站住。這裏新夫婦二人，走到第三進堂屋，在紅毡子上，先拜過了祖先，然後拜見岳父岳母。玉清始終是搖搖欲倒的樣子，由劉氏扶着行禮。拜過了，還不會站定呢，張氏就搶着向前，將她挽住了，問道：孩子，你不大舒服嗎？玉清道：昨天一過去就病倒了。蔡爲經道：那末，趕快扶到屋子裏去休息，先養養神罷。於是張氏劉氏夾着玉清，把他扶到裏面去。來道賀的親友，這時正擁擠了滿堂屋，大家都覺着這事太煞風景。主人蔡爲經雖然臉上也是表現了憂愁的樣子，但是並不怎樣緊張，依然叫家裏人在堂屋裏擺上三桌茶點，招待新姑爺入座。新姑爺馮少雲很鎮靜的受着招待，不帶笑容，也不帶什麼愁容，只是將一番客氣的樣子，週旋着各親友。大家安坐已畢，蔡爲經親自陪着姑爺坐一桌。問道：小女在這半年以來，身體老是不大好，恐怕是昨天受了一點熱。少雲點點頭道：當然。昨天行過婚禮以後，令媛就說身體不大好了。這舊式的結婚儀式，實在是不大好。新娘衣服穿的不多，頭兩天就不吃不喝，加上花轎又是四圍不通風的，悶也把人悶壞了。我想好好的休息一兩天，屋子裏讓空氣流通，自然也就會好的。在桌上的親友，有年老的，點點頭說：這是有的，老風俗叫着新娘暈轎，一半天就好的。蔡爲經聽說，也就裝着寬心的樣子。坐了一會，他也就到內室裏去看新娘。這時，玉清睡在張氏床上，放下了帳子，蓋着被子，雖然滿屋裏都是吃喜酒的女

眷，可沒有誰看到新娘子，也沒有什麼人和她說話。不過大家是親眼看到她進房的，那並沒有什麼疑問。蔡爲經走到房裏來，見張氏坐在床沿上，壓住了帳子，便問道：「孩子怎麼樣？」張氏道：「病勢來得很兇呢。若是今天還要抬走的話，那我很不放心。蔡爲經點了兩點頭。見劉氏也坐在屋子裏，就向她看了看，眼光裏好像告訴了她一句話，照計行事沒有錯吧？於是她又回到了堂屋裏來。大家問新娘怎麼樣時，他只是搖搖頭。自這時起，他裝了着急的樣子，不斷的向內室裏去打聽新娘子的病。吃過了招待新姑爺的午酒，太陽就偏西不高了。馮少雲站起來向蔡爲經道：「岳父，我要告辭了。晚上，舍下還有客。蔡爲經正了顏色道：「少雲，你坐下，我和你商量商量。少雲坐下了。蔡爲經又向在座的親友們拱了兩拱手道：「兄弟有幾句話和各位商量一下。就是小女的病，來得很猛，恐怕不能再坐轎子了。我的意思，暫時把小女留在家裏養病，等她病好了，我夫妻同送她到馮府上去。不知道姑爺意思如何？馮少雲微笑了一笑，笑得兩道眉峯伸長，好像就知道岳父有這個要求似的。他沒作聲。蔡爲經又向他望了問道：「少雲，你的意思如何？他道：「岳父當然疼惜令媛的。這話在岳父說來是可以的。不過我們家鄉，還很少這個前例，舍下的賓客全沒有散，小婿今天一人回去，這話可沒法交代。尤其是家父家母還是守舊的人，發生了這樣的事，恐怕不大願意。蔡爲經道：「少雲，你這話是對的，不過事出非常，也可以從權。各位親友以爲如何？但是這些親友，全部分是守舊的，覺得新娘子第二天回門就留下來，這話也不好說。都說，向新姑爺商量罷。少雲笑

道：這件事，晚生不能作主。若說不能坐轎，既然可以抬來，也就可以抬去。若說在舍下養病，岳父岳母不放心，請岳父派人跟了去照料。蔡府上小姐，既然到了舍下，從昨日起，那就是馮家人了。好呀呀呀，都應當由馮家負責，留在蔡府，這事可不好向下說。他說着話時，面孔板了起來，聲音也越說越高。在座的親友，也都不好說什麼，只有望着他們岳壻。有個年老的長親就說：新姑爺雖說可以坐了轎子來，也可以坐了轎子去。但不知道現在蔡小姐的病勢怎樣。我想最好讓蔡小姐也拿三分主意。少雲道：那也好，我們同去問問蔡小姐。於是邀了兩位長親，岳壻們隨着，同到張氏屋子裏來。張氏指了指垂下來的帳子道：她躺在裏面呢。少雲就站在屋子中間，大聲道：蔡小姐，你令尊要留你在家裏養病，讓我一人回去，這件事，我難於承認，回去我對父母交代不了。你生是馮家人，死是馮家鬼，你能不走嗎？說着，望了在屋子裏的女眷道：各位親友，我這話不過分嗎？昨天拜堂，今天新娘就留在娘家，這話說得過去嗎？若說養病，難道我馮家請不起醫生？蔡府怕我家不能好好的醫治，在座親友那位同去監視，我都歡迎。說着，又高聲道：蔡小姐，你想明白一點，不去可是不行，我家滿堂賓客，我一人回家，我沒臉見人。玉清睡在帳子裏可是不作聲。掀着帳子露着半面坐了起來。少雲指了指玉清向兩位長親道：請看，這個樣子，也不致於不能坐轎子呀。親友們面面相覷，可不便說留住新娘子的話。張氏怕親友看出了玉清的本相，早是把帳子又掩上了，臉上是紅一陣白一陣，說不出什麼話。連聲只叫怎麼辦？親友們都覺馮少雲的話理由充

足，都勸蔡爲經夫妻，還是讓姑娘走。馮少雲對帳子裏道：蔡小姐，你起床罷，我扶着你上轎。說着，奔到床邊，伸了一隻手到帳子裏去，由帳門裏拖出一隻紅綢夾衫的衣袖來。這時，玉清突然由床上帳門裏鑽出，很快的穿起踏板上的鞋子就向外走，口裏連叫着走罷走罷。於是她被少雲牽着出房門了。

第二十章 高朋引約河邊出

王玉清這麼一向外走，蔡爲經夫妻和劉氏，都是瞪了眼望着，一點兒主意都沒有，而蔡大老爹這條移花接木的妙計，是根本砸了。他們是情不自禁的都向外跟。可是玉清逕直的向前走，到了第二進堂屋，那抬新娘的小轎，早已預備好，兩名轎伕，扶了轎槓等着呢。玉清一上轎，人家將轎槓移上肩膀，就抬着走了。馮少雲在後，倒是很從從容容的，依然向滿堂親友一一告辭，才坐着轎子走去。劉氏呆呆的站在人羣裏，心裏是喜又是愁：暗想女兒嫁了這麼一位姑爺，怕不是好。可是就這樣嫁過去了，不能那樣簡單，這裏牽扯四家人家的關係呢。蔡爲經夫妻也是愁容滿面，無心招待親友。親友們看到事情無趣，又天快黑了，大家一哄而散。只有劉氏還在張氏屋子裏坐着。張氏送着客進房來，劉氏首先迎了她道：東家奶奶，這怎麼辦？我的女兒可真的嫁出去了。你們姑爺拉她走的時候，你怎麼不攔着。張氏道：新姑爺要新娘子回家，作岳母的能夠不讓他拉嗎？你的女兒裝着病就不該起身呀。說着話時

，蔡爲經一路喊着糟了，走進屋子來。看到劉氏拱拱手道：「這事也不能全怪我夫妻兩人。你是看到的，馮少雲拉着你女兒，她跟了他走了。劉氏道：「東家，你講理不講理呀？新娘子回門，要新姑爺拉了走，還打算不走呢。那不馬上是場官司嗎？你這條計根本就想的不週到。我女兒回來了，你不讓他躲開，你又讓你女婿到房裏來見她，裝病可以裝得像死人一樣，誰裝得出來呢？活跳新鮮的一個人，你能叫她跟新郎走嗎？不走，就得把實話說出來。你們老夫妻倆願意嗎？張氏看看屋子外沒有人，拉了劉氏的手道：「大嫂子，你不知道，我還合着一包苦水在肚子裏呢。我家那個現世的丫頭，下午已經發動了，不是今晚，就是明日，大概她要產生了。你想，這個時候，留着馮家人在我這裏，那豈不是有意讓人家看戲？現在雖是一個丈夫，你也不吃虧。吃虧的是我們，既賠了嫁裝，又賠了錢，親可結不成。劉氏道：「東家奶奶，你能保險馮家要我女兒嗎？你又能保險李家不來向我要人嗎？我那家女婿，可是個流氓。蔡爲經伸手亂搔了頭髮，在屋子裏亂轉了圈子，口裏連說真糟，真糟！劉氏皺了眉道：「誰說不是呀。王好老在家裏正等着我帶了女兒回家呢。我一個人回家，他一定和我不依。我幾十歲的人帶着女兒會給丟了，這不是笑話嗎？張氏道：「老嫂子，你就人情作到底罷。說着，把聲音低了一低道：「若是那現世寶今晚上要出世，還得你幫忙呢。劉氏也是愁着回去對丈夫交代不了，也就樂得在這裏再混一晚。果然，蔡玉蓉這晚像要分娩了。張氏打開了小

院子門的鎖，只引了劉氏進去，祕密的商量這個問題。可是上燈以後，却聽到王好德在外面叫了起來。劉氏只得到東家帳房裏來和他相見。王好德手上提了一盞白紙燈籠站着發呆。蔡爲經正在和他解說呢。他道：事情弄到這個樣子，全是我倒霉，你沒什麼吃虧的。乾脆，你們就和馮家結親得了。王好德搖搖頭道：不行，我兒子不依我，他說這件事做得太不漂亮。原來我們是瞞着玉發的，只說玉清在你這裏幫忙。我想，今晚上，玉清總可以回去的。剛才我聽說你府上新姑爺把新娘子拉着上轎了。並且有人看出來了，上轎去的，不是蔡小姐。我想，那不是把玉清又拉走了嗎？玉發看到我得了村裏人說的消息，坐立不安，他就逼着問我，我只好實說了。他在家裏暴跳如雷，說是沒有人回家，他就要拚命。劉氏一脚跨進門，聽了這話，那隻腳放在門外就跨不進去了。她扶了門框問道：他和誰拚命呀？王好德道：他還能找到馮家去嗎？馮家是受騙的人家呀。你回去罷，你不回去，他真會鬧到這裏來。劉氏看看丈夫，又看看東家老爹，皺了眉道：那我就回去一趟罷。東家老爹，這事你還得和我們作三分主。蔡爲經道：我現在忙中無計。尤其是今晚上，我家裏還遭難呢。王大嫂，你回去勸勸你兒子，你們家一個姑娘嫁一個姑爺，有什麼吃虧的。至於惹下了什麼麻煩，我們慢慢的商量。玉清已經抬到馮家去了，這是抬不回來的，發急也是枉然。王好德道：你知道今天抬去了，不能抬回來，今天就不應該讓他們再抬了去。蔡爲經道：你問問你女人，是我要她走的嗎？你女兒和馮家的孩子手牽手的走上轎去的呀。你女兒把我的計畫完全打破了，我還更

糟心呢。王好老，你先回去，安頓着玉發，我們再慢慢的商量。無論如何，今天晚上，或明天晚上，你不能讓他到我這裏來。我這個意思，你總可以知道。王好德道：我爲什麼不知道？若是不知道，我幫你老這樣大一個忙嗎？今晚上我可以攔住他，明天那只好再說了。回去罷，你我都是見錢開眼的傢伙，弄的這事收不起場來。說時，他舉了燈籠，高高的照着劉氏的頭。劉氏也是怕玉發追着來了，就跟了王好德這盞燈籠匆匆的回去。家裏的便門是洞開着，由裏面放出燈光來。到了那小過堂裏，見玉發口啣了旱烟袋，跨了凳子坐着。父母進來了，他並不理會，只是看了一眼。劉氏道：玉發你還沒有睡？他站起來，對母親身穿的藍布夾襖，青布夾褲看了一眼，笑道：發財了，你老這一身新。劉氏道：作喜事嗎，總得穿一點新的。玉發道：我們家有錢作新衣？劉氏道：你明知故問。你又發了你那僵脾氣。說着，她向屋子裏去。玉發道：媽！你慢走。我問你，妹妹怎不回來？劉氏只好站住了，見他將旱烟袋頭子不住的牆上敲着，瞪住了兩眼。劉氏道：你少管閑事。女兒長到一百歲，也是給人家的。我生的姑娘由我作主，你問不着。玉發拍拍手道：好哇！你老惱羞成怒，倒打我一把。不錯，是你生的女兒，可是不能給我們王家做丟臉的事。你和爸爸貪圖劉家二十畝田，把妹妹出賣了。這個我也不該問嗎？王好德自取下了他腰帶上掛的旱烟袋，在嘴裏啣着坐在磨架子上，一手扶着烟袋桿，一手向掛的煙荷包裏將兩個指頭掏烟絲，老是這樣的動作着，却沒有說話。劉氏道：你這孩子說話，就是這樣整個的。女孩子長一百歲……玉發道：我給你說了

，總是人家的人。你還有什麼理由沒有？是人家的人，要光明正道的嫁出去，要她自己願意的嫁出去，誰讓你們窩同着行騙。劉氏也就坐下來了，是要和兒子作長時間談判的樣子。她蹲了身子，拖着坐下的矮竹椅子向前移了兩尺，低聲向玉發道：你叫些什麼？我們這樣做，自然有不得已的緣故。玉發道：什麼，不就是怕東家爲了欠租要收佃嗎？收佃就收佃，也不致於要人的命吧？你們作了這樣的事，我無臉見人，這個家我不要了。說着，捏了拳頭在矮桌子上一槌。劉氏瞪了眼道：怎麼回事，你越說越來勁。玉發捏了拳頭在桌子角上鑿着，咬牙道：你們作的好事，恨死我了。王好德這算把那袋旱烟裝上了。伸了旱烟桿，在牆上掛的梓油燈燄邊，對了烟斗吸着。他這算是起身了，靠近了玉發身邊，順手就扯了他的衣襟道：去睡覺罷。有話明天慢慢的說。玉發道：還有什麼商量的？女孩子嫁到人家去了兩天了，說什麼也是晚了。王好德又坐到磨架子上去了，慢慢的吸着旱烟袋嘴子，帶了三分喪氣的樣子道：既然是晚了，你還發急幹什麼。玉發道：現在滿村子裏全知道了，明天出去，我們年輕小伙子，把什麼臉見人？劉氏道：你打算怎麼辦呢？你有本領，到馮家把你妹妹叫了回來。玉發道：米做成熟飯了，叫她回來，將來她怎麼辦？劉氏道：那麼，你和我老兩口子拚了，是我們出的主意。玉發歎氣道：你們自然是中了財迷，可也是蔡爲經逼得沒奈何。劉氏道：那麼，我們又得罪你，你這樣氣不服的找誰？玉發跳了起來道：冤有頭，債有主，我找蔡爲經。今天夜不成事，明天找他去。他有錢什麼人都買得動，他買不了我王跛子！他買不了公

道！說着，他舉起了一個拳頭，大聲的叫。王好德將旱烟袋指了他道：你……你瘋了！玉發道：我瘋了。我也是你們氣瘋的。人窮了，窮得一點骨頭都沒有。什麼事都肯做。劉氏扯了他的手道：去睡罷去睡罷，明天再說罷。說着，把玉發向他屋子裏拉。玉發看到老兩口子全都已屈服，也就只好輪到床上去生悶氣。聽到老兩口子也是唧唧噥噥的互相埋怨着。他覺得對這對老可憐虫辯論是沒有用的，也就默然的睡在床上。但是心裏却不住的咆哮與咒罵。天不亮，他就起身了。一個人悄悄的開了大門，就向田坂上走了去。他覺得空了手不大好，順手在門角邊掏了一根鋤頭柄，就抗在肩上。他走到田坂中間，站定了腳，四處張望着，首先就是看着蔡爲經那莊屋出神。他咬了牙向那莊屋點了兩點頭自言自語的道：我總得和你們算這本帳。他說着話時，就把肩上抗的鋤頭柄向空中一擡。田坂有人叫起來道：王玉發，你發什麼神經？玉發回頭看着，是打魚的伙伴張胖子和周老四。便哼了一聲道：我發神經病？我要打人。說着，兩手拿了鋤頭柄在空中舞了個團圓。張周兩個人看到，跑了向前，圍着他問道：玉發，你一大早起來，這樣生氣，有了什麼心事嗎？玉發道：二位老哥，你是明知故問。我家裏出了這件不體面的事，你們難道不曉得。張胖子道：聽到說的。說是昨日蔡玉蓉回門以後，沒有到馮家去，抬去的是你妹妹。本來她兩人長得有些相像，也許大家看花了眼？玉發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蔡玉蓉在家裏生孩子，根本就是玉清代表去拜堂的。我家爲什麼願意這樣幹呢？一來是蔡爲經逼的，二來是兩位老人家財迷心竅。事前我一點不知

道。我若是知道，汗裏打出血來，我也不能讓玉清上轎。我要去和蔡家算賬吧？自己也有短處，玉清是十八九歲的人，又不是小孩，誰讓你自己上轎的。二位老哥，你看這事怎麼辦？說着，他將左手扶了鋤頭柄插在地上，右手在頭上亂抓。周老四搖搖頭道：這事的確不大好辦。玉清是位聰明姑娘，和蔡玉蓉還不好得很呢，她爲什麼願意去代表？玉發歎了口氣道：這也難怪！她的未婚夫李二狗是個流氓，本來她就不願嫁。二狗這東西，也讓蔡爲經收買了，他先給蔡家寫了一封休書轉交給我們。她一氣就要報復二狗一下。恰好馮家這新郎是個白面書生，她嫁過去了，有什麼不上算的。說着，只是搖頭。周老四長削的臉，黃皮膚上有兩道劍眉，顯着這人會出主意。他兩隻手操住繫着破青布短夾襖的腰帶，緊了一緊，一幌身子道：這件事，一怪蔡爲經，二怪李二狗，可以找這兩個人算賬。但是你自己有短處，你們不能先動。玉發道：你說着，還有人找我們嗎？周老四笑着閃動了他的嘴唇。嘴邊上一個黑痣，也跟了閃動。指了鼻子尖道：你不相信我？那李二狗，無事他還要生事呢，現在有事他不找財主？玉發道：他沒了把柄了，找不着我。因把蔡爲經和他接洽的經過再說了一遍。周老四道：二狗寫的那封信，那是騙蔡家的租子的，那不發生效力。第一，他沒有交到你們王家人手上，第二，你王家也沒有回他的話可以退婚。還有個第三，那傢伙是個流氓，他就打了手模脚印，也會賴你一個乾淨。現在玉清是到馮家去了，她就算和李家無關，還頂着馮家一個名字呢，他會不找一塊肥肉咬上兩口？兄弟，你不要忙，我們去打一上午魚，下午到鎮市上

把魚上了行。多少換他幾個錢，在茶館裏泡碗茶，三朋四友，大家談談，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說不定就想出個好主意來？玉發道：那不是事情越鬧越臭？張胖子道：事到如今，你還想瞞人不成！玉發將鋤頭柄在地面上一築，發狠道：我去告他們一狀。周老四道：廢話，窮人和有錢人打官司，你輸到底。玉發道：我至少也找地方上幾個人和他們講講理。張胖子笑着兩眼一合縫，拍了他的肩膀道：你算找小鬼和閻王討債，你上當不揀日子。玉發道：據你這麼說，那我們窮人就沒有路走？周老四挽了他一隻手臂，把他的身子帶轉過來，笑道：走罷，回去抗了網來，一路打魚去。窮人不會沒有路走，窮人有窮人的路。張胖子道：對！窮人有窮人的路，窮人不要去走財神的路，一百個財神，就有一百零一個是壞人。周老四道：怎麼會多出一個來了。張胖子道：你怕沒有雙料的？兩人說着哈哈大笑，拉了玉發走去。玉發就依了他兩人的話，在家裏抗了網出來打魚。他們的罾架子，是在河堤上不撤走的，打魚的時候，將網掛上就行。打魚的所在，是個河灣子，三架罾，約莫相距到半里路。偏是玉發的罾在最下游的所在，打了半上午的罾，只網着兩斤小魚，他索興停了罾，在堤沿草皮上躺着。將草帽子裏了一捲青草當了枕頭，仰面躺着。上面是大柳樹的樹蔭，初黃的柳葉，被河風颳着，斷斷續續的向下墜落，他看了只是出神。那黃葉只管翻了筋斗歪斜着落到草皮上，一點聲音都沒有。他想着，玉清就像這柳樹的黃葉似的，一點響聲沒有的落了下來呀。他對柳樹縫裏的天空望着，簡直不知道動作。忽然張胖子叫道：怎麼了？早就躺下了。玉發

見他提了一隻大魚簍子過來，問道：有十來斤嗎？我今天魚不上網，不到兩斤，不上街了。張胖子放下簍子，在草皮上坐下，推着他道：起來。吃飯喝茶，我和周老四會東。把簍洗洗，存在堤後劉麻子家裏，我們三人就上街。我扳了簍替你想心事，你這事真不好辦。但怎麼樣我們也不應當放過這有罪的人。玉發說着，他將兩手比了個筒子，放在嘴上，對了周老四扳簍的所在大聲叫着。在堤上望了那柳陰下的簍架子已經停着，過了一會子，周老四將撈魚網的長竹竿，一頭挑着網，一頭掛着魚籃子走了來。竹竿子挑着上下顫動，一路笑了來道：行！二十多斤，夠作東的了。玉發坐在草皮上搖了兩搖頭，望望兩位朋友，却没有作聲。周老四道：嚇！小伙子爲什麼這樣垂頭喪氣？胖子，你和他收了簍，我們拖了他走。武松不打虎，一輩子過不了景陽崗。玉發聽了這話，跛着腿跳起來道：好！憑你這話，去打老虎試試，打不了給老虎吃。周老四道：我保險不會。一個人打老虎，老虎比我們神氣，我們一羣人去打老虎，我們就神氣了。我把簍送到劉麻子家裏去，送魚上行，我在街上等你，快來呀。周老四閃顫着竹竿走了。張王二人照着話，處理網簍，各提着自己的魚簍，奔到相距五里路的小鎮市上來。這裏有魚行，他們送魚去，隨時可以脫手。賣得了錢，照例是奔上十字路口那兩三家茶館，隨便挑一個座位坐了。喝碗粗茶，吸兩枝紙烟，這是他們最好的享受。秋收以後，農人勤快的，不肯闲着，就都奔上了打魚這條路，打得的魚，總是要到小鎮上來推銷的，所以茶館裏的茶客，下午總是滿座。周老四先來，還是擠在臨街的一副座位上。看到

了張王二人，就連連的向他們招手，在一桌坐着。他先抓了玉發的手，向他低聲道：「你看看，這三家茶館，我們自己的弟兄不少呀。和他們說着，多少總會想出一條計來和你出口氣。正說到這裏，一位坐小轎來的紳士，住着轎子跳下來，跟了轎子走過茶館。這原是鄉村最大的禮節。周老四就拍了玉發的肩道：「你看見麼？這裏窮人多了，大紳士也只好客氣客氣呀。人多我們就行了。」

第二十一章 夜深成叟過門時

周老四這個舉例，倒是讓玉發動心的。三人泡了三碗茶，圍了桌子談起心來。玉發向三家茶館裏都看了看，見滿堂滿座的人，影子亂搖着，哄哄的人聲，喧騰了滿街。這就伸着頭隔了桌面向周老四道：「四哥，你看這件事在這裏談出來嗎？你看，遠遠近近的人一傳開了去，這不丟面子丟大了嗎？周老四道：「唉！老弟台，你簡直的想不通。現在事情都壞到底了，你就是不說，人家日後還會不知道嗎？你還談什麼面子？面子是假的，那和作好人全沒關係。蔡爲經這人有面子吧？他是那種人？心肝五臟全都是壞的。你等我想一想，怎樣去通知這些弟兄們。說着，他在身上摸出了一隻扁紙烟盒，裏面有剛買的三枝零烟，三個人分而吸之，他取了一枝腳在嘴角裏，偏了頭吸着，將一隻腳抬起來，放在板凳上。他看看同桌的王玉發，又看看三家茶館裏的座客，心裏有着許多話，却像一團亂麻，一時找不出一根綫頭來

。正在這時，玉發對着街上，很驚訝的嚇了一聲。看時，在這斜對過通河邊的巷口上，有個小伙子，取下頭上的灰色新呢帽，臉上笑嘻嘻的，不住的向這裏點頭。這人穿着一件芝蔴呢布夾袍子，沒有一點皺紋，乃是嶄新穿上的。手裏提了幾個大小紙包，還有兩隻酒瓶。像是個送禮的人。周老四張胖子都覺着這人爲什麼向這裏打招呼。玉發叫道：二狗，你怎麼到這地方來了？周張二人才知道他正是李二狗，可沒想到，會在這裏遇着他，都呆了一呆。李二狗笑着迎上前道：王大哥好親熱，還記得我的小名。玉發道：當面叫你小名，那比身後罵你要好的多吧？李二狗倒是不見怪，搶着走過來，放下手上的東西，兩手抱着呢帽，向在座的人作了幾個揖。玉發只好請他坐下喝茶，並給周張兩人介紹。四個人坐了四方，把李二狗讓在上座。他向玉發問道：莊稼都忙過去了，岳父在家裏嗎？玉發和周老四坐在對面，二人聽了這話，彼此對了一下眼光。李二狗繼續着道：我是特意來看岳父的。玉發冷笑一聲道：你還這樣的稱呼嗎？你有一封信給蔡大老爹託他轉告我們要退這門親了。我們正在想着有什麼不對呢？退就退了罷，於今的婚姻，那也不是可以勉強的。李二狗聽到這裏，突然站了起來，向玉發作了三個揖，笑道：這是我的錯。我也正爲此事而來，要向岳父岳母，正式道歉。玉發道：道歉？晚了！周老四立刻向玉發使了個眼色，阻止他不向下說。二狗依然站着，問道：怎麼會是晚了呢？周老四笑道：李二狗，坐下來慢慢的談罷。二狗坐下來向周張二人點頭道：我自知我的理屈。我想，岳父岳母也不會計較我的。周老四笑道：我們不大明白這

件事。二狗道：照說呢，也不能說我一個人短理。早兩年就和王府上談過喜期的事，一直到目前並不能決定，當然是舍下窮的原故。我想這樣拖延着，那是個了局呢？所以寫了那封信。那也是年青人一時冒昧，多年的親戚了，倒不可這樣一口氣就鬧翻了。玉發笑道：你以爲人家十八九歲的大姑娘是一條狗呢，要就叫着來，不要就鬧着走。二狗笑道：玉發，你不要這樣說話呀。一隻碗碰不響，我寫信是有原因的。玉發道：什麼用意？老實告訴你，你和蔡爲經接洽的經過，蔡爲經都和我們說了。你貪圖二十多擔租子的好處，把我妹妹出賣了。寫上那封信給他，好讓我妹妹死心踏地去當代表。你現在必然是打聽得明白；知道我妹妹讓人家逼着走了。你又反悔你寫的那封退婚書，向我們要人，交不出人來，你就再訛一筆錢。你那心裏的詭計，是這樣不是？再老實告訴你，要錢沒錢，要人沒人，我有拳頭兩隻。說着，真把右手捏了個拳頭豎起來，比齊了自己的鼻尖。李二狗是個久混小鎮市上的流氓，沒事還得生些事出來，正是不怕這些。他互相捲着兩隻袖子，瞪了眼道：跛子，你以爲給我一個下馬威，我就怕你嗎？李二狗接着道：我要去見你父母說理，我不和你說。你有法否認我不是你王氏門中的女婿，你們就可以不交人給我。你們賣女兒發財，倒反說我貪財嗎？玉發正在他上手，更不說話，對着李二狗右腮就是一拳。他偏了過去，這拳打在他肩上下通一聲響。二狗反手一把將他的手臂抓着，瞪了眼道：你要講打？姓李的久闖江湖，可不怕這個。玉發又把另一隻手伸了過去，隔了桌子角，兩個人就揪起來了。張胖子早是跳了向前，將兩個人

隔開，搖了手道：有理可以講得清，何必動手？李二狗叫道：到了你們家門口，倚仗你們人多嗎？李端才見過這個，你打聽打聽。說着互相又捲了兩隻袖子。周老四道：李二哥，這話你就失言。我們作朋友的，只有從中勸說，還能幫拳不成？你可不要說動衆怒的話。他們四個人一喊叫，喝茶的人就都圍上來了。玉發道：各位都來了就很好，我也不要這個虛面子了，給大家講講這個理。說着，由凳子上上了桌子，先抱了拳頭作個羅圈揖，然後道：我一點不隱瞞，請大家評這個理。我家兩代種蔡爲經的田，是個窮佃戶，這兩年蔡家不肯推讓收成，欠了東家幾石租子。五荒六月，他逼收欠租，逼得我家寫了一張欠字，還認月息二分呢。稻子一黃，他就在地裏收租，而且新舊都要。碰巧，我病了一場，花了一點租子，接着，我家燒了三間草屋，就用得租子多了。蔡家趁了這個機會，老說要收我們的佃。我父親害怕極了。蔡爲經有個女兒，叫玉蓉，長得和我妹妹相像，年歲也差不多。她倚恃她有錢有勢，說我妹妹不該像她，見了面就罵，用口水噴她。可是她自己不學好，肚子裏有私孩子了。她是許聘馮彩堂的兒子馮少雲的。碰巧人家就在地臨生的日子裏娶過門。蔡爲經想作參議員，不敢得罪這門親。就逼了我妹妹去冒充新娘。原是說拜過堂就裝病，祇要等到第二日回門以後就不去了。同時又許了許多好處。玉發接着道：我父母也不好，爲了救窮，答應和他們行騙。可是我妹妹還不肯，怕這事太冒險，她是許了這李二狗的，因爲李二狗不務正業，不願嫁過去，原是望他學好。並無惡意。蔡爲經就拿了些錢，又給了他二十石租子，要他寫封休書

，把我妹妹休了。這小子貪那筆財喜，就照辦了。我妹妹見了休書，當然生氣，就答應蔡家的要求。她是心想，李二狗都拿她出賣，她自己爲什麼不去找幾個錢來救家裏的窮呢？誰知道馮家把這事識破了，回門是回門了，他們依然要把假新娘子抬走。蔡爲經還不肯說真話，由新郎把我妹妹拉走了。我自己知道也理短，正要請教鄉下的公正人，怎樣把這事來收場。不想李二狗裝着麻糊，今天故意來探親，想和我們要人，要不着人，就好說錢。請大家評評這個理，這四家人家，誰的理最短，誰該受罰。只要公平，我姓王的沒假話說，抄家坐牢，全都願意。不過我有句話要聲明，我父母是爲窮所逼，我事先是一點不知道，要知道，決不能丟這個臉。我說完了，請大家罰我。他說着話，又拱了兩個揖，然後爬下桌子。這麼一來，在場的茶客，都很同情他。有幾位向來和人排難解紛的，就把李二狗引到另一張桌子上，分作兩邊，和王李二家談論這件事。談了兩小時，大家討論出來一個道理。蔡爲經是第一無理，李二狗是第二無理，王好德是第三無理，馮少雲是第四無理。今日天色晚了，要談判來不及，明天上午，推十個代表，陪了王李二家的人到蔡家去講理。勸李二狗也不必到王家去了，就在這小鎮市客店裏住下，把情理講妥了，再去通知馮家。千不該，萬不該，馮少雲不該將錯就錯，只要他當晚上不和新娘同房，第二日將新娘送還，這件事不好辦的多嗎？李二狗對這些講法，雖然心裏不滿意，可是在大眾的議論下，也抗不過這個理字去。也就接受了這個辦法。他們在茶館裏議論的時候，王好德因爲兒子一天沒回家，四處打聽，據人說，他

打了魚，送到鎮市上去賣了，也就趕了來。他到了街上，天色已經昏黑，滿街議論紛紛，說是發生了一件假新娘子的新聞。他心裏嚇着就是一跳。於是就在僻靜處溜到茶館後身去聽。這時茶館裏已上了燈，他在暗處，恰是沒人看到。他聽了個仔細，盤算着當衆講理，這決不會佔着什麼便宜，又立刻跑回家去，把經過情形對劉氏說了。劉氏呆了半天，因道：玉發這孩子真是胡鬧。家醜不可外揚，怎麼可以把這事弄到街上去吃講茶呢？他們和蔡家算帳，那活該，我們管不着。和我們算帳，我也不怕，我們是窮人，算來算去，老命兩條。只是馮家是我們自己的人。玉清有這樣一個婆家，我們老兩口子願意他散了？姑爺是個讀書的人，親家又是個大紳士，他們總有主意對付，你冒夜去報個信罷。王好德正是躊躇的站着，不知道要用什麼話來應付這件事。聽到這裏，他忍不住笑了。搔着頭皮道：你倒認了親家了。劉氏道：那沒錯，馮家他能不認我們是親家嗎？女兒嫁了他家，他和我們可就同當了。王好德站着想了想，點頭道：這也有理。我這個拿不出手的親家翁，黑夜打了燈籠去會親罷。說着，倒是打了個哈哈。他雖是這樣說了，却還不肯示弱，洗過腳，穿上布襪子布鞋，然後換了一件半新舊的藍布大褂，打着燈籠，就奔馮家去。十多里路，也夠他走兩小時的工夫，到了馮家，在鄉下已是小半夜了。他亮着一盞白紙燈籠，到了他們莊屋外面，便應起了一片狗叫。他將燈籠舉得高高的，迎着狗叫聲走過去。到了馮家門口，兩三條狗圍着他叫。他大聲道：你們不要叫，我是來報信的。院牆裏面就有人問道：什麼人說是報信的？他向了牆

裏道：我是蔡府上來的，我叫王好德，請你去對少先生說，我有要緊的事來報告。牆裏叫了等着。不多大一會。門裏面亮着燈火，有幾個人的腳步聲，又有人隔着門問什麼人。王好德答應了。這就聽到玉清的聲音道：是我爹，讓他進來罷。門打開了。一個小伙子掌着煤油燈，馮少雲夫妻，雙雙的迎着。玉清見了他又叫了聲爹。少雲却是深深的向他鞠了躬，口稱老伯。王好德聽着，就是愕然一下，心想，怎麼都說明了？少雲道：老伯這樣夜深的來，一定有要緊的事，不忙，請到裏面坐。讓我把家父請出來，恐怕他已經睡了。王好德道：不必，我和你們說說就行了。於是少雲夫妻，將他引到小客廳裏去。這不過是喜事的後門，牆壁上倒還是高掛着喜幛喜聯。滿屋子陳列着紅漆的桌椅，玉清由裏面捧出一盞大玻璃罩子的煤油燈放在桌上，在鄉間已是滿屋通明。看到自己女兒穿件嶄新的花格子長夾襖站在當面，手指上圈了黃澄澄的金戒指。他點了兩點頭道：你們很好。少雲也就要張羅着茶點招待，正和家裏一個傭工，低聲商量。他一擺手道：夜不成事，我也不是爲打攪你們來的。連夜還要趕回去呢。少雲於是將傭工引了開去。向王好德笑道：你老有什麼話只管說罷。我們這裏對這件事情完全明白了。家父家母對玉清也很好。王好德倒是有點難爲情，坐着摸摸下巴頰。但是究竟事關重要，他躊躇了一會子，就把剛才在小鎮市上聽到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玉清道：我們也正是晝夜商量着，這件事遲早要說破的，得想個妥當的法子，既是李家先動手，那就讓他們先動手，天大的罪，都是姓蔡的，與馮家無干。與父母也無干。少雲也笑道：你老

放心，李家那小子親筆寫的退婚書，還在蔡爲經手上，他也不能怎樣說人的。今晚上不必冒夜回去了，家裏還有一點剩菜，燙上一壺酒，我和你老喝個半夜，明日天亮再走。不過是透着不恭敬，但是談心却是好不過的。王好德道：改日再來打攪罷。我家裏那位老太太，還等我的門呢。我把你們這裏的情形告訴她，也讓她好放心。少雲望了玉清道：他老人家冒夜跑了來，連杯新鮮茶都沒有喝，我們這過意得去嗎？玉清是和他坐在一排椅子上的，就歇了他一眼道：若是把他老人家當個親戚，他老人家進門的時候，大門口也不應當放過爆竹嗎？這就只當是蔡爲經家裏一個老佃戶來報信罷。少雲向她拱了拱手笑道：罪過罪過！王好德一看這情形，他兩口子竟是和陸得很。臉上也就帶點微笑。便站起來道：大概還沒有驚動你們堂上二老，我也不去拜見了。早點趕回家去。明天有什麼情形，我恐怕不能來報告你們。最好你派兩個人到蔡家去等着。少雲笑道：你老放心罷，沒有什麼了不起，打場官司，也沒有人能把令姨在我家搶了走。王好德連說很好，把吹熄了掛在牆上的燈籠點着，起身要走。少雲道：我找個長工送你老回去罷。明天就讓他看了情形回來報信。王好德對於這個辦法倒也贊成，就提了燈籠站着等。少雲找人去了，玉清就低聲向她父親笑道：他們滿家人待我很好，我也不想別的什麼了。不過這樣一來，人家不會說我是嫌貧愛富嗎？王好德道：那自然是難免的，誰會知道我們是逼上梁山的呢。玉清笑着搖搖頭道：這裏可不是梁山。王好德道：現在也不必辯論這些了。但看明天大家怎樣對付蔡家，又怎樣對付李二狗？你放心，我二老拚

了這條老命，也要顧到你夫妻兩人的前途。姑爺怎麼樣，他不嫌我們是個窮人？玉清笑道：你想想的正相反，我一時也說不濟，你久後自知。說着，她又笑了。王好德看這樣子，女兒是由心裏頭喜歡了出來，自也不再說什麼。一會兒工夫，少雲提了一隻籃子出來，裏面是裝滿了大小紙包，還有一大刀肉。他放在一邊，有個傭工打着燈籠來了。少雲就把籃子交給他，笑道：你跟王老爹去，打攪他，就住在他那裏了。這隻籃子，你帶了去罷。王好德正要攔着，玉清道：他爲人很實心的，決不會作假，拿出來了，那是不肯收了回去的。說着，向少雲一笑，少雲也就向她回了一笑。老人家看這對少年夫妻，竟是掉在快樂的海裏，自也很高興的跟了長工走着，小夫妻兩個直送到大門外來。兩個人走路，雖然是深夜，却也不寂寞。王好德快到家的時候，見蔡爲經莊屋裏，燈火通明，由下向上射，射着樹葉底下，成了陽面，這很可證明蔡家人還不曾睡覺，就向那裏迎了上去。當他們走到蔡家莊屋前的時候，有一盞燈籠由那裏出來。正好彼此碰個對着。鄉下人走夜路，正面相遇，最習慣的喜歡問是那一位？王好德首先問着時，那邊來人，聽出了聲音，他道：是王好老，這樣夜深，還忙着呢。王好德道：說話的是曹四老爹，不用說，是由蔡大老爹家裏來。說着話，彼此走到了一處。曹四老爹打着燈籠在前，後面跟了個婦人，手裏提了隻籃子，將一個包袱皮蓋着。曹四老爹抓了王好德的手，低聲道：你猜得着籃子裏什麼東西嗎？王好德笑道：還不是蔡家三姑娘的事情發表了嗎，是男是女，是死是活？曹四老爹道：是個男孩子，當然是活的。我送到十里路

外一個地方去養着。王好德道：四老爹一輩子都是作積德的事。這種事，你也肯幫蔡家的忙。曹四老爹道：王好老，你不要說這話，這回我幫你忙不小哇。你有了闊親家了。王好德道：哼！這戲還有得熱鬧呢。明天上午，我們到蔡家去談談，四老爹也可以移步嗎？曹四老爹道：我當然去。蔡家有事，沒有我在裏面扇着，就會瓠鍋的。王好德哈哈的笑了一笑。曹四老爹道：你看，你將來還少不得請我多喝兩壺呢。王好德噙了一聲。四老爹沒答話，那提籃裏面，却哇哇的發出兒啼聲，這倒是他害怕的，說聲再見，搖幌着燈籠走了。

第二十二章 誰能憐憫私生子

王好德這是證明了曹四老爹的言語是真的，蔡爲經將這個包袱卸下了，總算減少了一些醜事，不知道他明天的態度怎麼樣？反正他是個詭計多端的人，明日總當處處留意。他回到家裏，把馮家長工安頓着睡了，把見了玉清的話，告訴劉氏，又把蔡玉蓉已經產生一男孩的事也說了。劉氏道：蔡家那樣有錢有勢，他們不會把這麼一位好姑爺讓給我們啦。他女兒沒病了，他若是要各歸原位，那怎麼辦呢？王好德道：我看玉清的樣子，在馮家是十拿九穩的住下了。馮家是偏要面子的人家，他們就是不和我們作親，也犯不上要蔡玉蓉這種人吧？我還是和玉發商量商量，叫他不要太鬧脾氣。劉氏道：和他商量什麼？他根本沒有回來呢。我真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妹妹有了好婆婆家，他反是不願意。王好德也連連的點着頭，說馮

家很好，姑爺也很好。兩人提到這一點，就陶醉到女兒享福的事情上去，把明天要應付一個難關的事都忘記了，轉而商量明天一早，怎樣招待馮家來的這位長工。王好德說：姑爺給那籃子東西，裏面有肉有掛麵，招待人家吃早點，竟可不花錢，那實在過意不去，決定天不亮起來宰一隻雞煨湯。主意決定了，劉氏只上床打個盹，天不亮就點燈起來作招待闊親家的特使。天剛亮的時候，就聽到田坂上一陣雜亂急忙的脚步聲。她心裏連跳着一陣，想着不要是事情就發生了。跑出廚房，一看，只見一大羣小伙子，順着大路直奔蔡家莊屋而去。遠遠看見一個步履不良的，跑得身子聳上聳下，那不就是玉發嗎？劉氏趕快把王好德由床上叫了起來。因道：可了不得，他們整羣的人都到蔡家去了。領頭的人，就是玉發。難道，我們自己沒有錯嗎？他那小伙子不知高低，不要搬石頭壓了自己的腳呀，你快去罷。王好德舀着冷水洗了把臉，趕快就向蔡家跑了去。到時，蔡家已是大開大門，這裏十來個人，擁進了堂屋。蔡爲經並沒有出來，蔡老六板着臉子站在堂屋中間，瞪了眼望着大家道：太陽還沒起山，你們搥開大門擁了進來，什麼意思？好哇！李二狗王跛子你兩人也跟着來了。說着手指了人叢中的兩人。周老四一拱手向前笑道：六哥，這沒你的什麼事，你不必多管。他們王李二位請了十位中人，邀蔡大老爹到鎮市上去喫講茶。蔡老六看看來的人，都是附近村莊上的窮小伙子，料着他們也作不起多大的事來，於是兩手叉了腰，在堂屋的屋檐下走來走去。半歪了頭脖子道：有什麼話，諸位現在就可以說，爲什麼要到鎮市上去吃茶再說？周老四道：六哥，

難道你不懂吃講茶的規矩，無非是當了大眾，講出一個道理來。你代表不了蔡大老爹，你請他出來說話。蔡老六道：出來就出來，難道還怕你們人多不成！不過他還沒有起來。張胖子叫道：擺什麼架子？他自己心裏該明白，我們也無非是出來和你們幾家了事。你們有錢，動不動拿二三十担袖子嚇人，我們嚇不到。蔡老六道：胖子，你爲什麼出言傷人？張胖子將衣服分向兩邊，袖子捲了幾捲，把頸脖子一歪，將兩隻眼睛一瞪，大聲答道：你有什么言語……周老四將他身子一扳，搶上前道：老六，這沒有什麼事，將蔡大老爹請出來就得。你何必在大路上拿着竹棍子爲難？蔡老六看這情形，已經不是自己攔得住的，向來的人都拱拱手道：我身站在旁人身邊一樣，但講公道話，若說姓蔡姓的好不好，你們一定講我偏着一邊說。現在請各位在堂屋裏落坐，再燒茶請各位喝，再請大老爹出來，直接談判。來人都紛紛的噯道：請大老爹出來就得，燒茶不必。老六看這些鄉下人臉色，不是自己一個人講得下來。只得向各位看看，也有坐的，也有站着的，也有站着說話的，人多話雜，也不明白安頓那一個好。自己來了一回羅圈揖，就告罪向蔡大老爹書房裏來。昨晚上，蔡爲經正是缺覺，正好睡得熟，蔡老六就隔了帳子叫了兩三次。最後靠近了帳子，叫道：你也該起來了，王玉發李二狗各領了一班人，找上我們一家來了。蔡爲經自從馮少雲硬把王玉清拉走以後，心中老大的一個泡癢，弄得寢食俱廢，好像得了神經病，其實是受了大刺激。再加上昨天晚上，蔡玉蓉養孩子，搞得一夜沒睡，此時正在迷糊之中。經蔡老六一陣狂喊，問道：你說的甚麼話？說這

話時，已披衣起床。蔡老六道：王李二家已各領上大批的人找上門來了。蔡爲經已把長夾袍袖子穿起，但沒有感覺，正自抖着兩隻袖子，口裏喊道：你把我藏着的呢夾袍子拿來嚐。蔡老六道：大老爹身上穿的不是。蔡爲經低頭一看，才明白了。這蔡爲經是個老奸巨滑的人，爲何如此失魂落智，因爲他上一晚已沒有睡，所以腦筋昏亂。昨天在晚飯剛剛吃過時候，蔡爲經點了一枝烟，在手指上夾着，把烟就向嘴唇，吸了幾口，嚙的一整，吞下那口烟。他吸過一枝又一枝，他的腦中思潮起伏，想想自己女兒將來如何結局，想想王好德女兒，弄假成真，囊變成偷鷄不着蝕把米，越想越沒有主意，腦子有點昏昏沉沉。就在這時，張氏加快了脚步，直奔爲經房門。但到了門口，又放輕了脚步，緩緩的送過她的影子，投進爲經房門。又把件長灰布夾袍拎起來，揮掉上面的灰，扶着門框站住。蔡爲經明知道她來，特地裝成不知道。張氏扶着門看了他兩眼。發出兩聲咳嗽，然後道：她放出最後通告了！蔡爲經望了張氏道：她放出通告，你怎樣辦？張氏道：臭雖臭，究竟自己身上的肉，我看她臉上那一種悲苦的神情，不能再拖延的樣子。蔡爲經吸着紙煙，又繞了兩個圈子，便道：好罷！丟醜就是這一回，叫老六來。張氏看到爲經臉上，有開放兩條人命講情的表示，連忙口裏說好，找老六，找老六，一直喊了出去。不大的工夫，蔡老六應着進房了。蔡爲經翻着眼看着他問道：師娘叫着你進來了？蔡老六不知道誰喊的，垂了兩手答應着是。蔡爲經這才止步，將手上的香烟頭，指着他道：趕快去找曹四老爹，對他說，他村子上曹老娘，當場可以演一場好戲了，請她

馬上就來，去是單獨的去，來是你和兩個夥伴來，多話也用不着說，曹四老爹明白。蔡老六對大姑娘懷私孩子的情形，比誰也清楚，自己不必對大老爹多所顧忌，打着燈籠走了。蔡老六一面走，一面想，這曹四老爹，是個白天吃太陽，晚上吃月亮的人，碰着這樁好差事，要大大的發一筆財香了。只有我家大老爹，會把他當做好人，人攙着不走，鬼攙着才跑。想着，自向曹家走去。蔡爲經見張氏還靠門站着，問道：還有什麼問我嗎？你還是去看看大姑娘，弄出了岔子沒有，你縱然有話，明天也好問，後天也好問，偏偏要在今天？張氏有一肚子關於王玉清的話，一時也知問不清楚，捧着兩隻大衫袖子，直截向女兒房裏來，心想，爲了女兒，避免跟他衝突吧。這時，鄉下人晚飯已過，就開始睡覺。玉蓉房裏那怕有一點小聲音，也格外清楚。張氏剛跨進小院，只見女兒玉蓉穿了黑絨夾襖，紅綢夾褲，在屋子裏疼的亂轉，在桌子邊站站，在凳子上坐坐，有時疼的厲害，口裏很沉重的叫聲啾啾！弄到坐立不安。這屋裏共有三個女人。一位是楊家嫂子，張氏在娘家還沒出門就雇用了她，對於她無所謂秘密。第二位是個接生婆趙氏，出了大價錢請來的，見到這項好買賣，只好憑她良心，打發她，要多少給多少了。玉蓉疼得急了，向床前一跑，那趙氏把青布夾襖裏兩隻手，同時伸出，將她扶住，臉上露點淡笑，從容道：還早呢。玉蓉兩手，已被趙氏接住，身子半俯伏。楊家嫂子端了一隻空杯在手，站在房門邊，說不出話來。張氏也不怪她，站在門邊向玉蓉努努嘴道：還早嗎？眼望了趙氏等答覆。趙氏道：至少還有三個鐘頭呢，雖然有了漿水，那些在褲

子上點點滴滴的，還只是頭趨信。人生一個兒女，不是容易的事，真個是不容易啊。張氏看見玉蓉在趙氏挽扶的當中，緩緩的轉過那口氣來，便道：是的，讓我到祖宗面前點上香燭，求求保佑。蔡玉蓉究竟進過中學，連忙皺着眉道：媽！您不用去，去也無用的，還是守着我。張氏點點頭，就沒有走。說道：由我這裏起，就沒下過毒心，要把小孩子弄死，大老爹的話，透着難說，七歪八搭，說也像是說通了，這就去叫蔡老六叫曹四老爹曹老娘一塊兒來。曹四老爹現在的謝禮呢，你想那還少得了。就是曹老娘也還少不得私下塞幾把，以後孩子大了，求人家的事還在少嗎？說着話，見房裏的人，臉上的顏色，變成和平常一樣，四仙桌下首，是把太師椅子，楊家嫂子悄悄的將茶杯放在桌上。張氏當然四平八穩向太師椅坐下，一面取茶，慢慢地喝着。玉蓉道：媽！養下這孩子，將來要有出息的話，少不得報你的恩。她已撇開趙氏雙手接住的手，在鄉下唯一少見的寧波大床的床沿坐下來。張氏喝完茶，冷笑一下，她的答語還沒有說出，玉蓉忽又雙眉緊皺，連叫不好，又向趙氏跑去。趙氏又伸出兩隻手接着她，笑道：生人豈是容易事，我們坐着吧。她讓蔡玉蓉坐下，微微的牽扯着她那件短襖，一手還拉了她的手，讓她輕輕坐下。玉蓉的生性，一輩子要強：不肯受人拘泥，要坐下，便坐下。這回便不受趙氏的囑咐，要行動自由，她對於趙氏略微拉着的右手，強力的反抗了一下。玉蓉口裏說道：還看不出來，簡直要我的命了！還逼着……說着，氣都接不上來。趙氏道：行了，緊了一步了。她牽着玉蓉的手，微微的撫摩了幾下。自這時起玉蓉的身體

上一塊肉，覺得是多餘的，站着不合適又坐一坐，坐了一坐還不合適，又站起來，接連幾次，肚子疼得格外厲害，緊着眉頭。玉蓉想着還是自己疼死，倒也痛快，這樣的活着多難受。兩隻手捏緊了胸脯上一塊短夾襖，就恨不得撕破了它。趙氏這時看守得更厲害了，兩隻洗淨了的大手，只是在玉蓉的腹部連着胸口揉擦。就在這時，從外面的小跨院門，立刻就碎通一聲響，接着就有一陣脚步聲，人聲隨了這人的脚步交代出來道：蔡家媽在家麼。說着話，一脚跨了進來。說話的就是曹家媽。穿一件藍布夾襖，梳一個元寶頭，五十多歲年紀，既尖又瘦的臉，臉上有幾點小白麻子，在座都全是熟人，進房來站定了腳跟，全稱呼着蔡家媽，趙家媽，楊家嫂子，到了玉蓉這邊，還加了稱呼，大小姐。瞄着眼睛，對她一笑。這一笑不打緊，却把玉蓉笑得把頭低了下去，拾不起來。張氏起來張羅過，請曹家媽就坐在太師椅的橫頭，楊家嫂子忙着倒了一碗茶。玉蓉站在床面前，手扶着帳子，仍然低着頭說道：曹家媽，我們少見，老實說，我是換過了一個人了。曹家媽舉着茶碗，看了碗沿道：可不是，能大小姐常見面，總是透着親熱。玉蓉聽了暗喜，正有一句話，要接着說出來，偏偏又是一陣怪疼，攻入肺腑，望趙家媽身子邊一鑽，臉上紅中透青，嘴裏噁喘不止。趙家媽右邊扶着她的腰，說道：曹家媽是老內行，幫着換褲子吧。蔡家房開裏的人聽了趙氏的話，都動員起來。這屋裏的消息，由楊家嫂子兩邊傳，經過房間裏一度騷動之後，張氏見這兒用不着許多人，房間裏人只是包圍着也不中用，便道：你到前窗帳房裏去看看，大老爹睡了沒有？若問這裏情

形，就把實在的情形告訴他吧。楊家嫂子答應着是，望前頭來。原來蔡爲經那裏睡得着覺，雖然玉蓉是不掙氣的女兒，但是年將半百，膝下只有這一個骨肉，平時女兒愛花描一點，以爲這都是小孩脾氣，愛管不管，慣壞了她，直至玉蓉大着肚子的事弄穿了頭，這才大爲失望。然而一看這和房屋相齊的糧食，夫妻兩個人，一百輩子也吃不完，還不是留給她享受，若不是她消受，滿田拔找人來頂這個缺，世間上沒有這種大傻瓜，自己的女兒雖有點胡作非爲，等老兩口子歸天，她還要盡她的孝心，不惜金錢，辦理一樁極有場面的喪事，俗語說：女有半子之靠，馮少雲這傢伙，我是靠不着他了。親生的女兒，就不能代替子職嗎？想到這塔些，心中覺得寬了許多，所以生育消息剛傳的兩天，他夫妻兩個給她鐵桶也似的隱瞞着，這晚坐在前面帳房裏等消息，蔡爲經桌上放着整聽的上等香烟，泡上一壺雨前茶，慢慢地品着好茶，吸着好烟，把連日緊張的心事，變成了悠閒。就在這當兒，堂屋裏一陣燈光，接連着人聲，有人說道：大老爹放得下眼界，放不下兒女，準沒有睡覺。蔡爲經在屋子裏答道：是四老爹嗎？曹四老爹已和一個虔婆式的曹家媽進來了，笑道：我掐指一算，今晚你準要找我，所以這頓晚飯，我就留三姑在我那裏用了，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你家六哥，就點着火照到我家裏來。說着話，進了帳房，曹家媽蔡老六跟在後面。蔡老六熄了燈籠，蔡爲經對老六說：好了，你可以去休息休息，到了有事要喊你的時候，我一定會叫你的。蔡老六答應着是，休息去了。曹四老爹穿了件半舊的老藍布長衫，伸出了右手在頭上搔了幾下癢，笑道：我們談

談天，曹家媽你到後邊去看看。曹家媽對兩人一笑，逕自走了出去。蔡爲經一邊趕出來，一邊道：如果門是關的，你喊開門，她們會開的。蔡爲經回了進來，曹四老爹一拱手道：大老爹洪福齊天，惡事不出門，好事傳千里，只要把小孩養下來，交給了我，沒有把柄在別人手裏，太平無事，大老爹你還怕什麼。說着，滿臉的奸笑，等着蔡爲經的回話。蔡爲經道：四老爹是位智多星，凡事也瞞不了你，凡事也少不了你，這件事，也只有你四老爹，才能放心拜託得下，這小孩子寄養的費用，只要你開口，說多少，是多少，我決不給你駁回，我們的交情，一天深似一天，若不見外，可以找一個好日子，拜把換帖子，好嗎？曹四老爹聽一句，點一點頭，聽到末了，竟自站了起來，說道：這要叫我少活幾年，折煞我了。蔡爲經的書案上，放着有一盞煤油燈，燈光照着書房，桌上攤開一本線裝書，翻開着第一頁。曹四老爹曉得蔡爲經無事的時候看書，有心事的時候也看書，現在他有心事，當然看書，一看，是三國演義。故意道：大老爹看三國演義呀，把諸葛亮的本事，都全套學着了，口裏這樣說着，人又摸在書桌邊空位子上坐着。蔡爲經道：看三國演義，看過三小時，第一行還不知道有多少字？說着走過來，在烟聽子裏抽出紙烟敬客。曹四老爹趕忙接着，蔡爲經又擦着火柴替他點火。曹四老爹從來沒有受過蔡爲經這種榮寵，趕忙又站了起來，但是火燄又來不及等了，只得兩個指頭夾着烟，放在嘴唇皮上，對火燄上使勁一吸，烟着了，連說幾句不敢當。蔡爲經又取了根火柴自己點着烟，對曹四老爹道：以往的事，我少不得有許多做錯了的地方

，以後要改過自新，對我不敢當的話，從今天起，要對我多打折扣。曹老四聽了這話吃了一驚，但這話是對的，他不敢用正面的話推翻他，便道：你老這話，未免太謙了，你老對人處世，向來就做得很公平，決計沒有人在你老背後，指出一個短處來呀。蔡爲經把烟重重地吸了兩口，歎了一口氣道：人的交情，無非勢利，人前背後，一轉眼就會變，比如那個王好德，幫我小小的忙，我就看開點，分二十畝給他用，希望把事情做得圓滿，誰知打昨天起，事情越鬧越大，他的女兒真的嫁過去了，王好德雖然暫時沒說什麼話，但往後瞧，話不能沒有。我聽見跟王家一路上的人說，我家的田，都是我祖父放的閻王賬，滾起來的，分二十畝田，算得什麼事。四老爹，你要聽到這種話，你不會氣死嗎？人生百歲終須死，腳向西頭一伸，兩手也還是空空的，我因此也看開了。曹四老爹聽着蔡爲經喪氣的話，隨了話風，敷衍一陣，後來還是談到參議員有人競選，另外提起了話頭，才把話風改轍。及至楊家嫂在外面叫着，蔡爲經站起身問話，把話問明白了，就對她道：你進去對姑奶奶說，曹四老爹來了，一切事都辦好了，等孩子完全洗乾淨，將孩子塞在前天預備好的網籃子裏，望外頭一提，就沒有你的事了。說着望了曹四老爹一眼，曹四老爹吃這一捧，向楊家嫂笑嘻嘻的微笑。楊家嫂見事情接洽好了，含笑而去。從這時起，楊家嫂就不斷來往報信，蔡爲經雖是有幾雙兒女，不幸的都已去世，眼前只有這個女公子，她什麼壞事也忘記了，起卦，問卜，曹四老爹會粘鬮，都搶着試過了，最後是聽到消息，小孩卽要落地了。玉蓉疼得身子一倒，楊家嫂正站

在身後，兩手抱了她的腰，曹家媽只管叫天爺，張氏只管向空中點着頭，口裏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但可以看見嚙動。接生婆趙氏到她旁邊坐着，伸出兩手，不時給她料理，這消息又讓蔡爲經知道了，也不忍坐下，只把紙烟銜在口裏，想走進小院子裏來。恰巧楊家嫂奔出來，叫道：孩子下來了！是個男孩呢。蔡爲經聽了這話，抬頭順了一口氣。經過兩分鐘，楊家嫂又來，說，孩子胞衣也下來了。蔡爲經拍着身上的長夾袍道：四老爹，你看我這才乾了一身汗呢！曹四老爹趕忙辦他的正事，在田坂上偏偏遇見王好德。蔡爲經等曹四老爹走後，便脫了衣服，往床上一鑽。究竟一夜沒睡，正睡得甜，被蔡老六喊醒，弄得六神無主，想會怎樣對付王玉發李二狗一班人。忽然前邊人聲大起，蔡爲經嚇得走投無路。蔡爲經聽見前面堂屋裏人聲嘈雜，似乎不止王玉發李二狗一班窮小子，嚇得六神無主，軟癱在櫃上，動彈不得。如今且讓他多受點驚嚇，暫且按下不提。且說王玉清二次到了馮家以後，馮少雲便把其中經過，蔡爲經怎樣壓迫王好德，使他的女兒代蔡玉蓉出嫁，蔡玉蓉怎樣的苟且行爲，懷了身孕，李二狗怎樣的無賴貪財，出賣他的妻子，一情一節，告訴了馮彩堂。

第二十三章 鬥爭清算蔡爲經

馮彩堂雖然是個參議員，却照腦很新，並不是隨選而來，平素也頗有民主作風，絕對沒有魚肉鄉里的事。聽了這番言詞，連連說：爲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既然他的女孩子有不

端行爲，儘管憑媒說明逃婚，正大光明的事不做，偏偏要自作聰明，弄這許多玄虛，反而弄巧成拙，自搬磚頭自砸腳，真是何苦。我看新少奶人很誠實，只要你們和好，不嫌她沒有知識，我決沒有一句閑言。馮少雲道：我若有一點嫌棄她的意思，也不會來稟告爸爸。雖然不過兩天工夫，玉清在馮家，已經人緣極好。王好德乘夜報信的這晚，小夫妻商量了好久辰光。馮少雲道：蔡爲經這人，爲富不仁，欺壓農民，重利剝削，若不是從小訂的親，我早就不想娶他的女兒。我是贊成土地改革的，很想娶一位農家小姐，使我更深地了解農人疾苦，有如我實地耕種。蔡爲經清算之期，已經不遠，我們得幫助你哥哥玉發，向他鬥爭。李二狗見財起意，也不是東西，也應該一同清算他。玉清聽了土地改革、清算、鬥爭，這許多名詞，茫然不解，問道：你說的是洋學堂裏的什麼話，我有好多地方不懂，不過你的意思，我倒明白的，就是幫助玉發去找蔡爲經算帳。馮少雲趕忙把這幾個名詞，細細地解釋給娘聽，一面又說道：爲什麼我說蔡爲經清算之期，已經不遠呢？我在中學讀書時候，已有同學加入共產黨，考大學的時候，在南京又遇着比我高幾班的老同學，他們已經是中共的地下工作同志，勸我加入，我正是無門可入，當然贊成，不過我還是個預備黨員。玉清道：共產黨，我在鄉下，也聽人說過，是專門幫助農人翻身的，我們應該跟着他走，不過你說就在眼前，那有這樣快？馮少雲道：人民解放軍，有雷霆萬鈞的力量，國民黨的軍隊，當着他就垮，現在戰事已經快到我們縣城，說不定，今天就到。馮少雲兩小口子早晨起身，正說着話時，外面起了

強大雄壯的歌聲：東方紅，太陽昇，東方出了個毛澤東。王玉清聽着忙道：這不是你昨天晚上教給我的新歌嗎？馮少雲很興奮地地道：這是解放歌曲，解放軍已經來到了，我去告訴爸爸。說着趕忙走了進去。又興忽忽地回來，拉了玉清的手，說道：我們應當去歡迎他們。玉清道：好！倆人並肩走了出來，隊伍還在門口經過着，沒有走完，後面是少雲的中學同學，都拿着旗，唱着歌，歡迎解放軍。他們看見少雲立在門口，都招手叫他兩個列入隊伍。少雲拉着玉清，兩個人一排的參加。走着走着，走到了蔡爲經的大門口，恰巧王好德劉氏連馮家的長工三個人，因爲放心不下王玉發怎樣跟蔡爲經講理，趕到蔡家。在這時候，王好德和長工，一眼看見馮少雲王玉清在軍隊後邊跟着走，覺得非常奇怪。連裏邊的王玉發李二狗周老四等人，都一窩風的跑了出來，連蔡老六也跟在後面。馮少雲一看，這是一箇清算蔡爲經的適當時機，便站到蔡家大門台坡邊，大聲的道：諸位同志，請慢着走；此地有個惡霸，我們應當清算他。這時，一班中學生和少數幾位解放軍，都站住不走，聽着他說。他接着把蔡爲經的刻薄成家的經過，和這回女兒出醜，拿王好德的女兒代嫁，很詳細地說了一遍。大家聽了異口同聲的說，清算他，清算他！馮少雲再補充幾句道：聽說蔡家一向靠着有錢，買通了官府，有許多田，多年不完糧，這不是黑田是什麼？大家都嚷着，如果有黑田，更應該檢舉他。馮少雲又接着道：諸位當中，倘若有人能把他的黑田報告出來，這是有功者賞。大家聽了，面面相覷。萬想不到，從人叢中，擠出一個人來，一看，原來是蔡老六。這老六是蔡爲經本家，

論行輩是爲經的叔叔，可是窮人跟富翁，談不上什麼長輩不長輩，有錢的不是長輩也可充長輩，無錢不是小輩也得算小輩。王玉發看見蔡老六肯出來檢舉，喊道：六叔，有勇氣一點，走到上邊來說。蔡老六也站在門坡上，可是漲紅了臉，不會當衆講話。馮少雲見他窘態畢露，忙着把蔡老六的身份，暴露給大家聽，一面向蔡老六道：蔡家的黑田，不完糧的，究竟有多少？蔡老六的話箱，有這把鑰匙一開，便胆子壯了一點，說道：我家大老爹，祖上傳下來的，不滿一千畝田，到了他手裏，重利盤剝，哄嚇詐騙，現在已有了三千畝田。這當中，完糧的不過三分之一。雖然他對這樁事，連我也瞞過的，不過我們每天焦不離孟，他進城完糧，有時我也跟着，他想瞞着我，究竟我不是亮眼瞎子，識得幾個字，任他怎樣奸滑，我也能知道他的底細……正在望下說，人當中鑽出一個曹四老爹，大聲說道：六哥，你胡嚼些什麼？被大老爹聽着，你不怕氣死他。馮少雲對於曹四老爹，有點認識，便道：你是那一位，別人報告惡霸，你爲什麼打斷他的話頭？你懂禮貌不懂禮貌？曹四老爹他是十分認識馮少雲的，說道：馮家大少爺！我姓曹，都趕着我喊四老爹。少雲咕嚕道：什麼大少爺，小少爺，現在還有什麼老爺少爺？曹四老爹不管他，還是連着說下去，他道：蔡大老爹爲人公正廉明，是我們一鄉當中的人望，不久有當選參議員的希望，你這位馮大少爺，是他的東牀愛婿，怎麼膀子往外彎，把空心甜頭給蔡老六吃，叫他惹是生非，造出一片謠言。馮少雲微笑着道：你說蔡爲經是我丈人，這是你白晝見鬼，這位才是我丈人呢。說着，手指着王好德。又道：蔡

爲經的作惡多端，一鄉的人都恨着他，敢怒而不敢言，現在共產黨要解放全中國了，我們這兒，已經解放，你還關在鼓裏，還要說蔡爲經要當選參議員，真是老糊塗蛋！不過話得說回來，你下勁的幫着蔡爲經，對不起，也應該和他一齊清算。曹四老爹這才肚裏雪亮，看見有幾位軍人，穿的不是國民黨軍隊的服裝，頓時心中發慌，要想腳底下加油，滑腳逃走。馮少雲看出他尷尬形狀，笑道：不要慌，你沒有多大的罪，只是蔡爲經要你做證人的時候，你得出來當衆坦白，不可再替他隱瞞。一面向王玉發道：誰是李二狗？請出來說話。李二狗做賊心虛，想着這個大場面，蔡爲經和馮少雲兩家的竹槓，是敲不着了，弄得不好，還吃不了，兜着走，存心想溜。却被玉發一把拉了出來，說道：李二哥，你在把勢場中，久鍊成鋼的，什麼也嚇不倒你，希望你痛痛快快，把蔡爲經如何耍手腕，用金錢，買通了你，你就把我的妹妹出賣，當着大衆，應該講個明白。李二狗倒是不怯場的，走上台階，向四方抱了一抱拳，大有江湖賣解的派頭，然後從容的道：我不過窮一點，討不起親，王好老一向也沒有退婚之意，我也和蔡爲經素不認識，忽然間，有一天他帶着蔡老六找到了我，叫我退婚，許我一點小好處，雖說是二十擔租子，我並沒有拿到手，退婚的信，應該寫給王好老，送到王府上，沒有交給蔡爲經的道理，蔡爲經壓迫着我寫，我蝕了一個妻子，什麼也沒有得着，請諸位替我主張公道。說着，又向四面抱一抱拳。馮少雲還沒有開口駁他，偏偏惹動了蔡老六，站出來說道：李二狗，好小子，好利口，賴得一乾二淨，你在茶館裏，親口對我說，只要一條

，我還不懂什麼叫條，你還給我解釋，說是十兩重的金條。後來我們大老爹親手給了你鈔票洋錢金子，你財迷心竅，出賣老婆，你這無恥的東西，還在人前說得嘴響？李二狗眼睜睜被他罵了一頓，要在平時，拔出拳頭就揍他一個明白，目下站在這個立場，曉得不能亂動，只好低着頭悶聲不響。馮少雲對解放軍同志道：諸位還有重要任務在身，我不敢因為這種小事，來挽留諸位，好在有這許多我們老同學在此，還有本鎮的公正人，這臨時反霸公審，已可舉行，謝謝諸位同志，支持我們。說着，向解放軍舉手行個敬禮。這幾位解放軍，就依舊向前進發，趕上前面的隊伍。馮少雲又道：蔡玉蓉剛在生產，她不過是意志薄弱，上了別人的當，我們不必去驚動她。那蔡為經，在這樣長的時間，還裝聾作啞，賴在裏邊不出來，實在可惡，請那幾位去找他出來說話。王玉發周老四張胖子三個人，一口同聲地，我去！我去！一面三個人就向大門裏走，跟着他們的還有十多個人，逕直的到了蔡為經的書房。向來他是坐在錢櫃子上的，幾十年來，算是他的安樂椅，現在空空如也，那有他的影子。再向牀上看，也沒有躺着。王玉發道：見鬼！他逃到那裏去了？蹣着腳，倒走得很快，往後門邊去找，只見後門倒是虛掩着，開門一看，還是不見人影。玉發趕快地走到大門外，報告給馮少雲聽。馮少雲道：這裏沒有什麼交通工具，他就是逃，也逃不遠。正說着，只見自己家裏一個長工，跑着步，就要快到面前，指着向衆人道：我家裏打發人來，必有消息。原來蔡為經聽着前邊人聲嘈雜，想着雙拳難敵四手，彼衆我寡，就算不會挨揍，說也說他們不過，光棍不吃

眼前虧，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他們找不着主兒，還鬧得出什麼名堂？便把錢櫃開了，值錢的東西，都揣在身上，紮縛得很是謹慎，也不通知張氏，悄悄地自己開了後門，慌慌張張的走到鎮市上，雇了一乘小轎，抬到馮彩堂家裏。馮彩堂正在看當天的一張地方報，封面第一行大字，印着「本城今晨解放」六個字。馮彩堂很興奮地凝着神往下看，一個長工進來說：蔡親翁親自來了。彩堂一手按着報紙，一手推一推老花眼鏡，對面一看，正是蔡爲經已經進來，臉上的神色，很爲難看，便抬身讓坐。蔡爲經究竟見過世面，曉得必須先入爲主，使這位親家翁，聽我一面之詞。先對馮彩堂一恭倒地，口裏連說我真該死！該死！馮彩堂道：何必如此，請坐下詳談。蔡爲經道：我實在沒有臉上貴府的門，現在事到無可奈何，不能不老着脸面皮，請你替我說句公道話，要不然，要被王玉發李二狗一班地痞，把我逼死了！馮彩堂微笑着，抽出紙烟遞給蔡爲經，向書桌上去拿洋火。蔡爲經的眼光跟着他的手往桌上看，忽然看見報上登着本城今晨解放，這不會是謠言，必然是事實，心中一塊石頭壓着之外，又壓上一塊大石頭，趕忙問道：報上的消息是真？馮彩堂道：怎麼不真。蔡爲經聲音都帶着抖，說道：竟是這樣快，我這個大地主，眼見得要垮。馮彩堂道：一個人只要有一雙手，能夠勞動，就會有吃有穿有住，要財產有什麼用？蔡爲經道：這且不談這種大道理，只是這班地痞，賴在我家裏不走，怎麼辦？馮彩堂道：我叫個長工，到你府上去看看情形。就立起身來走到外邊，叫人去了。馮少雲指着的長工，正是此人。馮少雲問走到面前的長工道：有什麼要

緊事沒有？長工道：蔡大老爹在我們家裏求救兵，進門只差一跪，看他的情形，狼狽異常。馮少雲道：他要是早知道今日求人屈膝，何必當初趾高氣揚，專門欺壓窮人，既經蔡爲經在我家裏，天色還未過午，請諸位都到舍間吃中飯，馬上就走。說着，帶頭先走，一大羣人像是上操一般，整齊的步伐，都跟着走。到鎮上，經過一家茶館，吃茶的人也有跟着上來，不多一會，到了馮家。馮少雲道：請諸位稍停一會，讓我先去告訴家父，不要再嚇跑了蔡爲經。回頭對跟着的兩個長工道：請你們先去堵住後門，不要放走他。便起快的進去，一進書房，就看見蔡爲經和他父親對坐着，正談着此事，蔡爲經看見馮少雲，面紅耳赤，站了起來，只管點着頭。馮少雲對馮彩堂道：爸爸！請到外間說一句話，一面又看了蔡爲經一眼。父子二人走到堂屋，馮少雲把早晨到蔡家莊的情形，扼要簡單地說了一遍。馮彩堂連點着下頰，說道：趕快都請進來，叫廚房另外煮飯。馮少雲幾步就跑到門口，向外招着手道：請進！請進！大家都到前面大廳上坐下。馮少雲道：現在先請諸位用飯，飯後再找蔡爲經，清算他。有幾位性急的學生嚷着說，先找蔡爲經，後吃飯。有幾位從清早餓着肚子出來，直等到中午，有點飢火中燒，便說道：吃頓飯，費不了多大時間，還是先吃飯，那末，清算時候長一點，也不要緊。馮少雲道：我去催他們開飯。飯後，馮少雲道：我們先把蔡爲經應該清算的是那幾點，寫將下來，使他無可辯駁，不要反咬我們一口，說是倚仗人多壓迫了他。拿出一副筆墨，提筆寫着：

清算蔡爲經：

- 一、黑田兩千畝，有蔡老六作證人。
- 二、欺詐王好德，重利剝削。曹老四寫的借條作證。
- 三、欺騙王玉清。劉氏，王玉發，和王玉清本人作證。
- 四、曹老四，李二狗，狼狽爲奸，如何處理？
- 五、蔡爲經囤積糧食五百多石，如何處理？

寫好了，貼在牆上，問諸位還有什麼意見，要修改不要修改？大家都說很對很好。馮少雲便到後邊，請他父親馮彩堂和蔡爲經一齊出來。蔡爲經跟在馮彩堂後面，心中還有一線希望，就是想馮彩堂替他幫忙。低着頭到了大廳，四邊一望，黑壓壓地都是人。再看牆上貼着的條款，件件都真，事事俱對，恨不得有地縫就往下鑽。馮少雲道：請推舉一位臨時主席，我也是當事人，決不能做。大家便在學生當中，推出一個叫唐豪的做主席，唐豪立在一張方凳上，把爲什麼要清算蔡爲經的大概，說得很清楚，說完，問蔡爲經有什麼話，儘管來說，讓你自己檢討。蔡爲經遲疑了半晌，對着馮彩堂連連作揖，請他上去講話。馮彩堂連連搖頭。待了一刻，還是蔡爲經硬着頭皮上去，先對大家一鞠躬，然後說道：諸位先生：五項條款，我看見了，簡單地答覆諸位。黑田是幾十年相沿下來的事，不是我一個人如此，也不是我平空想出來的辦法。唐豪道：我們只說現在，不說以前，你承認是有黑田，那就好辦。蔡爲經又

道：欺詐王好德，是他願意寫的借條，不是我強逼他。唐豪道：這不能聽你一面之辭，叫曹老四說句公話。曹四老爹本想幫着蔡爲經的，這時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覺得渾身都是錯，心裏念着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可不是玩的，就走出人叢說道：蔡大老爹要收王好德的佃，我看着心有不忍，才想出寫借條，雖然不是逼着他寫的，如果不是逼着收佃，怎會有這借條。唐豪點頭道：曹老四聽說他的爲人，不大老實，或許現在覺悟了，說的話還對。蔡爲經接着又道：欺騙王玉清，是她願意代嫁的……話尙未完，王玉發已經忍耐不住，走到前邊，說道：快不要聽他的話，我家的人都在場，蔡爲經屢次逼我父親答應代嫁，不答應就收佃，這是鐵的事實，任憑如何，不能聽他抵賴。唐豪道：蔡爲經的答覆，我把它總結一下。他是有黑田的地主；重利剝削農民；偷天換日，只圖遮蓋本人面子，搗亂別人的家庭。這三椿罪證確鑿，絲毫沒有冤枉他。至於曹老四、李二狗，怎樣處理，和蔡爲經的糧食應該怎樣辦法，請大家公決。許多學生一口同聲地道：曹老四李二狗，應該教育他們，改變他的壞習慣。蔡爲經囤積的糧食分作三成，兩成獻作公糧，一成分配給本村農民，按人口分給。他的田產，全部沒收，候將來土改。他的房屋，改爲合作社和義務學校。唐豪道：諸位提議的都對，我們等通過組織，就是這樣辦。話剛說到此處，再看蔡爲經，嘴唇顫動，身體直挫下去，登時不能言語。馮彩堂道：啊呀！這是中風，趕快送醫院吧，趕快送醫院吧！再看他左邊嘴唇，都有點歪，舌頭也僵了，睜大着眼睛，看着衆人，有話無法說。大家看見他

這樣情形，尤其是馮少雲夫婦，曉得他這兩天受的刺激太大，所以突然中風，對他多少有些憐憫的同情心，張羅着把他送進醫院。醫生說：是慢性腦溢血，要三個月靜養注射，才能出院，好在他的動產，都藏在身邊，儘夠他的滄裏。病愈以後，過他的淒涼歲月，爲人倒變好了許多。他的這場病，暫時倒是他的救星，要不然，儘多受過他壓迫的人，都要立刻去找他理論，他更受不了。至於究竟如何處分他，這是日後正式解決的事，現在還不過是大家予以監視罷了。張氏和玉蓉，從前是財主人家的排場，當然就有蠟燭脾氣，既然如魚失水，又在這個新時代中，也就發不出威風。日後玉蓉把個私生子，領了回來，自己到工廠裏，做個女工人，倒能自食其力。這些善後的事，不必再去說它了。

（全書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4 6943B

通俗
小說

玉交枝下集

基本定價

著者 張恨水

校訂者 徐樂天

出版者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中路

發行者 正氣書局

二〇九號二樓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公 歷 一 九 五 一 年 二 月 初 版

